000097

四川漢代畫象選集

聞宥集撰

羣聯出版社

000097

四川漢代畫象選集

集撰者　聞宥

出版者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紹興路二七二弄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五九號

總經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印刷者　申記珂璟版印刷所

甲種定價叁拾貳圓

分類：文化教育　　編號：028
開本：787×1092耗 1/8　印張：54.5
印數：301—500　（內甲種300冊）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二次印刷

序言

這一本書中的材料是我十多年來在成都耐心搜集的結果。但當這批材料正在印刷，我的說明剛好寫完的時候，我已因健康的關係不能不離開這個地方了。原來想寫一篇較長的序言，把有關的問題詳細討論一下，現在也已成爲不可能。這個短序，是在上路之前起草的。時間匆迫，既沒有思考的餘裕，書籍都已裝箱，手邊更沒有足夠的文獻；所以不但立說太簡，而且徵引多疏，這都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我首先要提出的，便是本書分類中所稱的『石函』問題。石闕、墓門等名詞是大家所習知的，過去的記載也不少，所以用不着解釋。只有『石函』這個名稱比較生疏。這是當地人士的稱法，我暫時把它援用了。理由是(1)在當地業已通行，(2)這種器物的原名尚待考定。過去色伽蘭(Victor Ségalen)等稱它爲 sarcophage。這個譯名在(1)以石製成，(2)上有浮雕兩點上是合用的。但 sarcophage 的用途在乎藏屍，所以其意義既相當於棺，也相當於椁；而在中國則兩者有清楚的分別，決不能混用。同時這些石函是否爲藏屍之用，也尚大有問題。所以這個譯名是錯誤的。至於國內學者對於這個問題正式提出過意見的，有友人商錫永、賀昌羣兩先生。商先生在他的『四川新津等地漢崖墓甎墓考略』(一九四〇年)裏主張稱爲石槽。他的理由是每個崖墓裏都有瓦棺，但不都有『石函』，所以這些『石函』決不是棺。同時瓦棺的形製很高大，決不是這些『石函』所能容納，所以也不是椁。於是他進而求它的本名。在隸釋卷十三『張賓公妻穿中二柱文』內有『造內柄柱，作崖棺，葬父及弟叔元』等話。洪适的附記說：『石窟如屋大，中立兩崖、崖柱左右，各分二室。左方有破瓦棺，入泥中。右方三崖棺，泥穢充仞。』商先生以爲這裏的『棺』字應該是『櫝』字的譌。『洪氏聽聞李治中石棺的話，先入爲主；又因拓本不清楚，櫝字與棺字形相近，便容易附會。』商先生所揣想的過程是很有趣味的。但畢竟只是揣想。洪氏所見的拓本原字如何，我們已無法知道。總之商先生消極的否定石棺石椁兩名是正確的；而積極的主張稱爲石櫝，則似乎難於成立。

賀昌羣先生是從文獻出發的。他在『四川的蠻洞與湘西的崖葬』(公元一九四〇年)一文中主張稱之爲牀。他的證據是後漢書趙岐傳：『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因此他主張漢代貯藏棺椁或明器的應該稱爲牀。據我的記憶，賀先生這篇短文似乎還是在我的寓所寫的。當時我覺得不十分同意，因爲他的立證比較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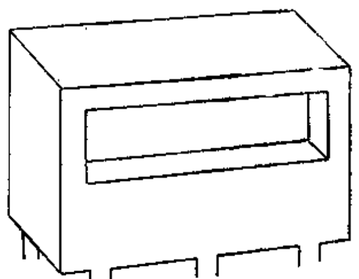
單。後來翻西京雜記，看到確有石牀這個名詞：

魏襄王冢，……中有石牀石屏風。……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

哀王冢……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

魏王子具渠冢……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

才漸漸相信這一說的可能。不過心中還不能無疑滯。因爲牀應該有一個平面而後可以放置如西京雜記所說的一切；而一般的石函，大體上都如本書卷首圖丁所示；除頂上有一蓋子（大多數已缺失）而外，內部完全是空的，形式上顯然不同。所以總覺得這些石函未必便是書中所說的石牀。後來於一九四八年到樂山，參觀了實地的情況。才知道所謂石函者，形式並不完全一律。在八仙洞一帶，有一部分石函其開啓處不在頂部而在側部，同時其外觀雖甚高，（通常連蓋約一公尺左右）而實際上底部甚厚，幾佔全高的一半，也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此可以舉一具爲例。（當時匆匆未能照相和測量，僅有簡單的速寫，略如上圖。）



這顯然和卷首圖丁不同。從另一方面言，古代牀的形式雖尚有待於考證，但就文獻所述以及顧愷之女史箴圖中所畫看來（參照女史箴圖影印本第六部分），大體上已相近似。由此可以推想西京雜記所說的石牀，可能也正是此類。於是賀先生的假設有成立的希望。總而言之，在這個問題上現在只能有兩點總結：一，此類石函，其功用確在乎盛貯明器，所以既不是棺，也不是槨。二，這一類器物的名稱目下尚難爲最後的確定，可能性較大的是『石牀』。

還有一點可以順便說及的，便是方塼和條塼兩名也是當地的習稱。凡是稱爲方塼的，其塼形不必一定是正方而是指畫象在塼的正面的。凡是稱爲條塼的，則畫象都在塼的側面。這兩個名稱簡單而明瞭，所以作者也沿用了。

其次，這一批材料雖則在地域上可以成爲一個單位，但其中也儘有一些異同。除了石闕散在渠縣、雅安等地，以及塼的分佈比較廣泛而外，其他石刻主要的都在新津、樂山一帶；而這兩地的作風顯然是有區別的。以雕刻部位論，樂山的主要在享堂，而石函則至多只有一些簡單的條紋。新津的石函則大多數有雕刻，而同時洞壁其他部位又往往是素的。以雕刻題材論，新津的石函，都是故事、傳說、百戲之類，和山東的題材相似。樂山的則除了極少數爲故事如荆軻刺秦王以及日常生活如垂釣、挽輦等而外，其餘都是門闕、斗栱、瓦當、柱頭之類，共性質完全模仿實在的建築。以雕刻方法論，新津的作風固然和山東孝堂山武氏祠等不同，但仍是淺浮雕。而樂山則顯然可以分爲兩類。凡是故事人物之類都是淺浮雕，而摹擬建築的則都近乎高浮雕。這一點不

同在卷首和說明所附的照片中大體可以看出。

而且這不僅是兩個小地區間的異同問題而已，同時也正是一切所謂畫象間的異同問題。已往對於畫象作過分類的，以作者所知，有王獻唐先生的『山東圖書館藏漢畫石刻考釋跋』，關百益先生的『南陽漢畫象集敍』，勞榦的『論魯西畫像三石』，以及滕固的『南陽漢畫象石刻之歷史的及風格的考察』。每一家的分法都有獨到的地方。但從大體看來，似乎滕固的分法更有用處他說：『如孝堂山和武梁祠的刻象，因爲其底地磨平，陰勒的淺條用得豐富而巧妙，所以尤近於繪畫。像南陽石刻都是平淺浮雕而加以粗率勁直的淺條陰勒，和繪畫實在有相當的距離。所以我對於中國的石刻畫象，也想大別爲兩種：其一是擬浮雕的，南陽石刻屬於這一類。其二是擬繪畫的，孝堂山武梁祠的產品是屬於這一類。』他在當時還完全不知道四川這批豐富的蘊藏，所以只分爲兩類而止。現在以我們的材料而論，至少可以擴充爲三類：第一類是高浮雕的，凡是樂山享堂部分以及各地石闕部分大多數屬於此類。據作者粗疏的記錄，樂山享堂所刻，最高有在四十公分左右的。所以雖不是圓雕而已令人有圓的感覺。第二類是低浮雕的。凡是新津的墓門、石函都屬於此類。這些畫象的雕法正和滕固所說的南陽畫象大體相近。第三類是繪畫的。凡是成都一帶的方塼都屬於此類。這一類不但凸度較低，而且全面的佈置，細部的刻劃等等，比滕固所舉的孝堂山武梁祠也更合乎繪畫的條件。滕固對於南陽畫象以爲應該從繪畫裏分別出來，放在其獨自的系統內觀察。我們對於四川畫象，也正應該依照上述的三類而分三種不同的標準來觀察，才能合乎眞際。

再次，是關於這批材料的年代問題。山東畫象雖則大多數沒有年代，但有明確的紀年的也正不少。最早的有鮑宅山鳳凰畫象（公元前八七至七五年），其次有路公食堂畫象（公元一六年），而絕大多數當然是東漢後期的作品。河南的畫象除了嵩山三闕而外，南陽的皆無銘文。滕固在他的上述文中假定爲『東漢前期的產品』，只是爲了雕刻的取材及技法多和南武陽石闕畫象相近的緣故（南武陽三闕爲公元八四至八七年間的作品）。其實他完全忽略了經濟的條件和地理的特徵。四川的畫象大多數也沒有年代。但截至現在爲止，有年代的題記也已發見了不少。嘉陵江西岸九石崗崖墓羣中有三個墓門外上方是有題字的。一個是永壽四年（公元一五八年），一個是延熹五年（公元一六二年），一個是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磐溪附近廟溪口山腰也有兩個一題熹平五年（公元一七六年）一題光和三年（公元一八〇年）的墓。這些都是在東川的。西川方面，則有樂山蕭壩合子洞對面兩個崖墓石壁上的題記。一個是建和三年（公元一四九年），一個是熹二年（公元一五九年，參看本書卷首圖己）。後兩個的發現，其重要遠過於前五個。一則前五個有題字的墓門，似乎並沒有畫象。雖則可以連帶地反映附近遺存的年代，而東川出土的畫象，爲數遠不如西川之多。再則樂山的題記，不但證實了這一帶雕刻的年代，同時還提供了崖墓構造

的重要史料，和簡單的題字性質不同。（據常任俠先生『重慶附近發見之漢代崖墓與石闕研究』文中所紀，嘉陵江岸第一個題字全文爲『永壽四年六月十七日甘作此冢。』其餘更簡單。又四川省博物館藏有新津出土的一石，形似墓門。上有字兩行曰：『□□九年六月甲辰（？）朔十一日甲寅直危造神墓。千秋萬歲不復發，』『□□子孫世世不絕兮。』書法很美，可惜九年上的年號已模糊，無法辨認。此外瀏石資本主義國家盜竊分子陶然士(T. Torrance)在他的所謂『四川的喪葬習俗』（載亞洲文會期刊第四十一卷，一九一〇年）一文內錄了一條洞內的銘文：『藍田令楊子輿所處穴。』這個題字現在已經找不到。不知其上是否尙有年月。）

由於這兩個題記的發現而確定了樂山畫象的年代，又由於樂山畫象的確定而推測其它地區的畫象，我們可以總括地說：所有這書中的材料雖則都屬於東漢時期；而它們之中，可能還略有先後。我們從史書上看，西川一帶鹽鐵之利，在西漢時候早已開發了。到了東漢，經濟的繁榮當然已達到了相當的水準。成都爲當時西川的中心。現在寶成路南段一帶，正是中原的文物制度輸到西蜀的孔道。所以這一帶出土的畫象，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屬於東漢前期。（當然也有較晚的在內。）至於樂山崖墓，就開鑿的工程以及當地經濟的條件看來，應該稍晚一些。東川經濟的開發也顯然略後於西川。所以這兩處發現的題記，都在第二世紀的五十至八十年代，也完全和我們的推測相符。假如我們僅憑題材來說，那末，新津有魯秋胡故事（第四十圖），樂山有荆軻刺秦王故事（第五十五圖），豈不都和武宅山同時！樂山又有厮張的畫象（第六十九圖），豈不又和河南的嵩塼同時！至於技法則更離不了環境的關係。成都平原沒有崖墓，所以沒有樂山那樣的高浮雕和圓雕。（樂山較大的崖墓前往往有圓雕，或是一隻羊，或是一對猪，或是雙闕，看卷首圖乙。）樂山依山造冢，開鑿上極費力量，所以也不可能有成都方塼那樣流利活潑的畫面。如果不細察它們的地理條件，而單依拓片的形式來看，那末，可能要說成都成熟的畫風，較晚於樂山粗率的技術，便與實際不一定符合了。

至於這些材料用處的廣泛，那是極容易理解的。藝術方面的價值，是用不着作者來介紹的了。便是歷史考古方面，也只須舉幾個實例便可以明白。三十餘年前章鴻釗先生寫『三靈解』的時候，他僅僅能附了五瑞圖的黃龍，鮑宅山的鳳凰，以及宋、清兩代翻刻的一些例子。假如有這本書可以利用，章先生的附圖將如何地豐富！這固然已是相當遠的事情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馬克思大學費克德博士 (Dr. Käte Finsterbusch) 近年出版的『山海經和造形藝術的關係』Das Verhältnis des Schan-hai-djing zur bildenden Kunst, Berlin, 1952, 是孔好古『天問』而後難得的一部好書。但也爲了材料的限制，當她比證西王母的時候，也僅僅能引了沙畹(E. Chavannes)書中所收山東的幾個畫象。假如有這本書可以參考，她的印證又將如何地生動而充實！這些還不過是神話傳說方面的材料而已。至於日常生活方面，則單就衣飾一項而論，材料之多，眞是俯拾

即是。假如我們先檢本書，再看原田淑人的『漢六朝的服飾』和愛伯華夫婦的『漢晉時代的時裝』Die Mode der Han und Chin Zeit, Antwerpen, 1946 兩書，我們將發現他們的例證是如何地不夠具體，他們的內容是如何地貧乏而和書名不相稱！

當然，還不僅衣飾一點而已，更重要的有經濟史方面的材料。我們看書中第七十二圖的弋射和收穫，第七十三，七十四兩圖的煑鹽，以及第七十一圖的東市門等等，對於封建社會初期的生產工具，生產技術，以及小市場的容貌，眞是歷歷如繪。我們單讀前後漢書，華陽國志等書，能有這樣具體的印象嗎！我們在山東武宅山孝堂山畫象，在河南南陽畫象裏，固然也可以看出在當時厚葬的風氣下所表現的一切，固然也可以從這些表現裏探索到一部分歷史的背景，但如何能比得上這裏所表現的那樣明晰而具體呢！我們回想到八百餘年前哲學家朱熹在他的『跪坐拜說』裏，已經注意到實物的重要而說：『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我們又想到一百多年前的考古學者阮元，在他的『車制圖解』裏，更能結合文獻和實物而說：『武梁祠像及孔子見老子畫像，石雖殘闕，形尙可辨。其車輞出輿下，平至馬尾始昂而上，與古輇輈法已不能盡合。』現在文翁石象固然是不可蹤跡的了。但後於文翁不到二百年的這批材料，其豐富或者更甚於武梁祠畫象。我們應該怎樣學習我們的先輩去利用它們和寶愛它們呢！

最後還有一點值得提出的，便是四川漢代畫象和資產階級學者及資本主義國家盜竊分子間的關係。以山東畫象言，雖則也有如沙畹、關野貞之流的收集和研究；但畢竟是國人已先爲之。乾隆年間黃易、翁方綱們的工作，是衆所周知，不必介紹的了；便是後來馮雲鵬、瞿中溶等的考證，時間也遠在沙畹之前，成績也遠在沙畹之上。以南陽畫象言，出世極晚。以前固沒有爲國人所知道，但同時也還沒有爲外人所攘奪。至於四川的漢代遺存，除了石闕部分宋代已有著錄以及晚淸劉喜海、繆荃孫等稍有搜集而外，其餘如崖墓畫塼等等，則完全是資本主義國家文化侵略者首先窺探和掠奪的。我們試看，這一批率先談到崖墓的，有英國使館巴伯爾(E. Baber)的『中國內地的旅行和研究』（公元一八八六年），有美國富利亞藝術陳列館畢索(C. W. Bishop)的『遠東旅行記』（公元一九一六年）和『岷江崖洞問題』(公元一九二六年)，此外尙有上述的色伽蘭、陶然士等等。除了色伽蘭的報告比較地言之有物而外，其餘這一批不學無術之流，爲了這些新鮮材料的關係，也公然列名於作者之林，這眞是學術界的恥辱。

而且這些人還不僅進行盜竊而已，更可惡的便是除了發表一些膚淺的描寫而外，還加上了或引起了若干荒謬的解釋。這裏只舉一兩個事例。當陶然士的上述文章發表的時候，金詩美(King smill)根據了它，以爲這些古墓藝術的作風，寧可說是印度成分的輸入。特別是畫塼上這些長而曲的馬頸完全是印度馬的特徵，而不象華北的蒙古種小馬。畢索在上述第二文裏，對於崖洞也有

印度淵源的謬論。這些不但少見多怪，立說粗疏，而且是對我們祖先光輝的遺留，有意地進行了誣衊和歪曲。所以這個選集的問世，至少也可以把這些瞽說加以廓清。

在結束這個序言之前，作者得謝謝老友徐中舒先生，對於說明中的數點曾予以非常有益的教示。此外還有一些朋友，曾給予作者以有價值的幫助，也應該在這裏致謝。至於由於作者學識的限制，說解方面，一定還存在着不少錯誤，這都有待於讀者的批評和匡正。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朔　寫於成都龍江路寓廬。

編例

一、本書全部畫象共一百幅。前七十幅爲漢代的石畫，後三十幅爲漢代的塼畫。爲了使讀者對於這些畫象的本身能有更明確的認識，又在卷首附圖六幅。前五幅爲攝影，後一幅爲拓片。

二、本書所收漢代畫象，絕大多數都出於四川省內。但也有數幅的原物屬於西康地區。因爲一則數量的比重過小，再則這些地區原來也屬於四川；所以爲行文的簡便計，但稱四川漢代畫象。

三、本書所收各圖完全根據原拓片。以前的紀錄如宋人書中所摹繪的，其正確程度難於保證，所以一概不收。近人所印，例如古石抱守錄中的所謂『六玉碑畫像』，原係根據劉喜海在四川所得的拓片，本無可疑。但因流傳已廣，所以也不取錄。

四、四川漢代畫象之多，雖不及山東，但爲數確極可觀。就編者所有拓片而論，大小也已達三百幅。這裏的一百幅乃是經過數度選擇的結果。選擇的標準主要是藝術上的價值，其次是歷史上的價值。前者如朱雀象書中共收了六七個，因爲每一個都有它的特點，從藝術上看是不嫌其重複的。後者如柵居象畫法雖未必工，但這種建築在民族學上有它重要的意義。又如平陽府君闕畫象絕大多數都已模糊，但這是宋代已有著錄的名蹟，自有其歷史上的價值，所以也酌收一二幅，以見一斑。

五、本書所收的拓片又在可能範圍內儘量求其是較早的和較清楚的。例如石闕部分的沈君左右闕，近年來早已不拓了。編者所有的幾分都是民國以前的拓本，但其中還顯然有先後的區別。石函部分因然都是近年發見的，但因爲石質較粗，所以初拓和後拓也有區別。諸如此類，編者曾細心比較，選擇較好的編入。

六、拓片的先後固有區別，拓法也有異同。例如一九三三年山東曲阜出土的東安漢里畫象，卽有兩種不同的拓本。一種兼拓地紋，另一種不拓地紋。這兩種拓法各有優點，須視原石的保存情況而定。凡是畫面清楚的，附拓地紋以後，更增加了圖案的美感。反之主從不分，模糊一片，在這種情況下便以省略地紋爲宜。四川的石函也有這樣兩種不同的拓本。編者也曾加以比較，各選若干種列入。

七、關於尺寸的量算，是一件複雜而困難的事。有些實物編者雖曾見過，而當時的量度不適用於現在的紀錄，例如享堂部分。根據實物既有困難，只能一概以拓片爲準。但卽以拓片論，還有問題。墳的部分固然因面積較小，椎拓完全，但從四周量算，便與實際不符合。而石的部分便不同了。除了石函往往全拓而外，石闕和享堂部分，由於原石過大，照例只能拓其一部分。如果根據拓片的四周，而說若干公分高若干公分寬，在事實上毫無意義。只有單就圖象本身計算，而不計其附近的地紋或空白，比較地合於實際。現在卽以此法計算，也是不得已的辦法。

八、四川漢代畫象和山東、河南兩地的漢畫最大不同之點，尤其是樂山一帶的石刻。這一點在序言中已曾提到。因爲造形過突，所以已往大家都認爲無法椎拓。近年雖則試拓成功，但有若干雕刻極精的畫面，拓出以後，精神仍不免有損失。關於這些部份，編者酌量在說明內附印照片，以便讀者參考。

九、同時代或同地域的遺物，往往是比較上的好資料。爲了使讀者得到更具體的印象，除了上述照片而外，在說明內又酌附了一些其他的插圖。這些也都是比較地流傳不廣而同時又很有裨於參考的。

目次

序言
編例

卷首

圖甲　綿陽平陽府君闕
圖乙　樂山崖墓的入口
圖丙　樂山崖墓內的享堂
圖丁　樂山崖墓內的石函
圖戊　成都附郭出土的畫象塼
圖已　延熹二年佐孟機造冢題記

子石之闕

壹　石闕

第一圖　沈君左闕朱雀象
第二圖　沈君左闕白虎象
第三圖　沈君右闕朱雀象
第四圖　沈君右闕青龍象
第五圖　無銘闕朱雀象
第六圖　無銘闕青龍象
第七圖　朱雀象
第八圖　白虎象
第九圖　騎龍象　鬥虎象
第一〇圖　箱車象
第一一圖　平陽府君闕兩車象
第一二圖　平陽府君闕騎從象
第一三圖　高頤闕車騎象
第一四圖　高頤闕車從象

貳　墓門

第一五圖　亭長及鋪首象
第一六圖　青龍及鋪首象
第一七圖　亭長及鋪首象
第一八圖　白虎及鋪首象
第一九圖　朱雀及鋪首象
第二〇圖　朱雀及鋪首象
第二一圖　趙賞、趙元公象
第二二圖　趙義文象
第二三圖　坐者象
第二四圖　兩執事象
第二五圖　執箭者象

叁　石函及石棺

第二六圖　鼓琴象　六博象
第二七圖　兩車象
第二八圖　伏羲女媧象
第二九圖　雙闕象
第三〇圖　牛車象
第三一圖　射鳥象
第三二圖　戲猿象
第三三圖　象人象
第三四圖　兩車象
第三五圖　六博象
第三六圖　龍鹿等象

第三七圖　翼馬象
第三八圖　朱雀象
第三九圖　朱雀象
第四〇圖　魯秋胡等象
第四一圖　雙闕象
第四二圖　鳳凰象
第四三圖　孔子問禮等象
第四四圖　伏羲女媧象
第四五圖　雙闕象
第四六圖　戲猿象
第四七圖　帶劍象
第四八圖　臧彊(?)象
第四九圖　王暉石棺朱雀象　玄武象
第五〇圖　王暉石棺青龍象
第五一圖　王暉石棺白虎象

肆　享堂及其他

第五二圖　垂鈎象
第五三圖　挽輦象
第五四圖　挽馬象
第五五圖　荆軻刺秦王象
第五六圖　朱雀象
第五七圖　瓦當象
第五八圖　瓦當象
第五九圖　端坐者象
第六〇圖　大虎象
第六一圖　面具象　狗象
第六二圖　大馬象
第六三圖　亭父象
第六四圖　求盜象
第六五圖　斗栱象
第六六圖　鯉魚象
第六七圖　鼠嚙瓜象
第六八圖　猿戲象
第六九圖　蹶張象
第七〇圖　羊象

丑　墳之屬

伍　方　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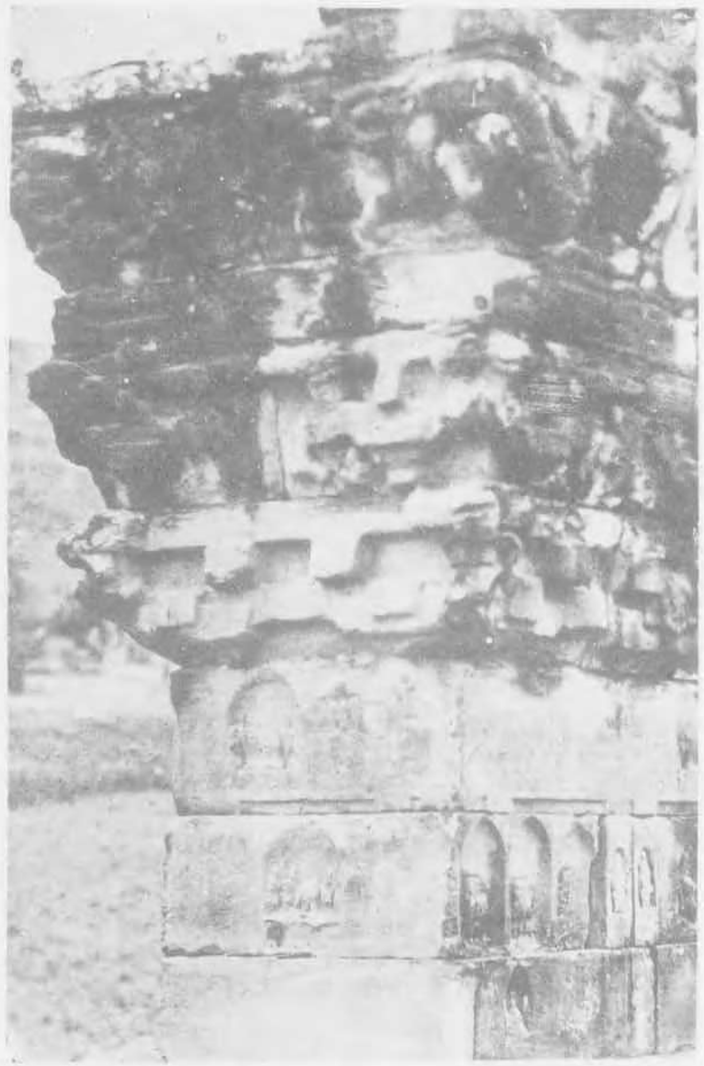
第七一圖　東市門象
第七二圖　弋射象　收穫象
第七三圖　煮鹽象
第七四圖　煮鹽象
第七五圖　跳丸、跳瓶、鞠舞象
第七六圖　樂舞象
第七七圖　舞者象
第七八圖　吹竽(?)象
第七九圖　六博象
第八〇圖　鳳闕象
第八一圖　單闕象
第八二圖　雙闕象
第八三圖　棚居象
第八四圖　西王母象
第八五圖　西王母象　車騎象
第八六圖　羽人象
第八七圖　羽人象
第八八圖　羽人象
第八九圖　車騎象
第九〇圖　處士車象
第九一圖　雙騎象
第九二圖　騎鹿象
第九三圖　雙鹿象
第九四圖　桐樹象

陸　條　墳

第九五圖　伏羲女媧象
第九六圖　宴飲象
第九七圖　雙闕象
第九八圖　馳馬象
第九九圖　西王母象
第一百圖　雙鳳象

圖甲　綿陽平陽府君闕（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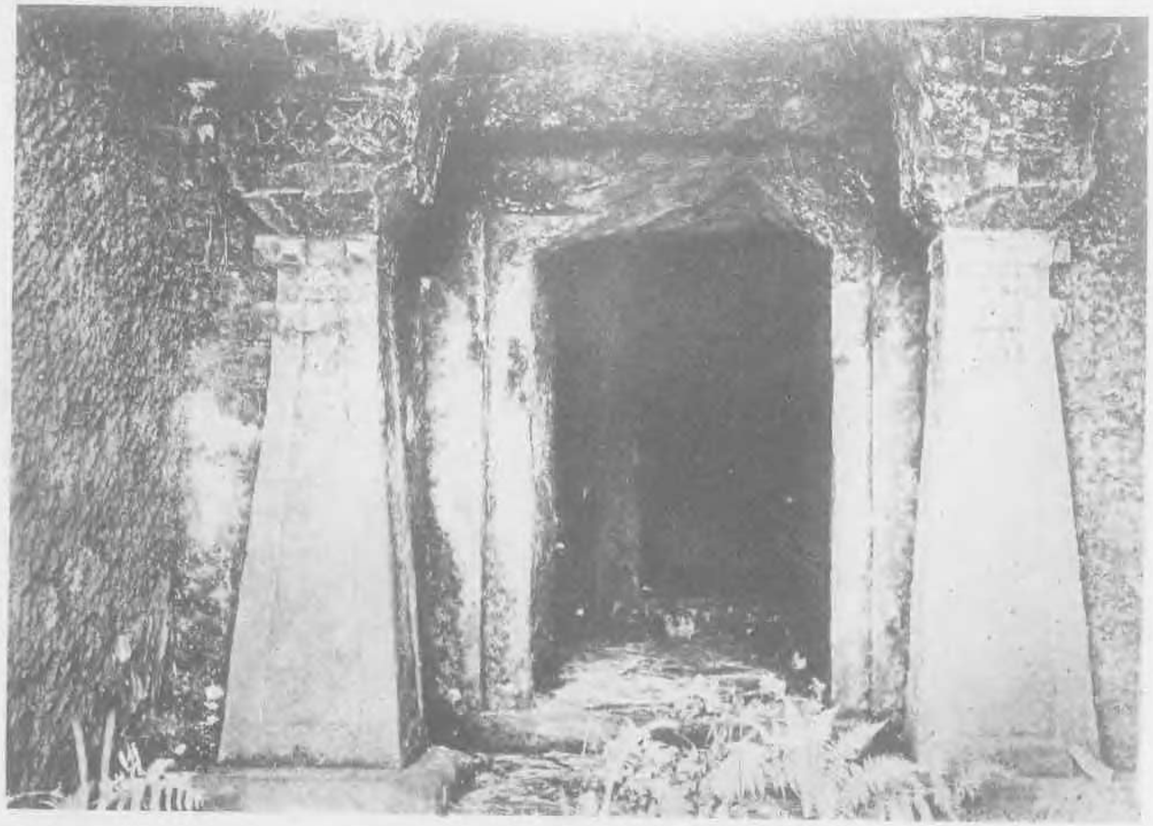
這個闕在綿陽北門外仙人橋側，本地人稱爲『書香石』。宋代隸釋等書早有紀錄。現在闕上僅留存『漢平』兩字。上半的雕刻還是漢代的製作；下半的佛像則是梁大通年間所加。



卷首圖甲

圖乙　樂山崖墓的入口（攝影）

這是樂山崖墓之一，在高北門外約十里。門外刻有雙闕。凡是較大的崖墓大概都有，不過這雙闕是保存得比較完好的。



卷首圖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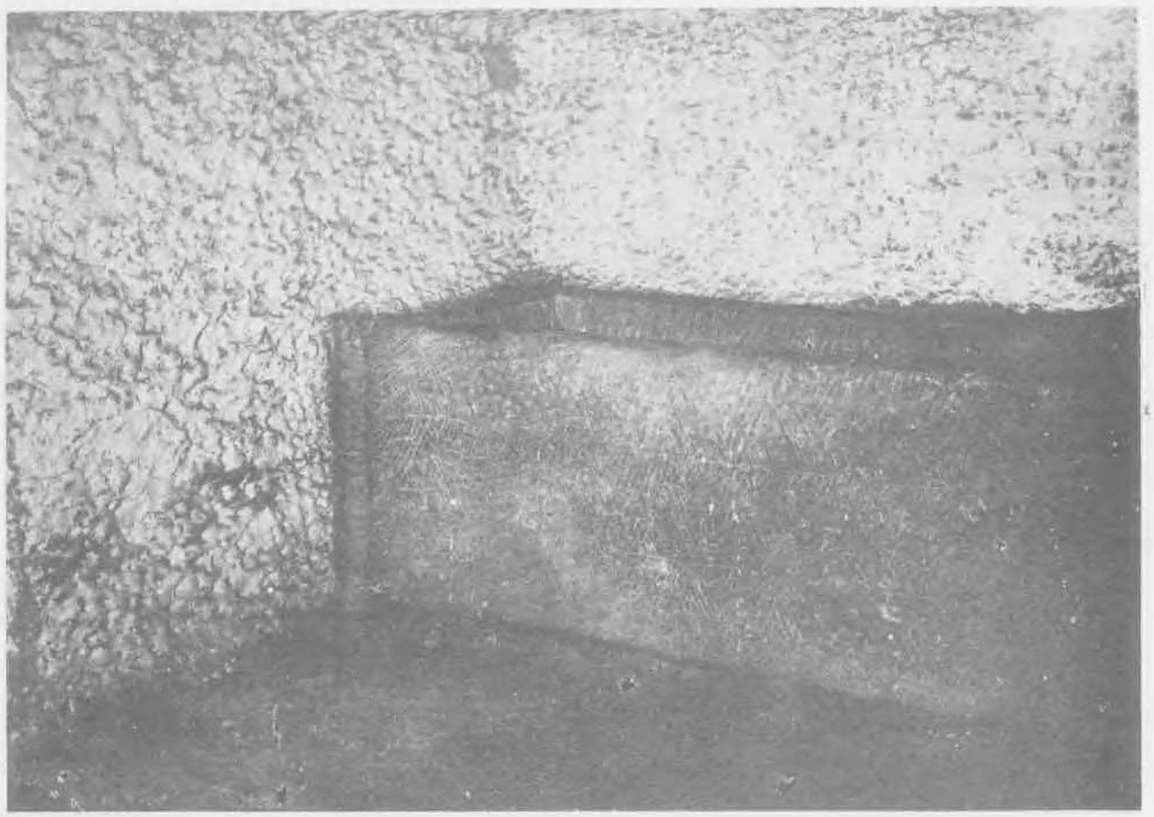
圖丙　樂山崖墓內的享堂（攝影）

這是樂山麻浩崖墓內的享堂。因爲地勢低窪，所以墓內常有積水。四壁滿雕着優美的畫象。例如左上角的瓦當和獸首便是本書第五十七圖，中間的垂釣便是第五十二圖，右下角的挽鬟便是第五十三圖。

卷首圖丙

圖丁　樂山崖墓內的石函（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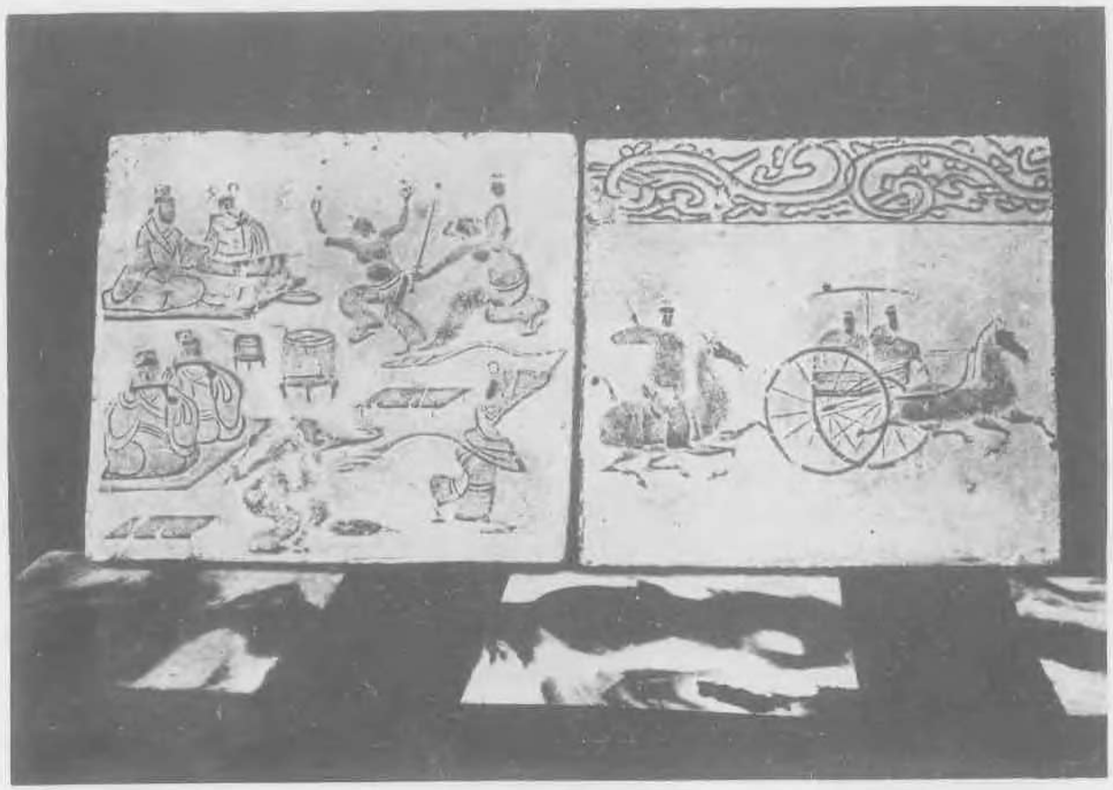
這是所謂『石函』之一，在樂山某一崖墓的最內部。新津的石函都有雕刻，所以在解放前已被文物商人鑿開，運到成都；而且大多數業已混亂，無法復原。新津本地則早已沒有遺存。樂山的石函都只刻一些簡單的條紋，所以在崖墓內還保存得不少。這個便是一例。在形式上樂山的石函比較複雜，可參看序言。



卷首圖丁

圖戊　成都附郭出土的畫象塼（攝影）

這兩個方塼都是成都附郭出土的，可參看本書第七十五及第八十九圖。



卷首圖戊

圖己　延熹二年佐孟機造冢題記（拓片）

延熹二年三月
十日佐孟機爲子
男石（？）造此冢墫行
九支左右有四穴口入
八尺口口口口口出口
這是一九四七年友人在樂山高西門外蕭壩一崖墓內發見的，原刻在享堂壁上。因爲上面滿佈着苔草，所以過去往訪的都沒有見到。

這一篇題記的發見，不但證實了這些畫象的年代，同時還在崖墓構造上提供了極重要的史料。『墫行』也見於同時發見的在另一崖墓壁上的建和三年題記，應是專門術語。其詳當另考。

第一圖　沈君左闕朱雀象

拓片高五五公分，寬六七公分。

這個朱雀刻在『漢新豐令交阯都尉沈府君神道』十三字的上端。右向，尾作四歧形。射陽石門陽刻第一層也是一個右向的朱雀，劉嶽雲所謂『戴勝修尾，兩翼如飛』者，和此非常相似。以前的解釋，程瑤田以爲是鳳，又以爲是孔雀。汪喜孫以爲是飛廉。這本是漢代傳說中用以定方位的鳥，所以還是稱爲朱雀或朱鳥更合於實際。關於這一點，可參看札樸卷五朱雀闕條。

這個闕目下仍在渠縣。大體上和宋代紀錄的情形差不多。道光二十九年(1849)渠縣知事王椿源觀建漢沈府君神道碑亭記說：『蜀石多疏理易泐，此獨堅好。又以謂屬梁山，故好事者無由多搨，竟如新鐫者。』一九一四年法國人色伽蘭(V. Segalen)等的紀錄中，也說：『渠縣之闕，以薔薇色細沙石爲之。其細密部分尚保存完好。』（據馮承鈞譯中國西部考古記）就他們所攝的照片看（見中國考古旅行。圖錄第一卷 *Mission archéologiques en Chine, Atlas*, tome I, 1923），其上端還有許多極優美的雕刻。可惜造形過突，所以沒有拓本流傳。

第　一　圖

第二圖　沈君左闕白虎象

拓片高二四八公分，寬六三公分。

這個白虎刻在左闕的右側。通常稱爲白虎衝壁。也有人認爲是『龍形』的，漢代所刻四神中的龍虎，到後來習慣化了以後，往往不很容易分別。所以三巴舊古志說：『雙闕旁皆有畫象一段，上刻壁形，下刻龍形，』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對於左右闕的兩側也都稱爲『龍壁，』便是兩者不分的結果。其實這一側所刻的頭部和尾部仍和第四圖不同。

至於衝壁的圖案，則在漢代碑側中是常見的。除了本書所收四圖而外，相同的還有隸續卷五所收的益州太守無名碑，金廣延母徐氏碑等。其和此相近而小異的，又有一九三三年曲阜出土的東安漢里石棺的側面。每側的畫象包含了兩個完全的，兩個二分之一的，以及四個四分之一的壁形。在這些壁形的『好』中，有兩條長綫交午貫串，其周圍則滿布了各種動物如龍虎之類。這一組畫象除了德來克（F. S. Drake）在他的『漢代刻石』一文（載華裔學誌第八卷）中有一些簡單而多錯誤的描寫而外，國內學者還沒有加以解釋。就大體看來，曲阜的遺物應該較早於沈君兩闕。

關於這個壁形的構成，已往已有不少揣測。例如韓澤（C. Hentze）以爲和石器時代的圈紋輪紋等有關，而這些花紋的淵源又都是象日輪（見其所作中國的古玉 Les jades archaique en Chine 載亞洲藝術 *Artibus Asiae* 第四卷）。最近又有人引用這些揣測來解釋漢代的圖案。在目下看來，都還早了一些。

第　二　圖

第三圖　沈君石闕朱雀象

拓片高五七公分，寬六一公分。

這個朱雀刻在『漢謁者北屯司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十五字的上端。左向，尾部特美觀。

此闕目下亦仍在渠縣。

依據宋代的紀錄，十五字的下端還有一個玄武的象，但後來早已毀損。在清代各種拓片中都已看不到。這個朱雀左足，原刻也已斷損。拓片上所見的，乃是拓工依據殘石所補成，所以姿態不很自然。原石的現況可參看附圖。

第　三　圖

第四圖　沈君右闕青龍象

拓片高二四三・五公分，寬六三公分。

這個青龍刻在右闕的左側，通常稱爲「蒼龍銜璧」之形。

第四圖

第五圖　無銘闕朱雀象

拓片高六〇公分，寬六六公分。

這個朱雀象也刻在石闕正面的上端，也是左向翹一足而和第三圖又稍不同。頭上的勝作兩歧形，尾部近似孔雀。

這個闕也在渠縣，和沈君左右闕在同一地點，尺寸較左右闕更大，但沒有銘文。王象之輿地碑目說，『又有單石闕二，相去雙石闕一里。其中鐫雕物像與此同。』色伽蘭則說渠縣的無銘闕，共有三個，都在馮碑沈闕附近。這大約便是其中之一。色伽蘭等往訪時，此闕在稻田之中已將傾圮，所以他們稱之爲傾斜之闕。現在情況不詳。（色伽蘭，中國考古旅行，圖錄第一卷，第二十九圖版；本文第一卷，漢代的墓葬藝術 *L'art funéraire a l'époque des Han* 第七十六面，皆有此象。可參看。）

第　五　圖

第六圖　無銘闕青龍象

此刻在單闕的左側。拓片寬二七八公分，高六三公分。所刻也是蒼龍銜璧之形，和第四圖大體相同。背部有突出的脊骨，也和下第五十圖相似。

第　六　圖

第七圖 朱雀

拓片高六八公分，寬六九公分。

這張拓片是和上六圖同時得到的。當然也是渠縣另一闕上端所刻。朱雀的姿態較近於第五圖，惟方向不同。

第　七　圖

第八圖　白虎象

拓片高二二五公分，寬六二公分。就形式看來，顯然也是闕側的雕刻。

這是一張極舊的拓片。據出讓的人說：『它的來源有二說：一說是新都，一說是渠縣。』新都之說，大約指王稚子二闕。然而其中先靈一闕，雍正九年早沒於溝水。兗州刺史一闕殘缺更早。同時就隸續所圖闕形看來，兩側作波磔狀。所以此象不可能爲王稚子闕。至於渠縣漢闕，則如上所述，除了沈君左右闕而外，還有三個無銘文的。此拓和第二圖相似，大約便是另一無銘單闕的側面。不過作者目下既無機會到渠縣調查，同時色伽蘭書也已不在手邊。所以此拓是否和第七圖爲同一石闕之物，一時無法確定。以畫風論，此象更較沈君左闕一虎爲雄偉。可惜過去沒有人知道。

第　八　圖

第九圖　騎龍象　鬥虎象

這兩張拓片據說是和第八圖爲同一石闕之物，原來部位不詳。

右高二六公分，寬四〇公分。象一人騎龍。此題材屢見於漢代遺物。不過就頭上的步搖看來，騎者應是女子。龍有兩翼，是爲應龍。

左高二三公分，寬二三公分。象一人回身鬬虎。鹽鐵論散不足篇所舉百戲中便有這一類。

（左）

（右）

第　九　圖

第一〇圖　箱車象

此幅亦和第八圖爲同一來源。拓片高二八・五公分，寬四三・五公分。

所畫爲一有蓋有席箱的車。一御者正挽馬待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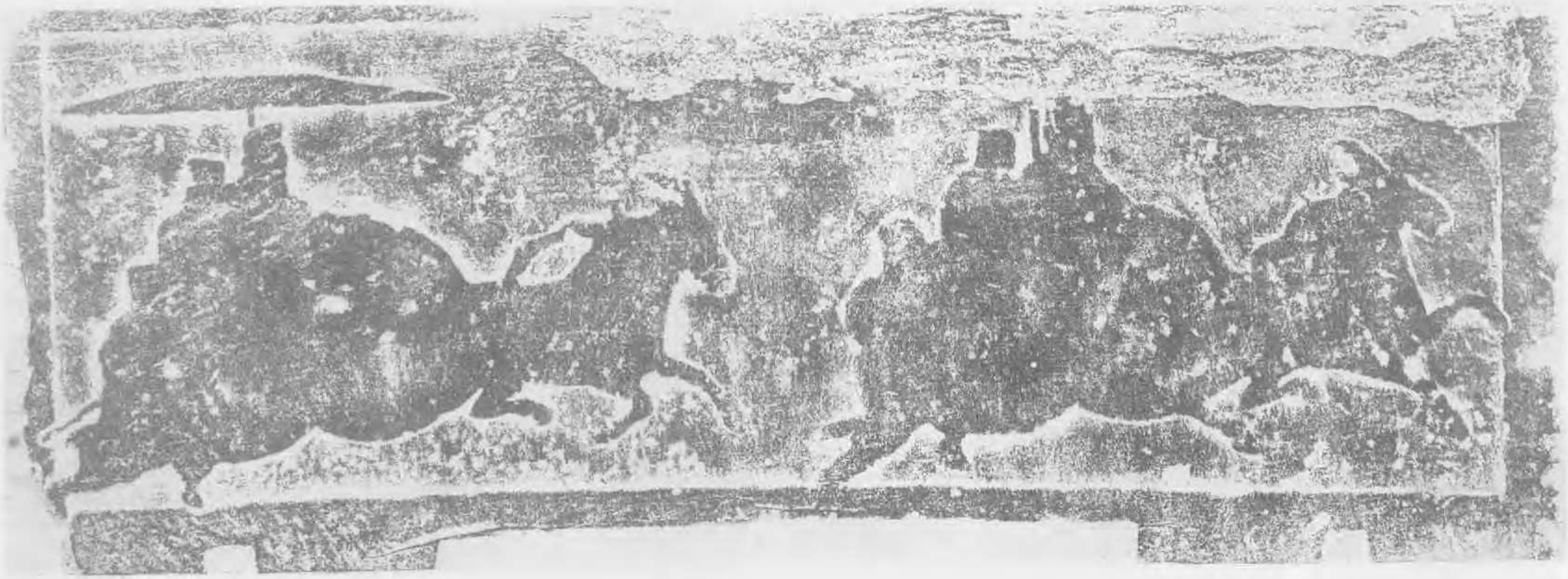
第　十　圖

第一一圖　平陽府君闕兩車象

拓片高三四公分，寬九三公分。

所畫爲兩車疾行之象。前一乘的車蓋已漫漶，車的後面又都有一個隨從。

這是平陽府君闕上雕刻的一部分。平陽府君闕目下雖還在綿陽，但雕刻已多剝蝕。這一部分還是比較清楚的。大體的情況可參看卷首圖甲。



第　十　一　圖

第一二圖　平陽府君闕騎從象

這也是平陽府君闕的一部分。拓片高三一公分，寬九八公分。所畫爲兩騎前行。後有騶卒兩行，手持斧鉞作疾走狀。右側的陰刻人象，乃梁代所加。

第　十　二　圖

第一三圖　高頤闕車騎象

拓片高四五公分，寬一四一公分。

前面爲兩乘有蓋的軺車，前一乘的後面有騶卒隨着。後爲一騎，騎者手執一纛。道旁則有樹枝和觀衆。

這是高頤闕畫象的一部分。高頤闕大約是建安年間建立的，在西康雅安。其概略可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畫象拓本甚多，多寡不一，但精者很少。這裏的一幅是舊拓。

第　十　三　圖

第一四圖　高頤闕車從象

拓片高四四公分，寬一〇六公分。這也是高頤闕畫象的一部分，但是近年的拓本，不如前一幅之佳。

後面爲一乘二馬的車。前面有伍伯八人。前六個手中執盾。後二個所持何物，不甚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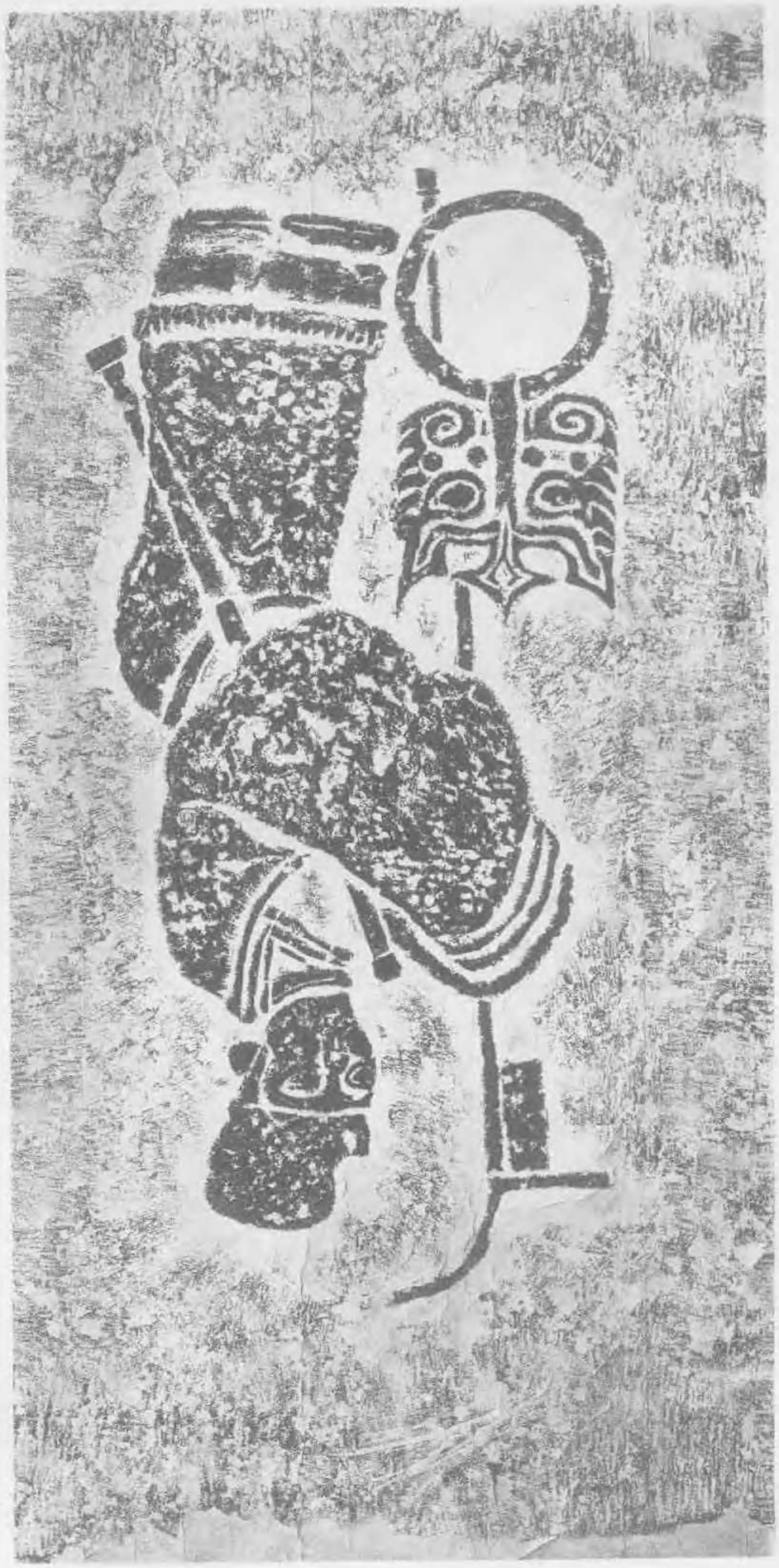
第　十　四　圖

第一五圖　亭長及鋪首象

拓片高一五八公分，寬八〇公分。這是一墓門，出於成都北門外。

所刻爲一執戟，帶劍，拱立的亭長，左向。下面爲鋪首，作獸首銜環狀。

第十五圖



第一六圖　青龍及鋪首象

拓片高一二〇公分，寬五五公分。這是上一圖的背面。所刻爲一奔馳的龍。背有兩翼，身有鱗紋，張口，露齒，吐舌。南陽墓槨石刻有和此相似的，可參看南陽漢畫象彙存第九第十等圖。下亦爲獸首銜環。

第十六圖

第一七圖　亭長及鋪首象

拓片高九八公分，寬五五公分。這是另一墓門，和第十五圖爲一對。

所刻也是一個執戟，帶劍，拱立的亭長，右向。樑上有一個方形的標幟，中有四字：『口口名號』。下面亦爲獸首銜環。

第一八圖　白虎及鋪首象

高一〇三公分，寬四二公分。這也是上一圖的背面。

所刻爲一奔馳的虎，也有鱗翼，也是張口，露齒，吐舌。下面亦爲獸首銜環。

第十八圖

第一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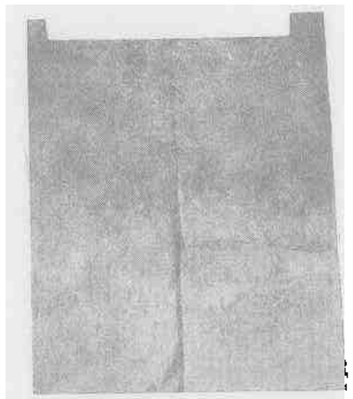
朱雀及鋪首象

拓片高一七四公分，寬六七公分。這是新津崖墓的墓門。右側本有一櫃，但這裏沒有拓入。

上刻一朱雀，左向作翔翥狀。下爲獸首銜環。和南陽漢畫象彙存第五十一圖大體相同。

第十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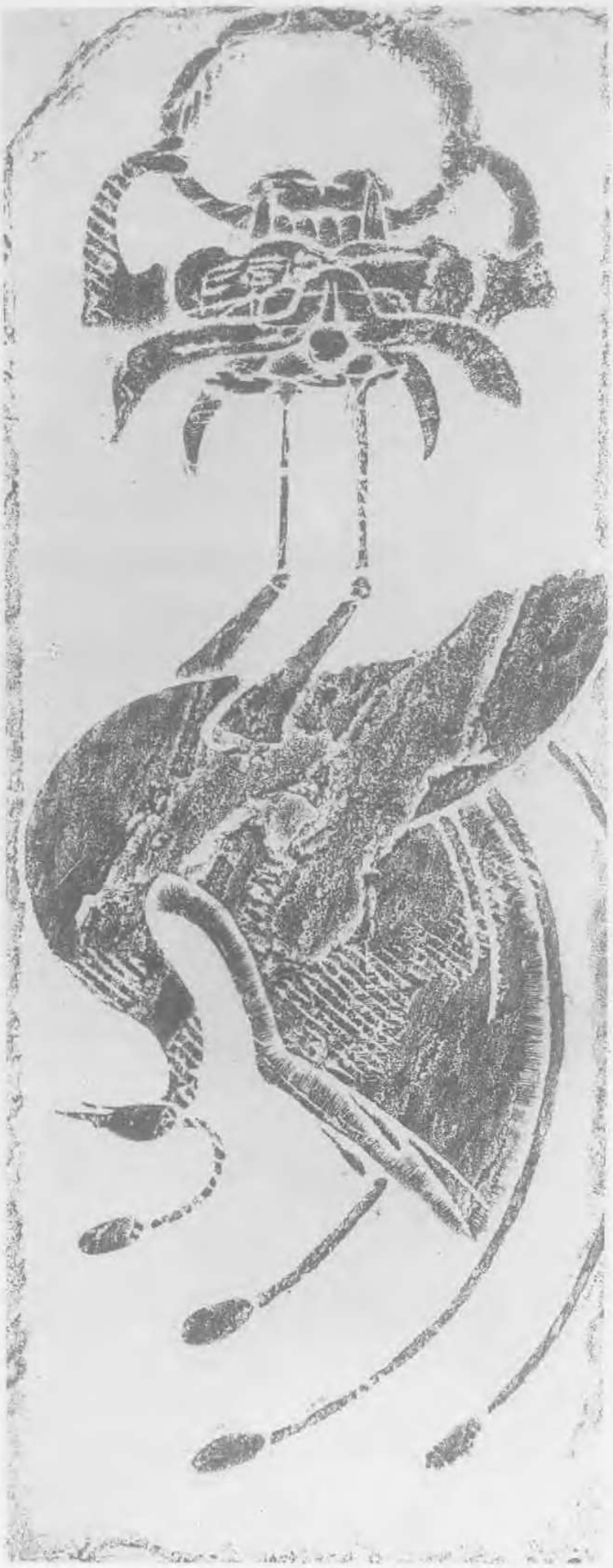
第二〇圖　朱雀及鋪首象



拓片高一七四公分，寬六七公分。這也是新津崖墓的墓門，和第十九圖爲一對。左側的樞也沒有拓入。其原狀如上圖：

所刻也是朱雀和鋪首。鳥頭右向，兩足直立鋪首之上，和上一圖稍不同。沈君左右兩闕上端的兩朱雀，左向的一足上翹，右向的雙足直立，正和這兩圖完全一致。參照上第一第三兩圖。

第二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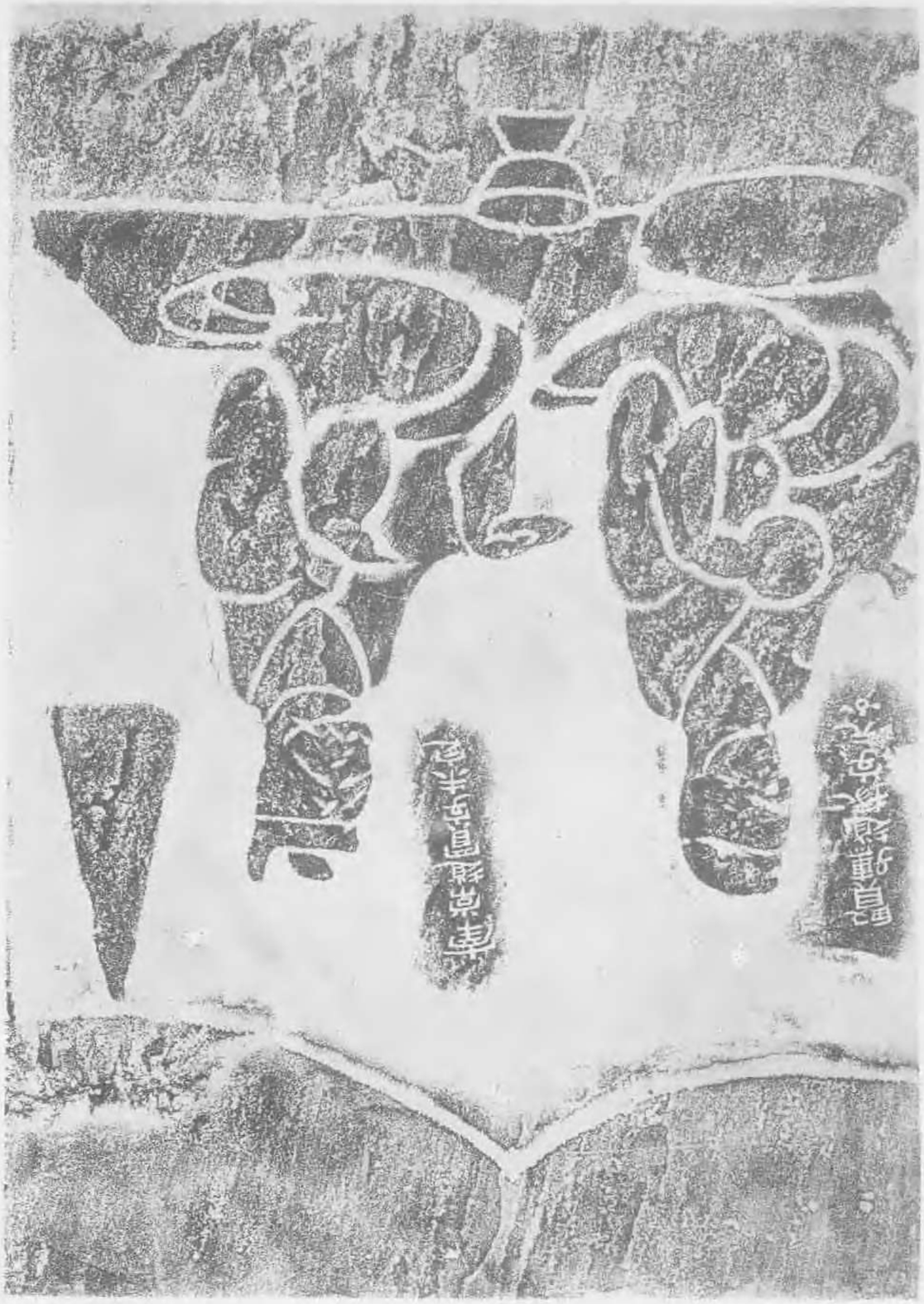


第二一圖　趙買、趙元公象

拓片高九五公分，寬六七公分。這也是崖墓的墓門，新津出土。

上面刻帷幔形，武梁祠石刻中畫家庭情況的也往往有此。如第一石老萊子父母，第三石梁高行等都是。中爲兩人並坐，各有銘一行。在右的是『南常趙買字未定。』在左的是『賈儒趙掾字元公。』可知趙買是元公的父親。（古人名買的不少。如金文有買毀，左傳有魯公子買，皆其例。）下列盤盂，象徵供奉。

第二十一圖



第二二圖　趙義文象

拓片高八七公分，寬四三・五公分。這也是墓門。就所刻的內容看來，應該和上一圖爲一對。然而廣狹和上一圖不一致，同時中間有樞，似乎是另一墓的門。

上端也刻帷幔。中間坐一婦人。銘文爲『孝婦趙夫人字義文。』孝婦和賢孺爲對稱，可知義文是元公的妻子。可能爲了元公祔葬父塋，所以夫婦不同墓。

此兩（？）墓應是元公的屬吏或親朋所營，所以銘辭如此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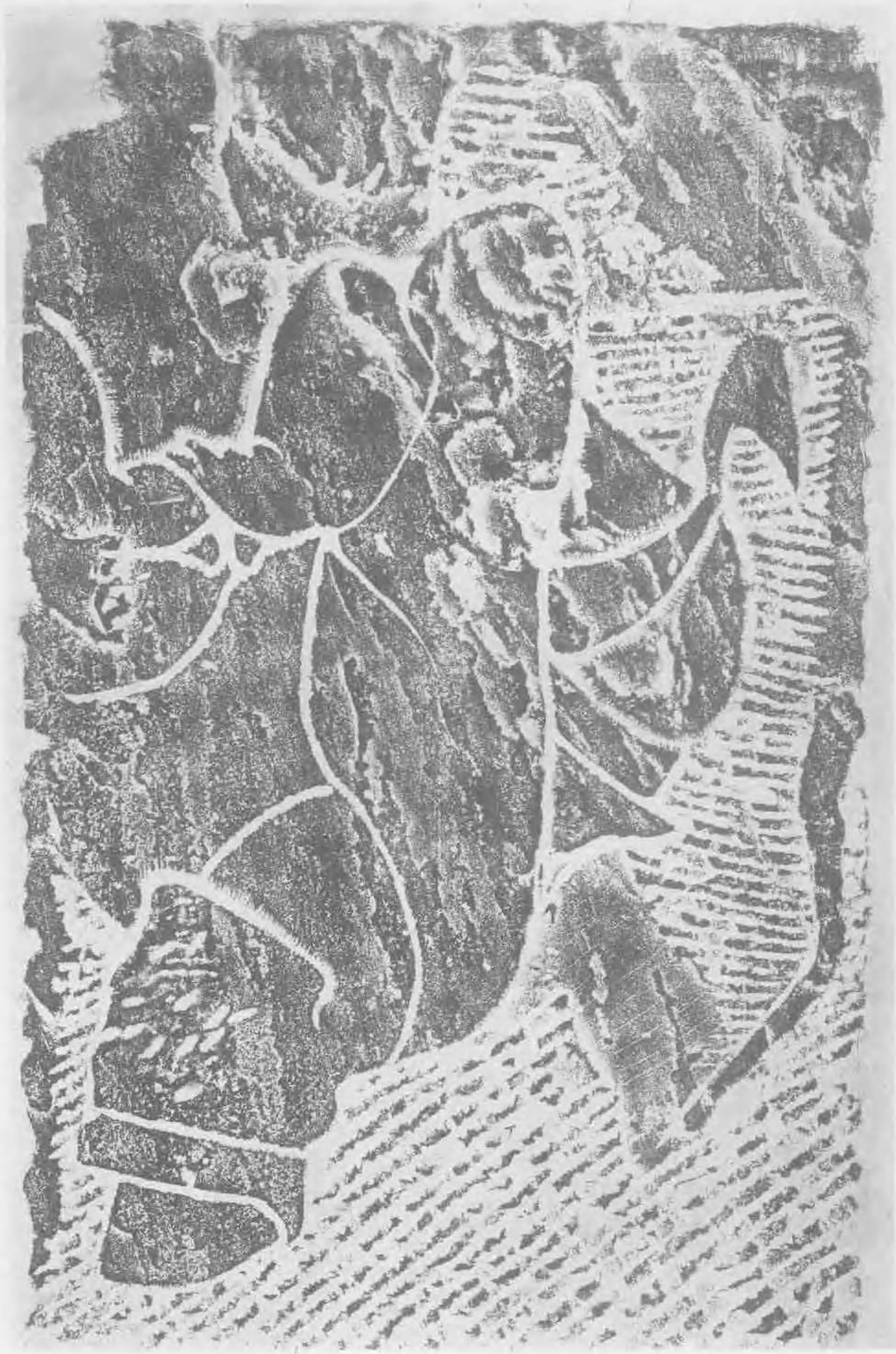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圖

第二三圖　坐者象

拓片高一一三公分，寬七二公分。這也是新津出土的墓門，上端無畫部分未拓入。

中畫一人端坐，衣褶生動，神態如生。在漢代諸刻中較近於朱鮪石室畫象，和武氏祠中所見面貌一律定形化的不同。

第二十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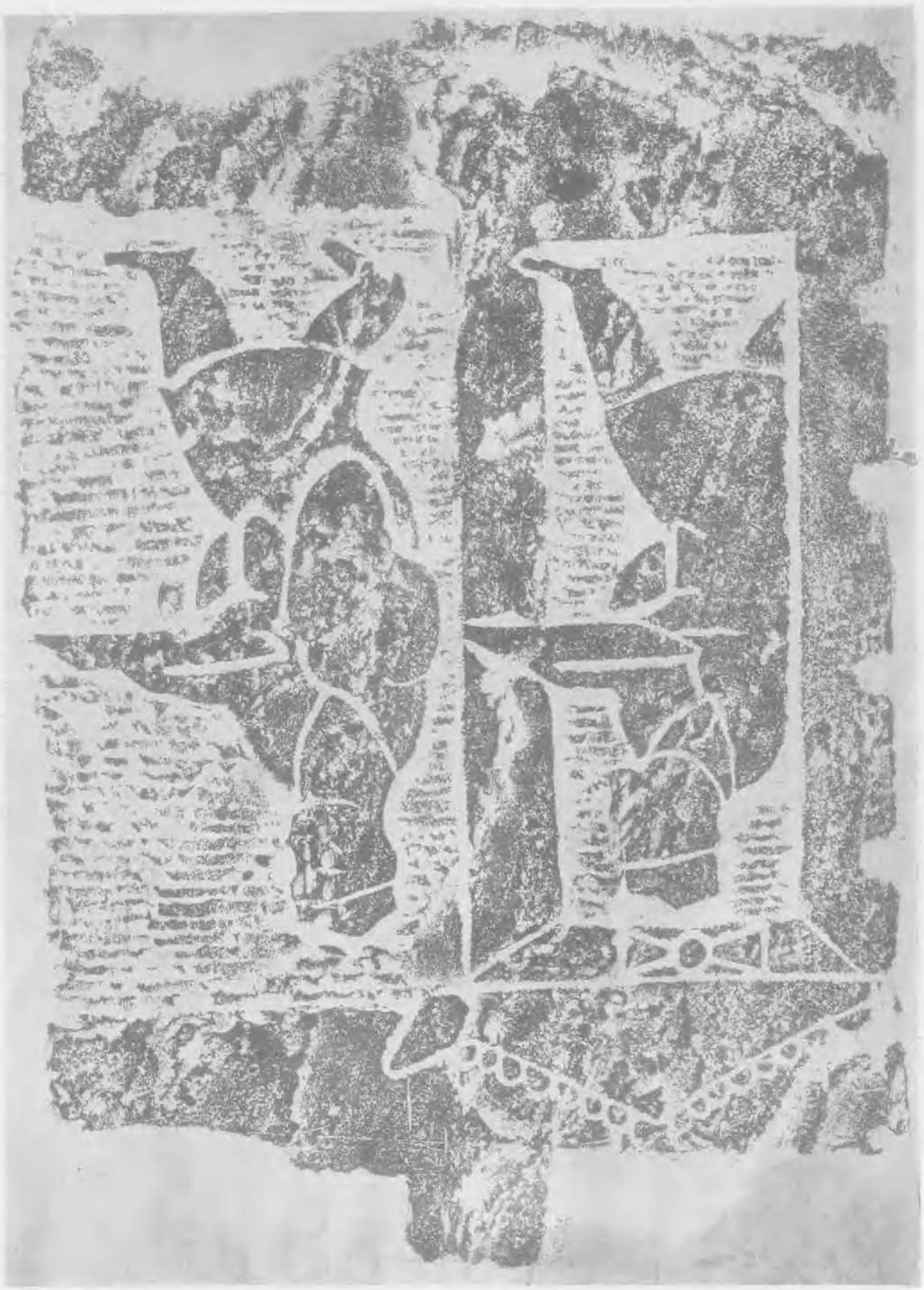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圖　兩執事象

拓片高一〇四·五公分，寬七二·五公分。楹在正中，大約是一單墓門。也出於新津。

所畫爲兩人端物走出墓門之狀。所端之物，或者以爲似饌具，或者以爲似『書贈於方』的方，尙難確定。兩人所穿，上褠下袴，這是漢代勞動人民的一般服飾。第七十二圖收穫象左方數人所穿的也是如此。說文：『褠，豎使布長襦。』漢書貢禹傳顏注：『褠褐，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可知漢代『自膝以上』的稱襦，而較長的稱褠（也稱褐或襭），所以這裏穿的是褠。下面的脛衣，卽後漢書廉范傳『平生無褌今五絝』的絝，也卽是後來所謂套袴。墓門的楣有一個所謂『古錢文』，其上爲銳形的屋頂和瓦當。這些都是樂山崖墓入口處最常見的紋飾。

第二十四圖



第二五圖　執箭者象

拓片高七〇公分，寬四六公分。這也是新津出土的小墓門。四週已殘缺，楣也已遺失。

畫一人兩手執物。左手所執的是舞者所用之箭，南陽石刻中常見此物。如南陽漢畫象彙存第一〇四、一〇五、一〇六等圖都是。箭的下端有一垂直形之物，大約是組這是南陽畫象中所未見的。右手所執之物，也見於武氏石室畫象，以前人都沒有予以適當的解釋。現在知道是便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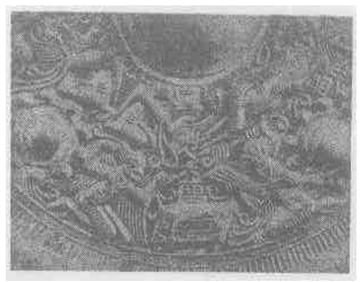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圖

第二六圖　鼓琴象　六博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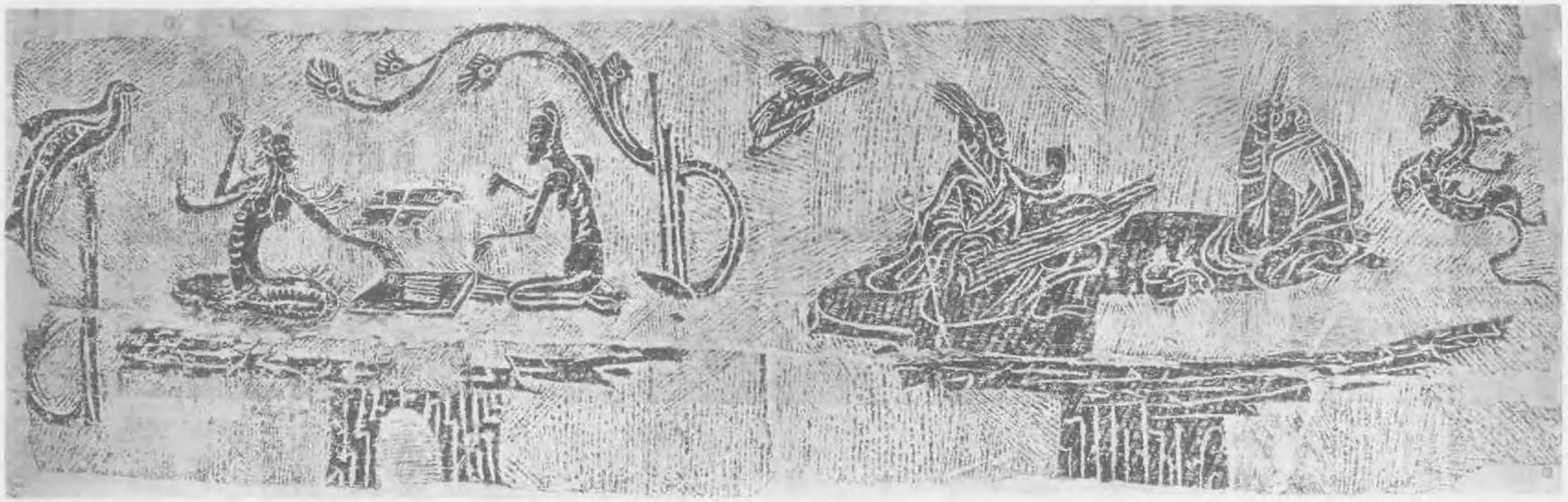
拓片高七二公分，寬二二〇公分。這是一個石函的側面，出於新津寶子山。

全幅共分兩部分。右側的部分象兩個神人端坐於雲氣之上。（漢人畫雲氣有許多形式。樂浪所出有永平十二年銘文的漆盤，畫西王母和她的女侍端坐於雲氣之上，其狀甚似樹根。可以比較。）在左的鼓琴。在右的手捧一物，大約也是樂器。有人說可能是周禮所謂春牘之牘。但畫面不清楚，不敢强定。這兩個人或者以爲是伯牙和成連，或者以爲是伯牙和鍾子期，也都只是揣測。古鏡中有一種所謂眞子飛霜鏡的，日本人多稱爲伯牙鼓琴鏡。畫一人端坐彈琴，右側有一鳳，和此圖多少有些相似。錢坫浣花舜石軒鏡銘集錄說：『眞子當是人名，飛霜當是操名。然徧檢書傳及琴譜諸書皆不可得。』其實中古時代仙眞兩字並用。眞子猶言仙人，並非專名。這裏坐於雲氣之上的也正是眞子，不必一定爲伯牙。左上角有一飛鳥，右上角有一應龍。

左側的部分也象兩個神人端坐於雲氣之上。高髻，裸體，雙乳很大，顯然是女性。在左的一個背上還有雙翼。中間有一几一案，案上置六箸。相似的畫面也見於山東畫象。過去的解釋有的以爲是宴飲，有的以爲是占卜。現在從古鏡上的銘文看來，這些說法都是錯的。梅原末治所編紹興古鏡聚英中有一個所謂神人畫象鏡。鏡背圖案的一部分如下圖：



兩個蟠髮有翼的仙人，相對而坐。中置一案，旁有六箸。其上銘文四字，赫然爲『仙人六傅』。（傅乃博字之訛。鏡銘大概都是鏡工所寫，所以訛借字較多，例如『白虎』往往作『帛虎。』）由此可知這裏所畫的一定也是六博之戲，無可置疑。西京雜記說：『法用六箸，或謂之究（桂馥以爲究當爲鴟之誤）。以竹爲之，長六分。』是鏡上所繪的，長短更近於實際，這裏稍稍長了一些。右側有一樹，樹葉作雀翎狀。左側則一鳥棲止於樹上，遙遙和最右的應龍相對。



第二十六圖

第二七圖　兩車象

拓片高六二公分，寬二一〇公分。這是石函的另一側面，和第二十六圖爲同一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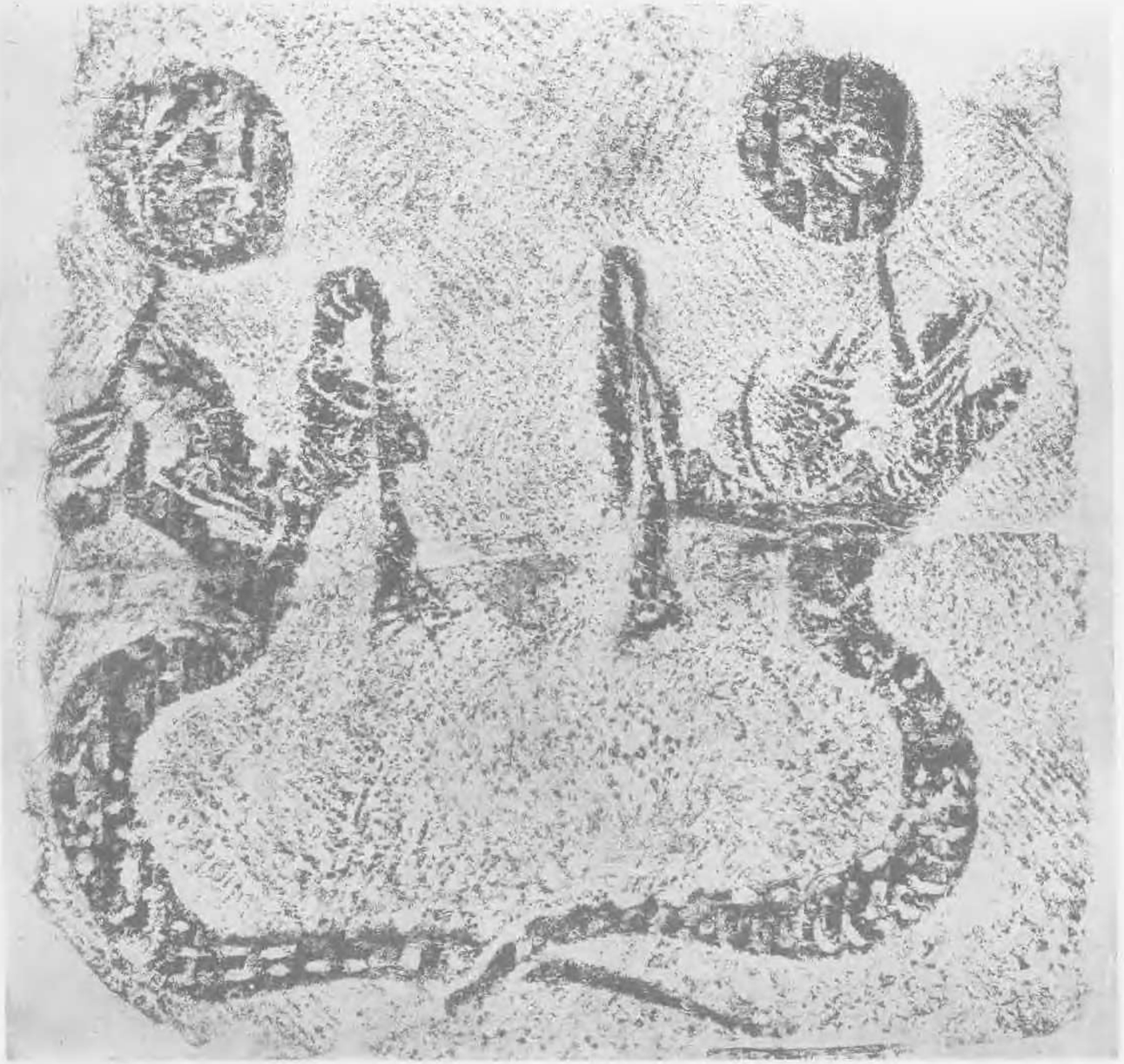
所畫爲兩乘有蓋的車。關於漢代的車制，在這裏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蓋上的程，輿上的輢和式等等，都和漢以前的紀錄不必全同。左側有兩個開路的伍伯，已到了城闕之下。相似的畫面，又見於下第三十四圖。

第二十七圖

第二八圖　伏羲女媧象

拓片高六一公分，寬六一公分。這是石函的一端，和上兩圖爲同一具。

所畫爲伏羲女媧鱗身蛇軀兩尾相交之象。又都是長袖颯纚，狀似舞者。伏羲左手所舉的圓輪，中有一烏。女媧右手所舉的圓輪，中除一兎而外，尙有樹枝，應卽桂樹。（有人以爲石刻模糊，此可能象禽鳥的長尾。其實兎和蟾蜍都沒有長尾。再證以下第四十四和八十七兩圖，其爲桂樹無疑。）吳剛月中伐桂的傳說，始見於西陽雜俎。吐魯番古冢中所出唐畫，月輪中除蟾蜍和玉兎搗葯而外，還有桂樹。可知唐代此說盛行。然而在漢畫中並不多見。例如孝堂山第八石，朝鮮平安南道貞柏里所出漢鏡等，圓輪中都畫蟾蜍。南陽漢石圓輪中也多數是蟾蜍。登封開母闕則作一兎搗藥。少室神道闕和南陽漢畫象彙存第一三四圖則蟾蜍和玉兎並列。總之這些都沒有桂樹。畫桂樹的，除了此石而外，只有下第四十四和第八十七兩圖。從大體看來，大約吳剛的傳說，漢季確已有之，所以酉陽雜俎說：『舊言月中有桂，』同時西蜀特別盛行，所見特多。



第二十八圖

第二九圖　雙闕象

拓片高五四・五公分，寬六五公分。這是石函的另一端，和上三圖爲同一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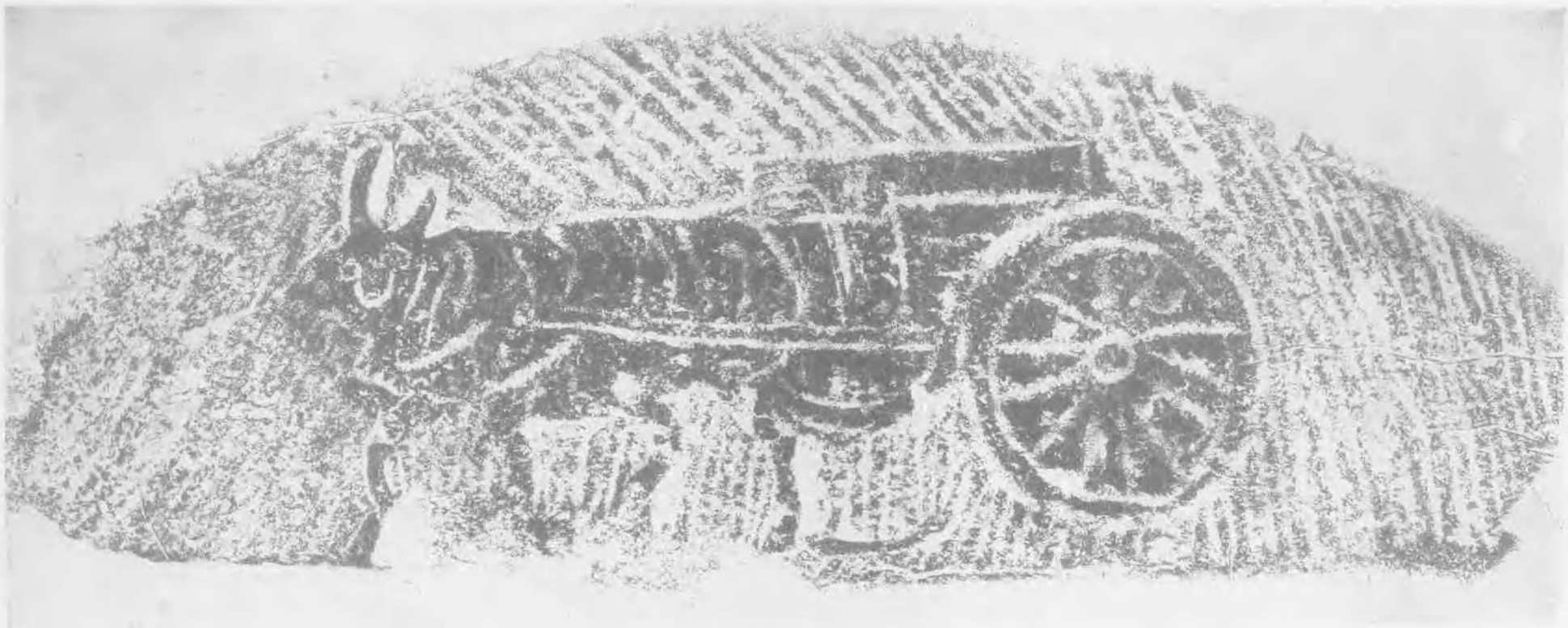
兩旁爲雙闕，每一闕的外側都有一個小的扶持着。這是漢闕一般的形式。色伽蘭稱闕身爲主闕（pilier principal），小闕爲支闕（pilier contrefort），馮承鈞譯爲扶壁。其實在古籍中自有專名。太平御覽一百七十九引瀟鄉記：『老子廟前有兩石闕。大闕高九尺八寸，下三重石壇。闕邊各有子闕。』正不當爲此圖寫照。中間一人騎馬持矛。矛上有羽飾，即詩經所謂『二矛重英。』

第二十九圖

第三〇圖　牛車象

拓片高二四公分，寬六七公分。這也是新津出土的石函。但已殘缺，原來部位不明。

所畫爲一牛車，無蓬蓋，直轅。形式較武梁祠第二石中的魔士車更簡單，而和第三石中董永父所坐的鹿車相近。



第　三　十　圖

第三一圖　射烏象

拓片高六〇公分，寬二〇九公分。這也是石函的一側，出於新津寶子山。

中間爲一株連理樹。兩側各棲一鳥。就尾部的不同看來，大約一是鳳而一是凰。此外更有較小的鳥十二頭，散佈樹間。左側有一人張弓而射。這顯然是后羿射日的故事。中間的樹應該是扶桑。古代傳說中名羿者不少，都是善射的人。所以雲麓漫鈔說，『羿是射官，世有其人。』陔餘叢考中對於這些紛歧的史料，更有較詳的考證。至於十日並出的傳說，則各書之間大體一致。山海經卷九說：『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卷十四說：『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烏。』莊子淮南子都說『十日並出。』淮南子又說：『堯命羿仰射十日，其九烏皆死。』現在所畫爲十二烏，顯然和這些傳說未合。

有人以爲這十二烏可能不象日而象月。因爲山海經卷十五又說：『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這說法正和十日相似。然而日中有烏，乃漢以前早有的傳說。所以楚辭天問說：『羿焉彃日，烏焉解羽。』淮南子也說：『日中有踆烏。』至於月中有烏，則古籍中還未見有類似的紀錄。又有人以爲三足烏應該是月的傳說，到後來才發展而爲日的傳說。因爲『三』數和太陰有關。在近東一帶出土的古物中，事例甚多。如魚的三鰭，鳥的三趾等等，都作爲月的象徵。然而這裏的烏並不作三足，（參照下八十六圖）所以仍無法和月比附。總之文獻不足，只能存疑。

漢代石刻中象射日故事的，除了孝堂山第五石，武梁祠第三石及左石室第九石而外，還有北京歷史博物館所藏的滕縣畫象。這幾種畫象中的樹都是連理木，然而烏數則多寡不一。孝堂山所畫僅有二烏飛翔，其下一人援弓而射。武氏兩刻的烏數較多，但也不足十數。滕縣畫象的樹葉作雀翎狀，和此圖最相似，然烏數仍在十以下。可知漢人所刻，本不十分拘泥於數字，不必因爲多了兩頭之故，便附會到月的傳說上去。稍晚如顧愷之女史箴圖，僅畫兩烏，也正是漢代的遺風。（顧圖可看卷子本第三部分。）

第三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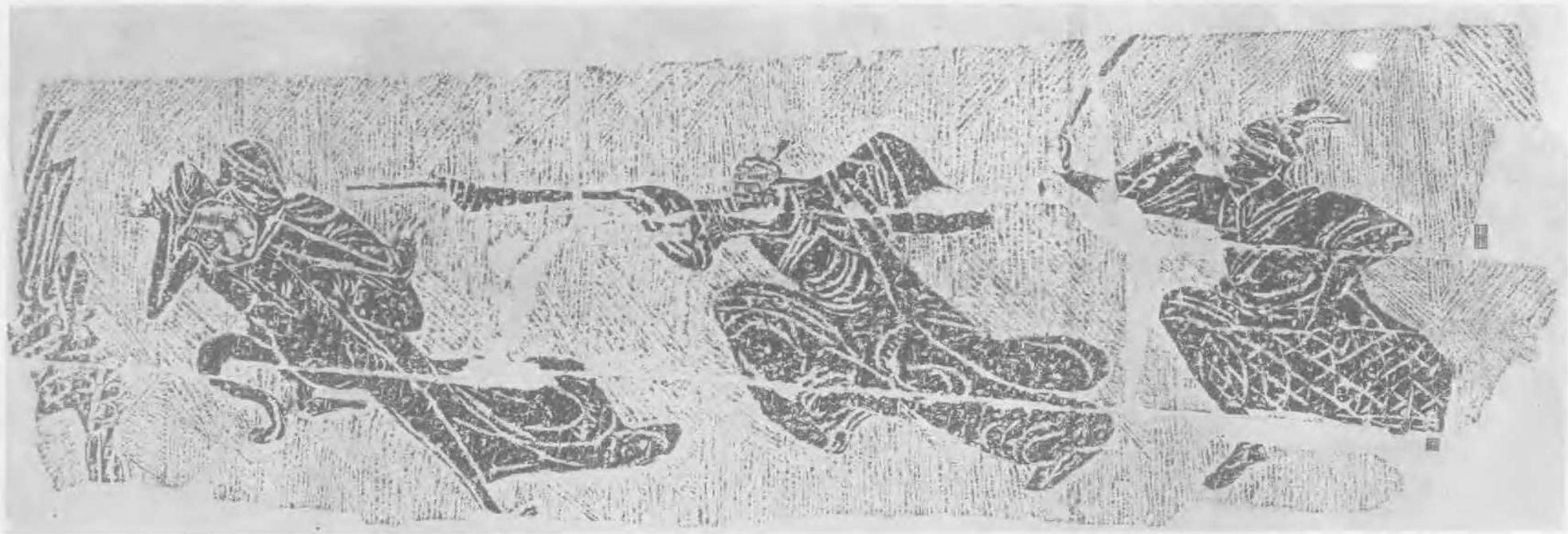
第三二圖　戲猿象

拓片高六三公分，寬一九八公分。這也是石函的一側，出於新津。全石已碎裂成五塊。

全部共畫三人。中間一個正以長矛行刺。在右的一個尾隨其後，一手執盾，一手揮劍。在左的一個則手擁一猿作驚避狀，衣裳委地。就全畫面看來，顯然也是游戲的一種。

左側的猿大概是人扮的，只是戴着假面。張平子西京賦說：『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薛綜注：『羆、豹、熊、虎，皆爲假頭也。』這裏的猿似乎也是如此。右側的盾花紋作斜方格形，這是比較少見的。古書裏有所謂蒙伐，龍盾，可見盾面上的花紋原來很多。長沙所出彩畫雲龍紋漆盾，尤爲顯例。但在漢代畫象中，武氏祠一律作[illegible]形，射陽石門的盾面則似植物葉上的脈理，此外便很少見。還有一點可以注意的便是這三個人似都以布帛之類蒙其兩目，近似於後來迷藏之戲。漢唐人辭賦和傳記裏敍述百戲的很多。以作者所知，似乎還沒有記蒙目這一類的。山東河南兩地的漢代畫象裏也沒有這樣的畫面。得此一圖，足以補闕。

左側還有殘存的一物，形似胡牀。以第四十六圖相較，其中可能也有一人作坐而觀賞狀。惜已殘缺，不能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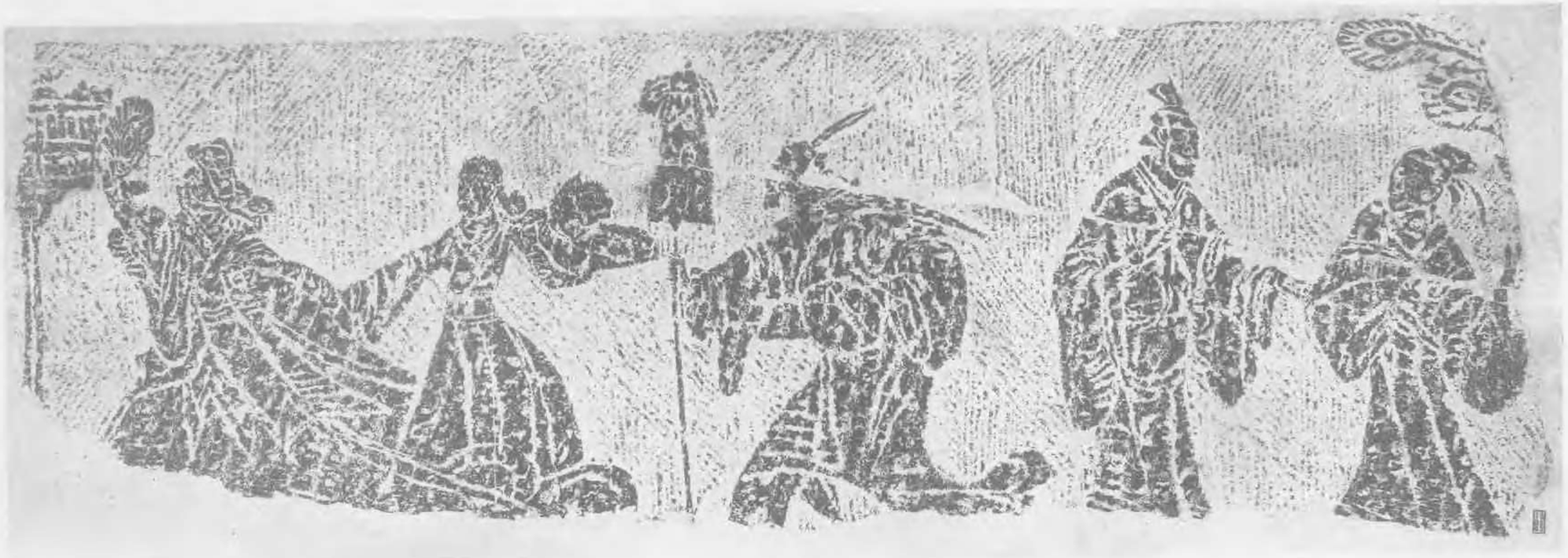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二圖

第三三圖　象人象

拓片高六八公分，寬二〇五公分。這也是石函的一側，出於新津。

全部共五人。右側的兩個正在對語。中間一個左向。石有損壞，面部已模糊。左手執一蓋的兩個從服飾看來，顯然大約是象人之流。漢書禮樂志說：『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顏注引韋昭說：『象人著假面者也。』在這裏畢竟是『男爲女服』，還是眞的女子，則不能確定。

此石兩側都有殘缺。左邊的建築應是門闕。右上角的雀翎，則可能是最右一人手中所執，和左側對稱。



第三十三圖

第三四圖　兩車象

拓片高四六公分，寬一八一公分。也是石函的一側，但右側和下半已殘闕。出於新津。

所畫和上二十七圖相同。相同，不過城闕之內，還有一石，本書未收。所刻也和此兩者相同；不過城闕之內，還有一個執盾迎候的亭長。

第三十四圖

第三五圖　六博象

拓片高五七公分，寬九公分。就形式看來，也應是石函側面的殘餘。出於新津。

所畫和上二十六圖的左側部分很相似。其不同處僅在（1）兩神人臂皆有翼。（2）几、案而外，尙有兩盂，盂中皆有勺，爲二十六圖所無。（3）圖中的樹和鳥和二十六圖的畫法不同。

總之以畫而論，比較二十六圖爲生動。右側一神人舉手作驚喜狀，和紹興銅鏡上左側一仙人的神態很相似。又德來克在上述文中也有關於此石的簡單描寫。他認六箸爲乾卦，而以爲此兩人因得佳兆而喜，是完全錯誤的。

第三十五圖

第三六圖　龍鹿等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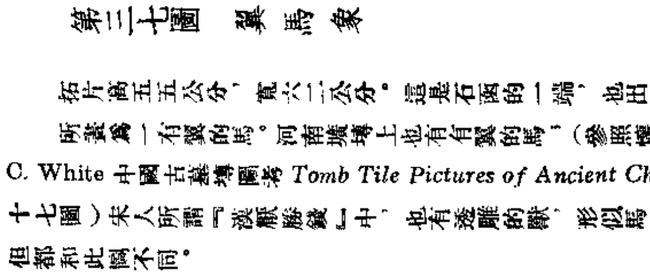
拓片高五五公分，寬二〇〇公分。這是新津所出石函的一側。

這是在許多畫面中最難解釋者之一。右側三人作交語狀。其左一人，高坐於雲氣之上。左手執一物，狀似火炬。再左則爲一騰躍之龍，大約是象乘雲而舉的情形。再左則爲一樹，也是扶桑、若木之類。樹下右邊有一鳥，左邊有一鹿。鹿的上端還有一大鳥，已不全。龍和鹿的旁邊都有若干長條。有人以爲是水草，顯然不確。有人以爲象龍和鹿的羽翼，似乎也不甚合。

至於全部的意義則目下尚無可言。

第三十六圖

第三七圖　翼馬象



拓片高五五公分，寬六二公分。這是石函的一端，也出於新津。所畫爲一有翼的馬。河南墓塼上也有有翼的馬，（參照饗庭光 W. C. White 中國古墓塼圖考 *Tomb Tile Pictures of Ancient China* 第七十七圖）宋人所謂「波斯馬圖」中，也有透雕的獸，形似馬而有翼，但都和此圖不同。

第三十七圖

第三八圖　朱雀象

拓片高六一公分，寬六七公分。也是石函的一端，出於新津。腹部有鱗紋，爲以上諸圖所未見。

第三十八圖

第三九圖　朱雀象

拓片高五八公分，寬六九公分，也是石函的一端，出於新津。形態和上一圖相似，而表現較上一圖爲生動。

第三十九圖

第四〇圖　魯秋胡等象

拓片高七四・五公分，寬二一三公分。也是石函的一側，出於新津。下半已有殘闕。

所畫全部共七人，似乎可以分爲三部分。

第一部分爲右側的三人。兩人握手交談。衣上都垂着三尺的紳帶。結帶的形式和孝堂山西壁畫象中所見不同。較左的一個執圭肅立，狀特恭謹。頭上戴着銳頂的冠。洪頤煊平津館讀碑記指這一類銳冠爲賤者所戴，大概是對的。不過山東畫象中所見，其高度不如此冠之甚。

第二部分爲中間相對的兩人。在右的一個戴幘拱手，在左的一個一手拊劍，一手執弩。劍很長，這是漢代習見的形式。樂浪所出漢劍便有長三尺以上的。以上兩部分的故事皆未詳。

第三部分爲左側的二人，一男一女。這是畫魯秋胡的故事。秋胡妻的姿態很優美。秋胡本人則帶劍結帶，張手注目。這個故事也見於武梁祠第三石和前石室第八石。第八石現已缺泐，無可考。第三石所畫也是一株桑樹，樹下一筐，和二人途遇的光景。不過部位的左右，恰好和此圖對易。同時第三石中的秋胡肩擔一囊，而此圖的秋胡則僅帶一劍，兩者也稍有不同。

這是石函中雕刻最精者之一。就秋胡部分而言，不但後來列女傳中所畫的遠不及此，便是武梁祠第三石也不如此圖的生動。

第四十圖

第四一圖　雙闕亭長象

拓片高七三公分，寬六二公分。這是石函的一端，和第四十圖爲同一具。

所畫爲雙闕之形，兩旁也都有子闕，和第二十九圖相似。中間一個亭長，雙手捧盾作候迎狀，這也是漢代畫象中習見的題材。後漢書逸民逢萌傳說：『家貧，給事縣爲亭長。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李賢注：『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卽指此。

第四十一圖

第四二圖　鳳象

拓片高七三公分，寬六五公分。這是石函的另一端，和上四十、四十一兩圖爲同一具。

所畫爲鳳凰棲樹之形。在右而戴勝的爲鳳，在左而含穀的爲凰。在古代傳說裏，鳳凰來集，是作爲祥瑞的徵兆的。

第四十二圖

第四三圖　孔子問禮等象

拓片高六六公分，寬二一七公分。這也是石函的一側，出於新津。全石已分裂爲三段。

所畫共七人，也可以分爲三部分。

第一部分爲右側的兩個，握手對語，和第四十圖右側的兩個相似。不過從服飾看來，這兩個的部位恰好和第四十圖的兩個對易。上有兩榜，一曰『東海（葉？）太守』，一曰『卽墨少君。』（就字形看，很像少君兩字。不過畫的是帶劍的男子，並非婦人，故疑有誤。）此故事未詳。

第二部分爲孔子問禮的故事。有榜書三：曰『口子』，曰『孔子』，曰『老子』。以射陽石門第一層來比較，可知第一榜不清楚的字是『弟』。孔子左向執贄，老子右向相迎。孔子之後手捧簡冊的是弟子。順序也完全和射陽畫象相同。

山東嘉祥武宅山也有孔子見老子的畫象，便是黃小松移到濟寧的一石。所畫的方向和此不同。老子在右，孔子在左。孔子後一人也手捧簡冊。因爲未冠，所以阮元馮雲鵬疑其是豎子。這裏畫的作已冠狀，正和榜書的『弟子』相合。

又武宅山畫象中的老子和孔子修短相若，而這裏所畫的老子特短。在這一點上，嘉祥洪家廟所出畫像（金石保存所編號爲畫像九）恰好相似。上層右側一人執贄鞠躬。中間一人與之相對，較短而仰視。左側一人拱手肅立。雖則沒有榜書，但執贄的顯然是孔子，中立而仰視的顯然是老子。兩者的修短也很懸殊。所以此兩畫可能出於同一淵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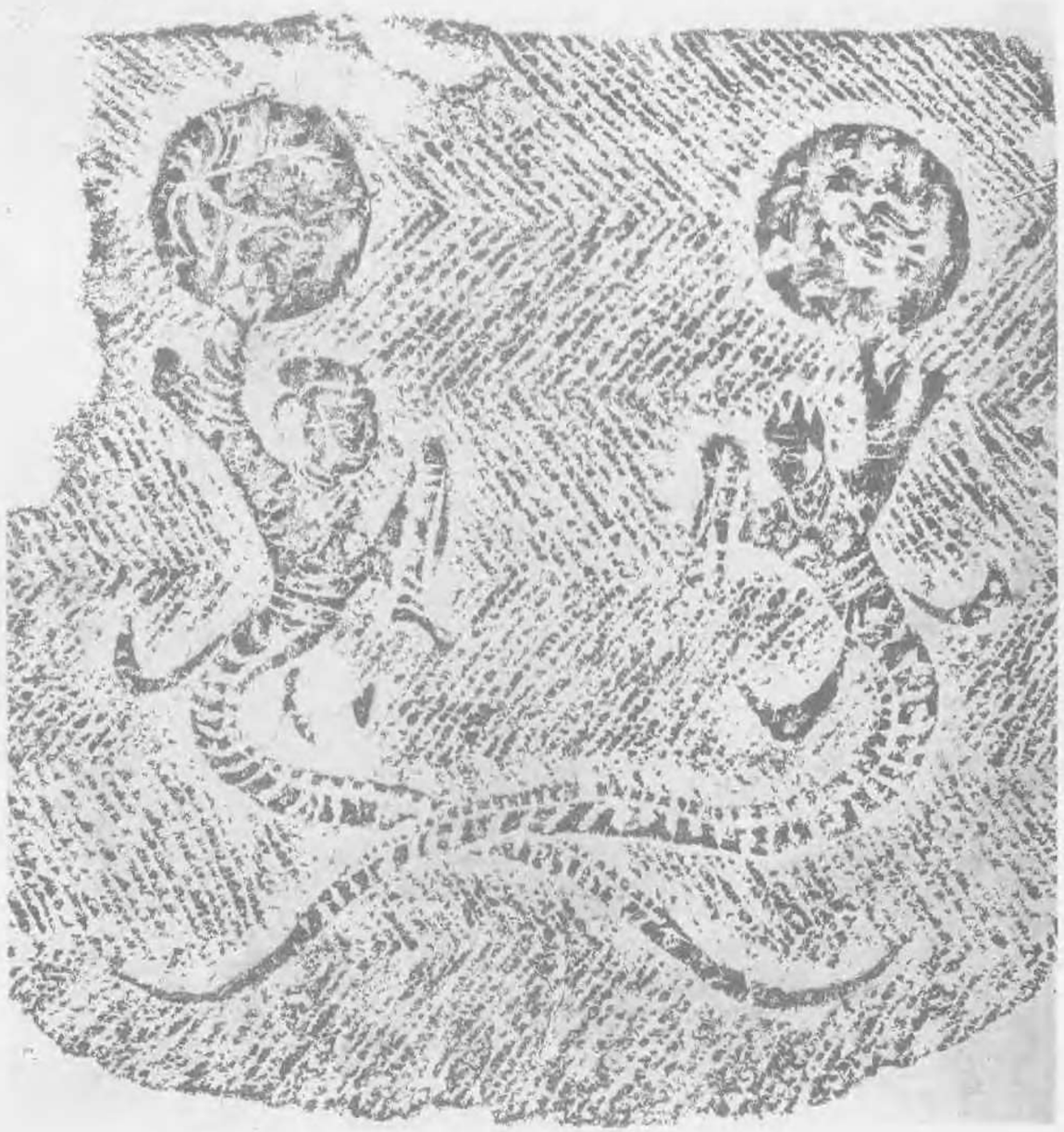
第三部分爲兩人相對。有榜書二：曰『神農』，曰『倉頡』。（原刻雖已漫漶，但詳細審視，確近此兩字。）神農一手拄杖，一手以物納口，大約是嘗百草之狀。倉頡手執一三歧之物。（營城子主室奧壁所畫雲氣中的羽人，其左手所執爲一四歧之物，和此相似。參照營城子圖版第三十六、三十六a、三十七。）不知和製作文字有何關係。（最近山東沂南所出漢墓畫石，也有一兩人對坐之象。左側一人，有榜書曰倉頡。一手伸張。右側一人，有榜而未刻。手執樹枝，大約也是神農。由此可知神農和倉頡連舉，正是當時的風尙。）新津所出石函雖則不少，但有榜書的則只此一具。

第四十三圖

第四四圖　伏羲女媧象

拓片高七〇公分，寬六七公分。這是石函的一端，和上一圖爲同一具。

所畫也是伏羲女媧蛇身相交之象。身上各有兩翼，和第二十八圖稍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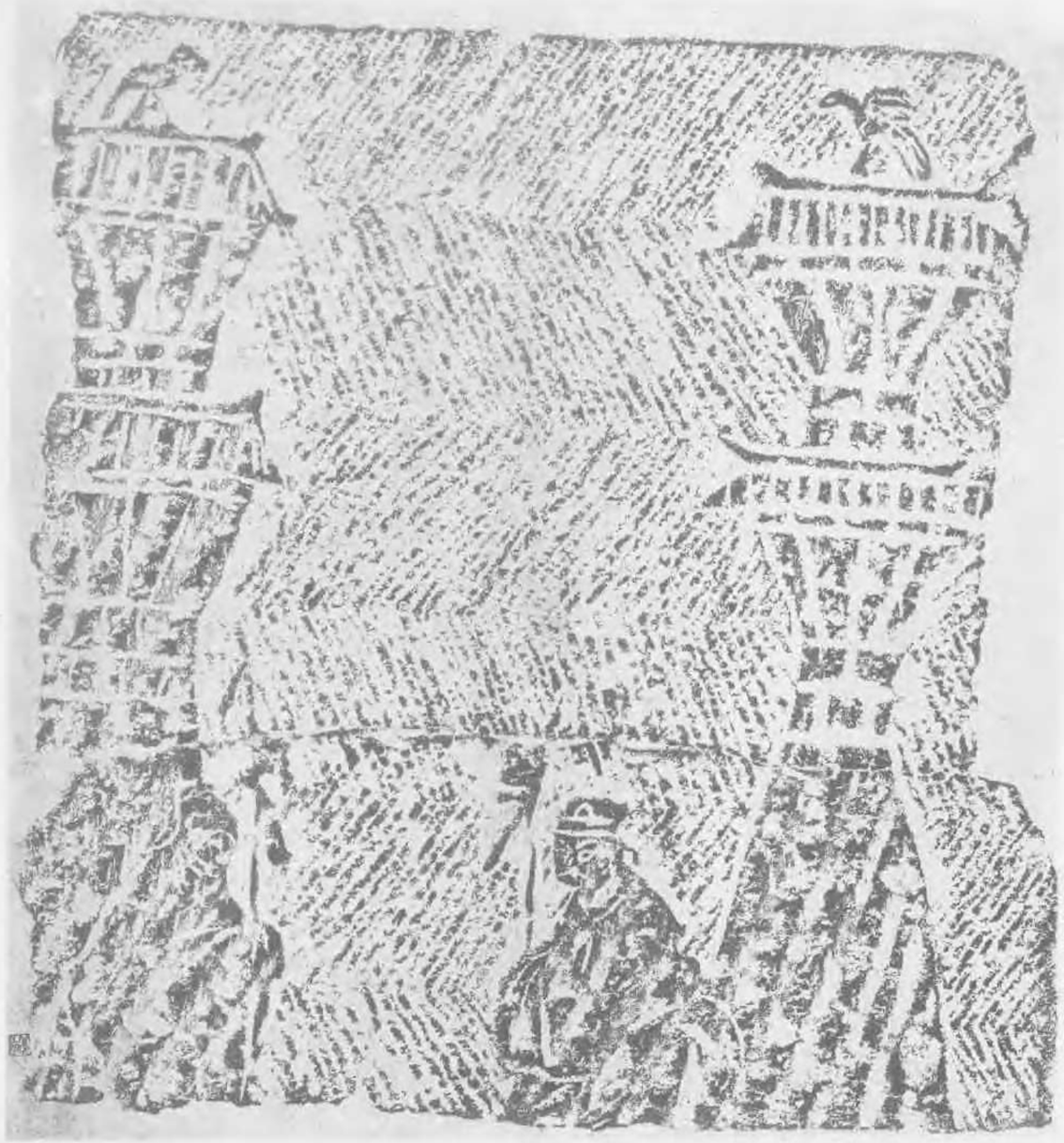


第四十四圖

第四五圖　雙闕象

拓片高六六・五公分，寬六三・二公分。這是石函的另一端，和上兩圖爲同一具。因爲石已殘，所以尺寸較四十四圖爲小。

所象也是雙闕，不過兩旁沒有子闕。闕首有鳥飾，大約如古書所謂銅雀之類。闕旁有兩人執戟，都是亭長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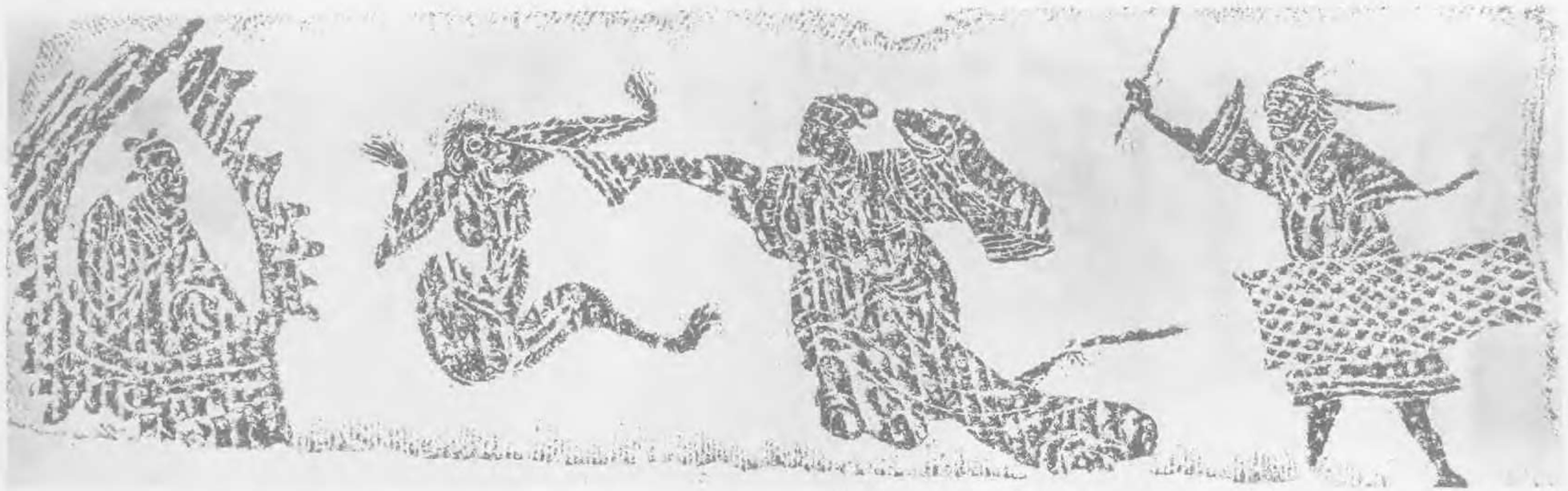


第四十五圖

第四六圖　戲猿象

拓片高六七公分，寬二一・五公分。這也是石函的一側，出於新津。

所畫也是猿戲，和第三十二圖相似。其中不同之點，爲(1)三十二圖的猿大約是假裝的，同時爲人所擁，而此圖則是一個眞猿，單獨和人作戲。(2)三十二圖中的三個人似都以物蒙目，而此圖不然。左側另有一人坐廬中作觀賞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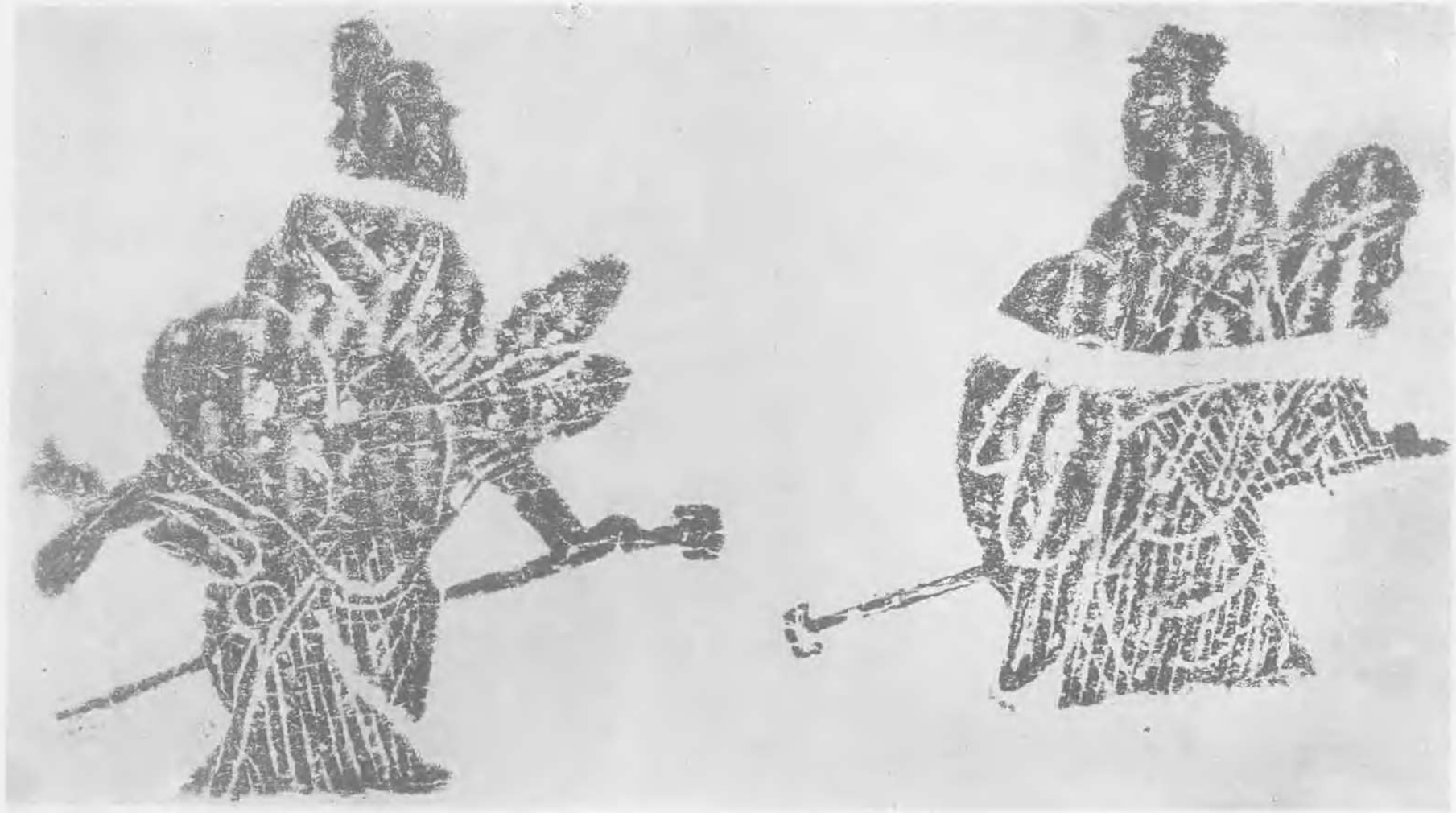


第四十六圖

第四七圖　帶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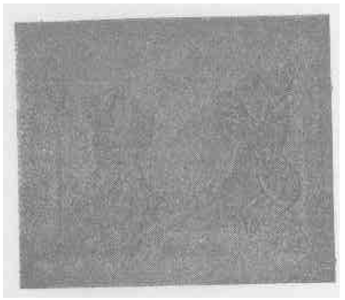
拓片高四九·五公分，寬九〇公分。這也是石函的殘存，部位不詳。出於新津。

象兩個帶劍的人，相對交語，不知演何故事。



第四十七圖

第四八圖　藏彊（？）象



拓片高六三公分，寬八〇公分。這也是石函的一部分，原石已殘闕，部位不詳。（參看附圖）也出於新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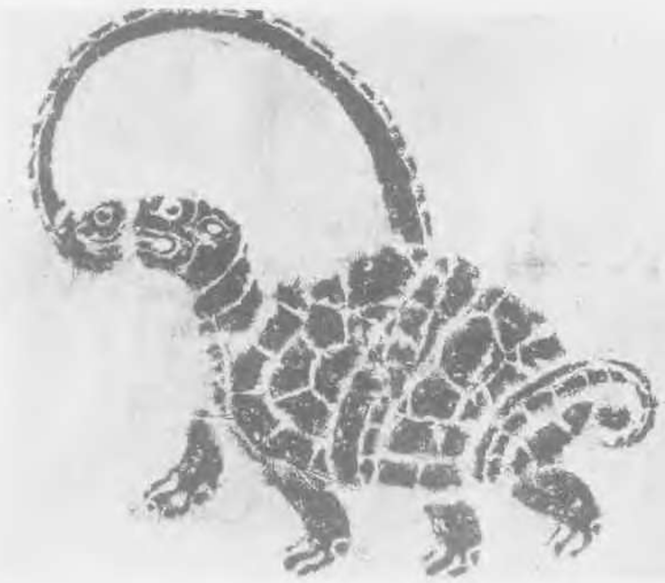
所畫爲兩人對坐。在左的手執一物，形似版牘。在右的伸手欲取。同時兩人各另舉一拳作投擊狀。這顯然也是漢代游戲的一種，現在假定爲藏彊，不知合否？

第四十八圖

第四九圖　王暉石棺朱雀象　玄武象

朱雀象拓片高五〇公分，寬七四．五公分。玄武象拓片高三六公分，寬三九公分。這個石棺出於西康蘆山，目下仍在原地。朱雀象在棺的南端，玄武象在北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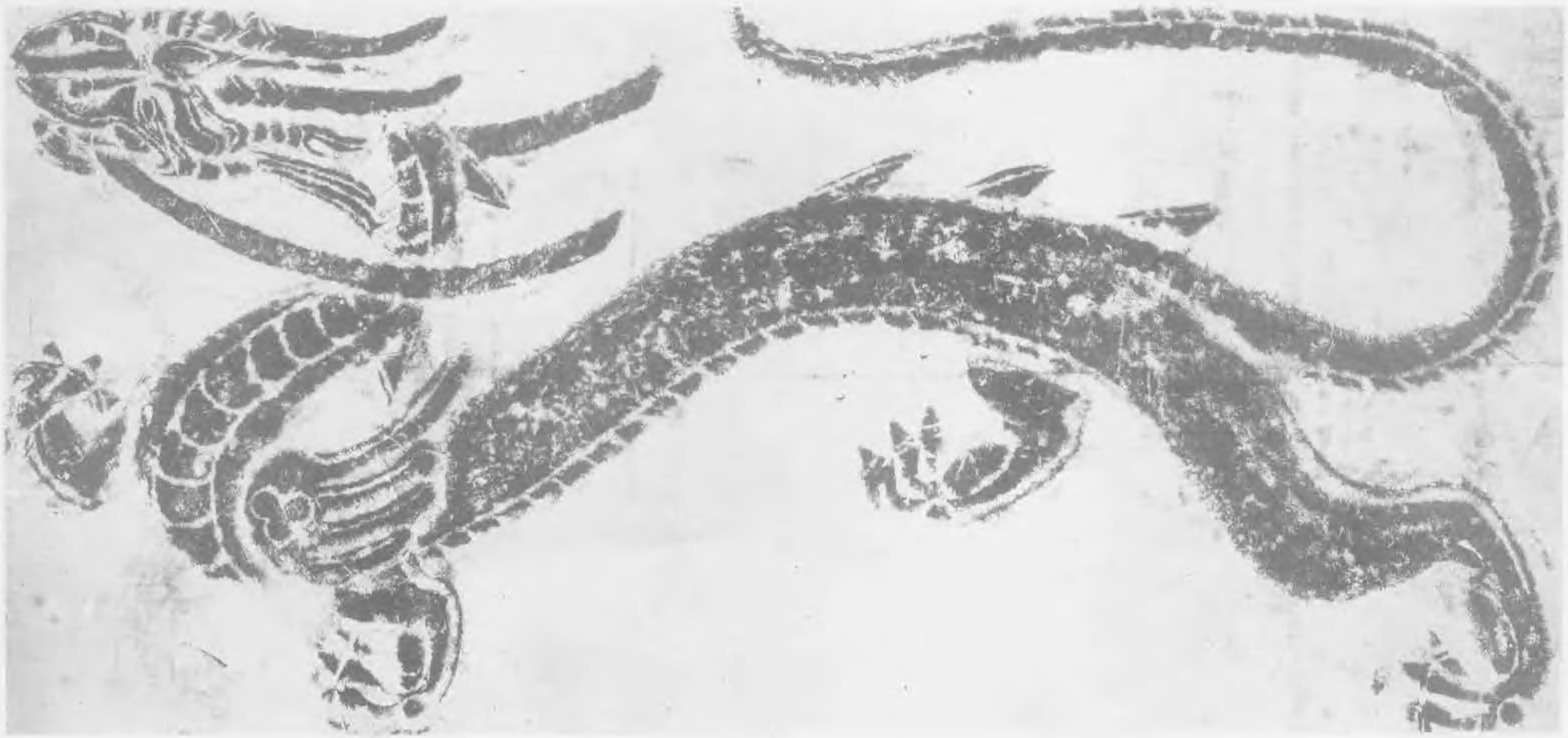
銘文左旁有一個鱗身有翼之人，頭戴步搖，一手執銘，露其半面。在這裏顯然是代替朱雀，這是在漢代石刻中極少見的。有人懷疑這個銘文不可靠，因爲以『拾』爲『十』，是漢代銘刻中所未見的。然而『哀』字作『悎』，也見於孌敏碑、柳敏碑、李翊碑等。這些都是蜀中的刻石，年代也都在漢季。可見這種寫法正是當時的風尚，也許不是作僞的人所能想到的。上計史是年終時候上計簿的官吏。



第四十九圖

第五〇圖　王暉石棺青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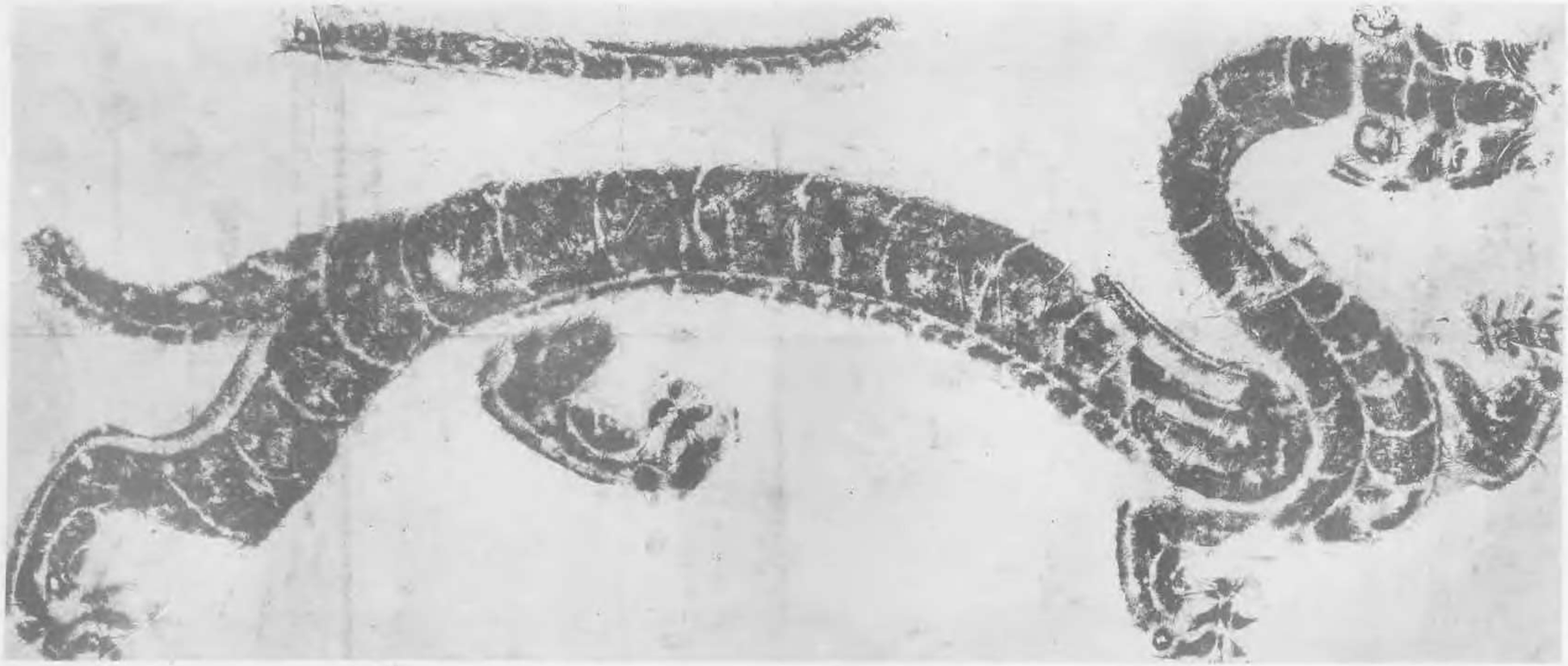
拓片高五九公分，寬一二公分。這是和上圖同一石棺的東側。這個青龍和闕側所刻的不同。背上有三根脊骨，和南陽漢畫象纂存第九圖相似。



第　五　十　圖

第五一圖　王暉石棺白虎象

拓片高五八公分，寬一三七公分。這是和上兩圖同一石棺的西側。此刻不如上一圖的雄勁。尾部也已有缺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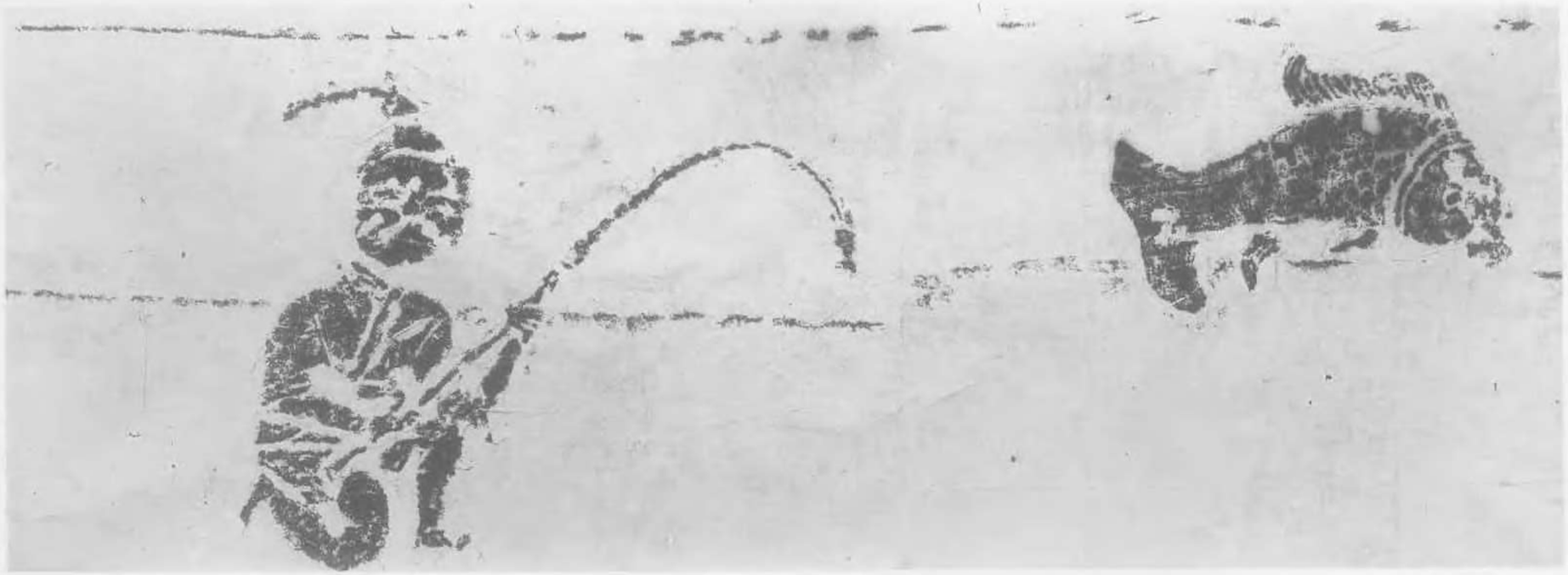


第 五 十 一 圖

第五二圖　垂釣象

拓片高三四公分，寬八三公分，原刻在樂山麻浩的一個享堂之內，原部位可看卷首圖丙。

畫一個人持竿釣魚，頭髮結束得很奇特。前面的一個魚有相當長的脊鰭，形似鯉魚科的 *Labe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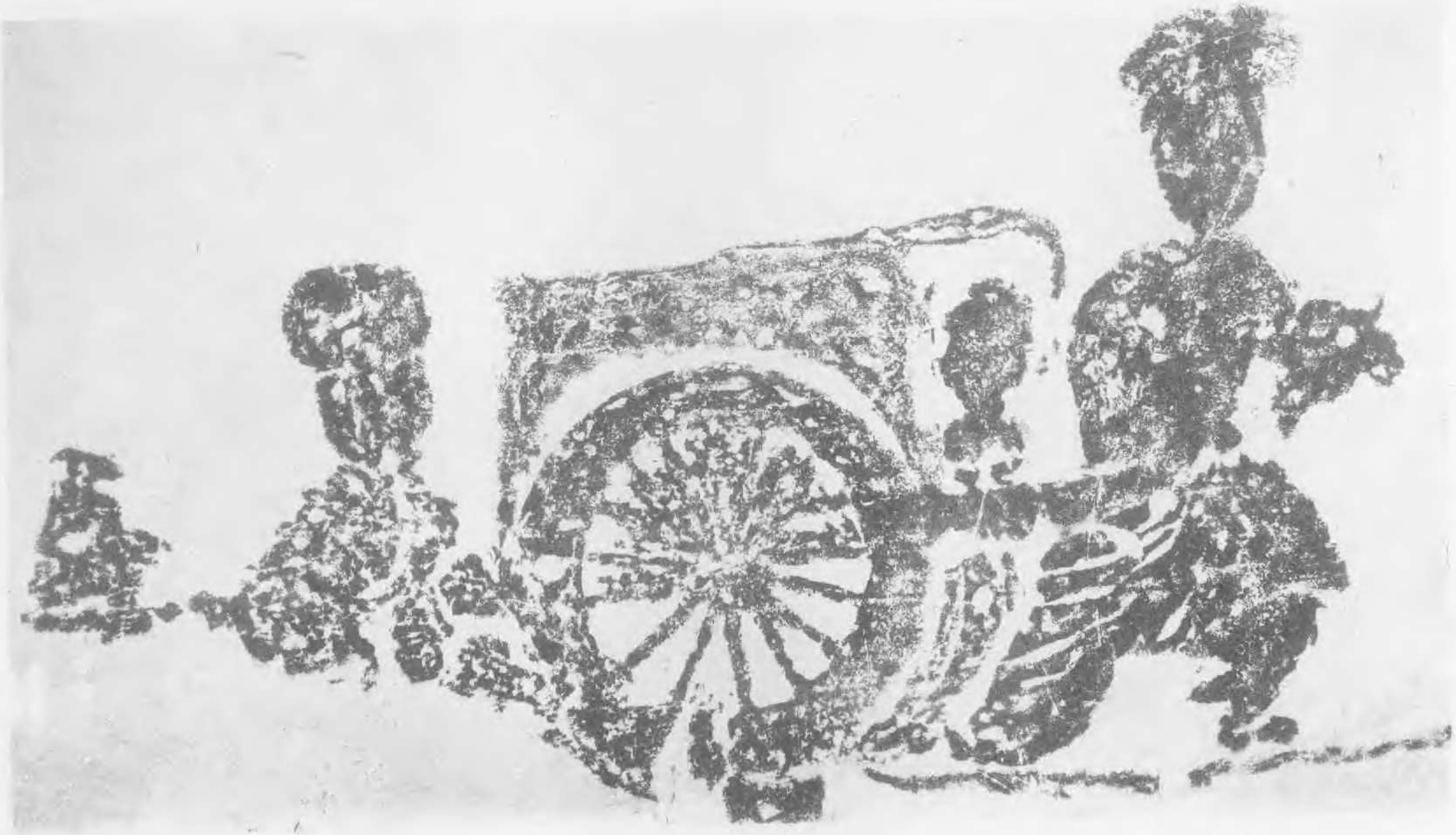


第五十二圖

第五三圖　挽輦象

拓片高六〇公分，寬一〇四公分。這和上一圖刻在同一享堂內，原部位也可參照卷首圖丙。

象一個人挽着一有蓬雙輪的輦。輦後有一人推着。其後似乎還有一人，但原石已損壞，無法辨認。在樂山柿子灣另一崖墓的享堂壁上，也有一個挽輦的圖。上面無蓬。輪上也沒有輻，比此圖更簡單。這種表現當時平民生活的畫面，在山東河南兩地的畫象裏似乎還沒有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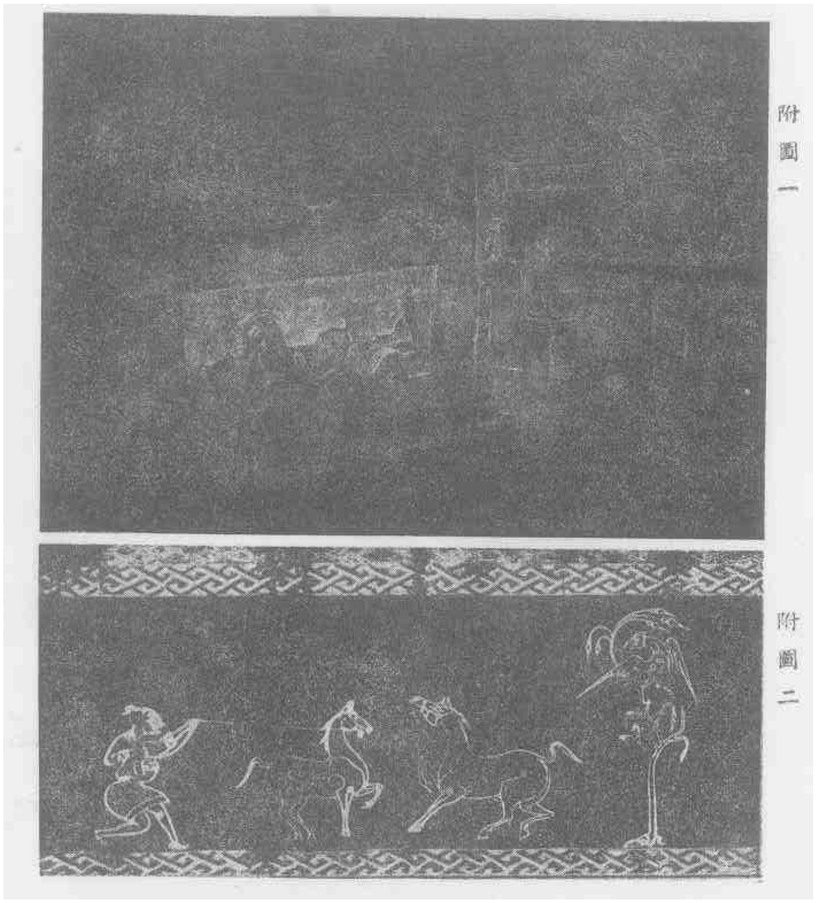
第五十三圖

第五四圖　挽馬象

拓片高五一公分，寬一四〇公分。原刻也在麻浩享堂的壁上，其部位參看附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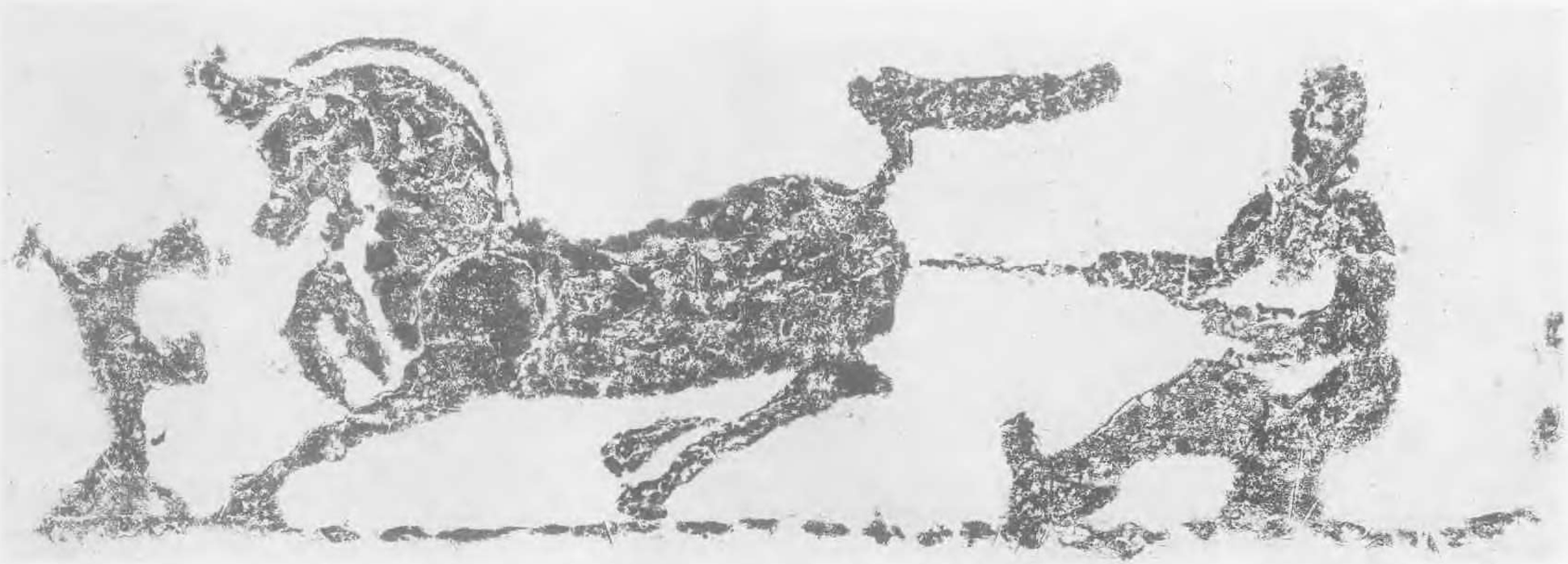
畫一個人用繩索挽馬。人和馬都非常矯健，特別是馬的姿勢。在河南出土的壙墓上有一個非常相似的畫面。也是一個人用索從後面牽馬，也是馬一足翹舉作不馴服的姿態，不過左右的方向恰恰相反而已。（參看附圖二）

由壙墓的比較上，可知在馬前的大約也是一株樹，上半已漫漶。



附圖一

附圖二



第 五 十 四 圖

第五五圖　荆軻刺秦王象

拓片高六三公分，寬三七六公分。也刻在麻浩享堂的壁上。

左側是兩個衛士，正作驚竄狀。其次是秦王，一袖已斷，正回頭作擊荆軻狀，手中所執物不明。再次則荆軻爲衛士所擁，怒髮飄動。中間是銅柱，柱上旋繞之物甚似一條蛇，其實應該是匕首。最右側俯伏在地上的是秦舞陽。在他面前的是樊於期的頭和匣。

武梁祠第一石和前石室第八第十兩石都有此象。第八石已泐。武梁祠第一石只有秦王、秦舞陽、荆軻和擁軻的衛士四人，較此圖爲簡單。前石室第十石除了左側也有驚倒的兩衛士而外，秦王之旁和荆軻之後又都有持盾執刀的衛士，較此圖爲繁複。總之這三者雖詳略不同，而就全部布局看來，實出於同一底本。

第五十五圖

第五六圖　朱雀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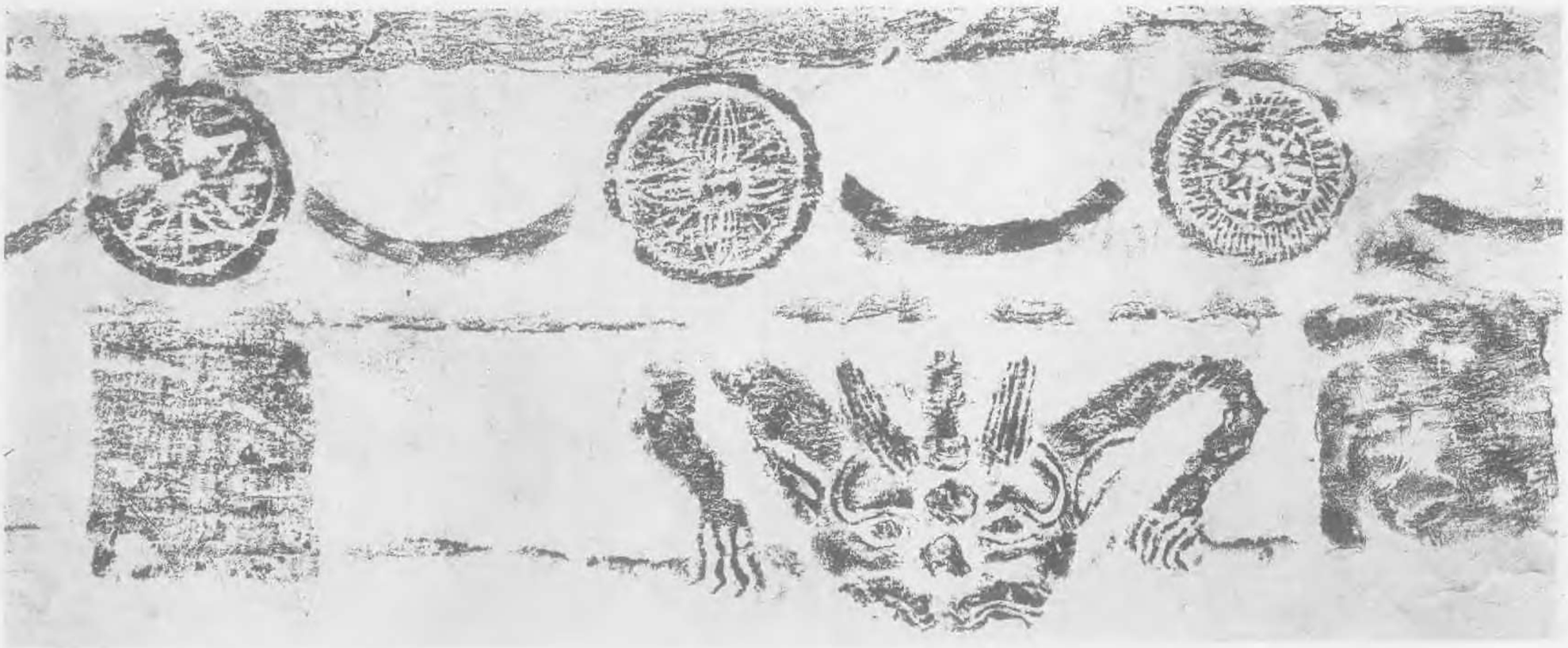
拓片高三〇公分，寬四四公分、原刻在驅浩享堂的瓦當之下。

第五十六圖

第五七圖　瓦當象

拓片高四二公分，寬一〇七公分。原刻也和以上幾圖在同一享堂的，部位可看卷首圖丙。

上排爲三個瓦當形。左邊二個都作花瓣紋；右邊一個作雲紋；（羅振玉秦漢瓦當文字對於相似的瓦當但稱爲畫瓦，未定花紋名稱。）這都是樂山享堂內最常見的圖案。下排二個柱頭形上沒有花紋。中間爲一個獸首，也是墓門上所常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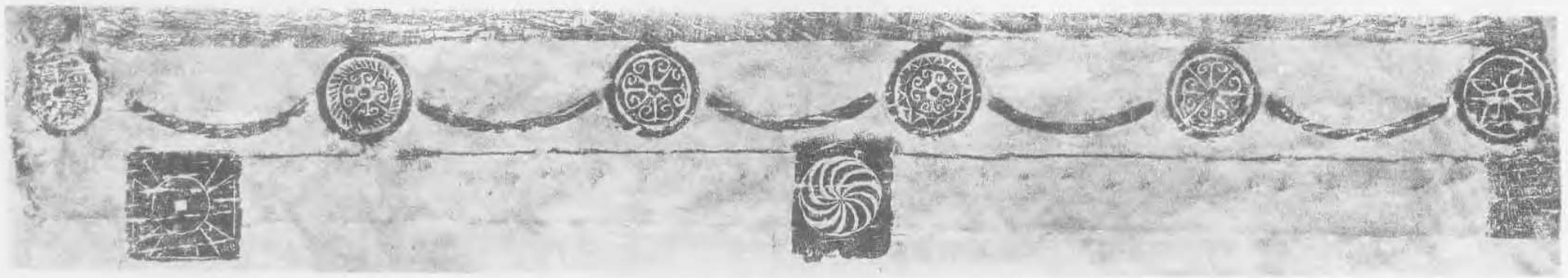
第五十七圖

第五八圖　瓦當象

拓片高三八公分，寬二二八公分。原刻在麻浩另一享堂內，卽在上一圖的左旁。

上排爲六個瓦當形，中間四個是小有變化的雲紋，兩旁兩個是花瓣紋，和上一圖大體相同。比較奇特的是下排柱頭形上的圖案，左邊的一個很像日晷。據作者所知，現存漢代的日晷有兩個。一個是在呼和浩特出土的，已往爲端方所藏，其圖見於匋齋藏石記和廣倉學窘藝術類徵。另一個解放前已流散到加拿大。其圖見於一九三八年加拿大王立天文學會雜誌。劉復曾著過一篇西漢時代的日晷，載國學季刊三卷四號。這個花紋和它們都很相似。畢竟是無心的偶合還是有意的摹仿，現在無法斷定。如果這一個確是像日晷，那末，中間一個柱頭形上所刻近似毬形的可能是象太陽。右邊的一個是素的，和上一圖相同。

巴伯爾（E. Baber）在他的『中國內地的旅行和研究』裏曾說到在敍府的崖墓裏發現了一個瓦當形和柱頭形的比率，便是每十三個瓦當形的寬度，在樂山方面我們還沒有量算過。仰從此圖和上一圖看來，柱頭形的出現數比較的多，所以比率顯然不同。



第五十八圖

第五九圖　端坐者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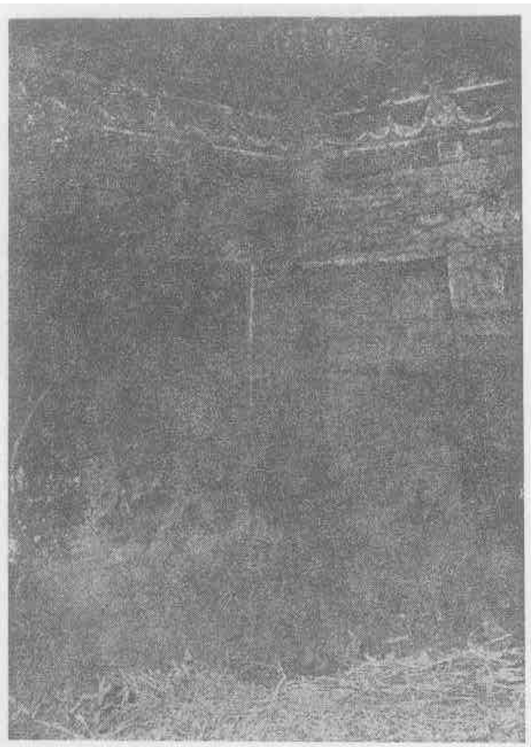
拓片高三九・五公分，寬三〇公分。原刻在麻浩享堂的樑上，其部位參看第五十四圖附圖一。

象一人端坐，右手張開，左手所執可能是組紲之類。最奇特的是頭部外有圓圈，很像釋家所謂背光。作者於一九四七年初得此拓本的時候，頗懷疑它是漢以後的加刻。後來到樂山參觀，才確信它和其他的雕刻同時。除了麻浩這一刻而外，柿子灣一個大洞裏，兩個羨道入口之楣，即通常刻所謂古錢文的地方，也有類似的雕刻（參看第六十三圖附圖一），和其他畫象也顯然是同時的製作。現在把麻浩的一刻收在這裏，希望圖內學者加以考定。

山東兩城山畫象裏也有一人端坐屋中，和此相似，頭部似乎也有圓圈，（見漢代畫象全集初編第四十五圖）但拓本不甚清楚。未見原刻，不敢確定。

第五十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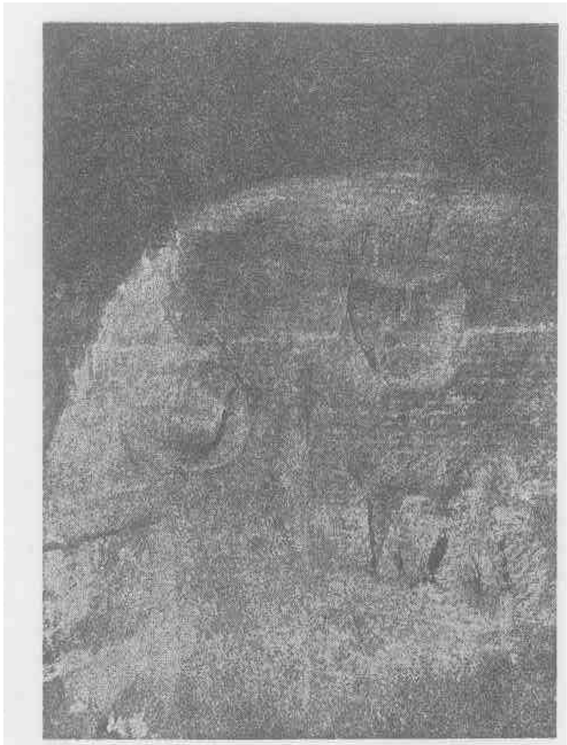
第六〇圖　大虎象



拓片高一四〇公分，寬一〇八公分。原刻在樂山柿子灣一享堂的左壁，其部位如附圖。

象一虎膺躍，張口舉尾，畫法和南陽墓門上所刻的有些相似（參照南陽漢畫象彙存第四四以下諸圖）。柿子灣的畫象絕大多數都是較高的浮雕，只有此虎刻得較低，同時還有陰刻的虯紋，和石函上的刻法相近。

第六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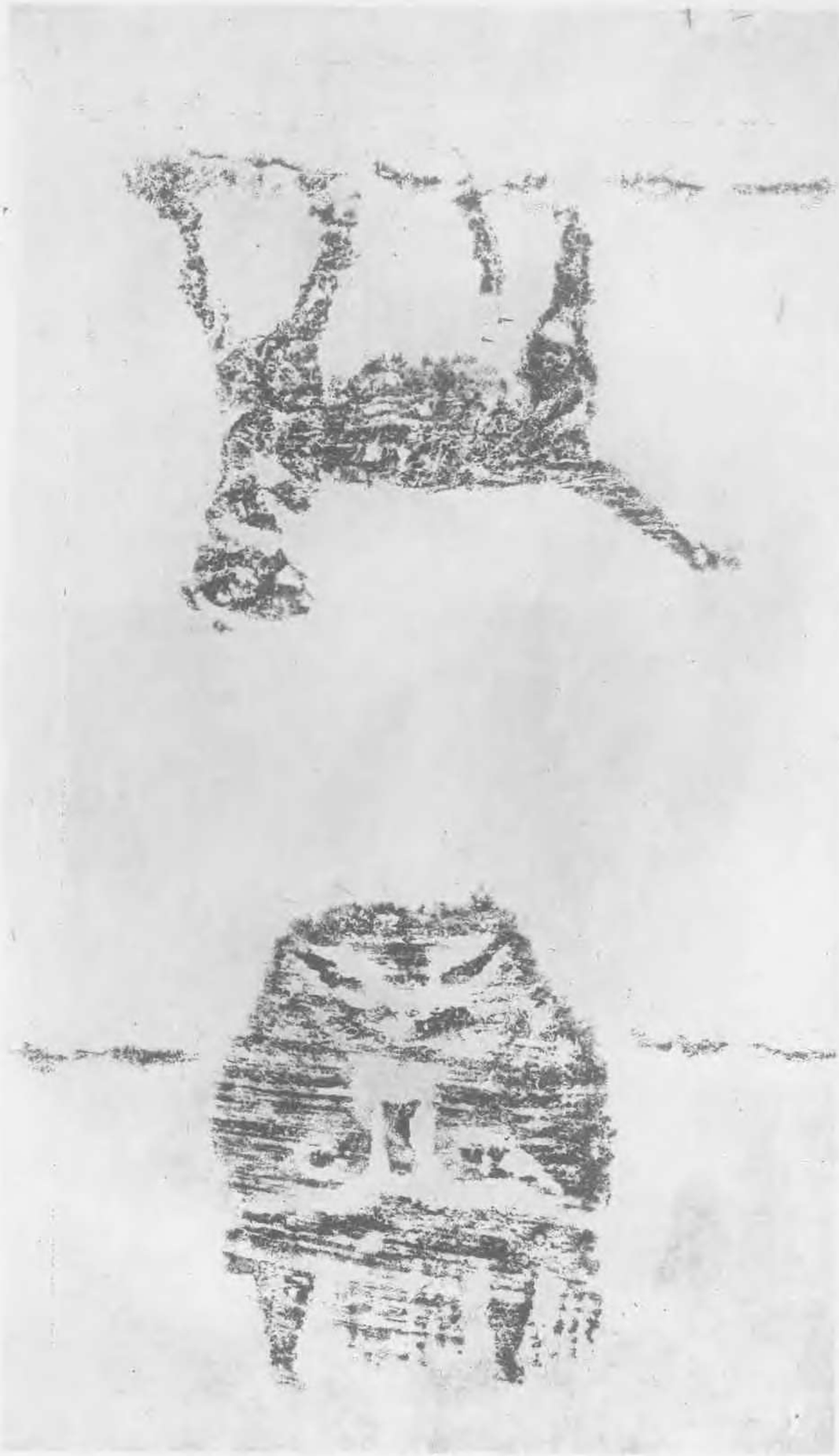


第六一圖　面具象狗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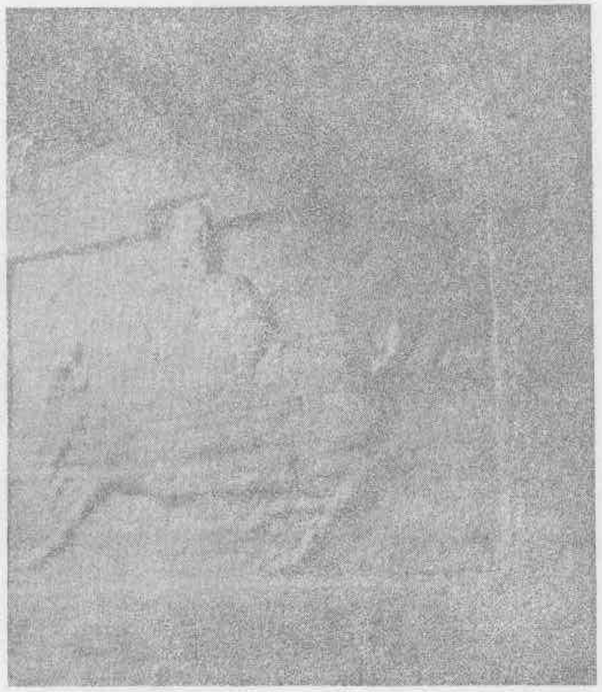
拓片上高三〇公分，下高二九公分，寬三六公分。原刻和第六〇圖在同一享堂內，六〇圖的虎在左壁，這兩者在右壁，其部位如附圖。

上是面具，額際有兩角。武氏祠西闕建和銘文上端也有一形似面具的，上有三角，可以參看。下爲一狗，作迴首吠人狀。

第六十一圖



第六二圖　大馬象



拓片高一一〇公分，寬一三七．五公分。原刻在樂山柿子灣一享堂的外壁上，其部位如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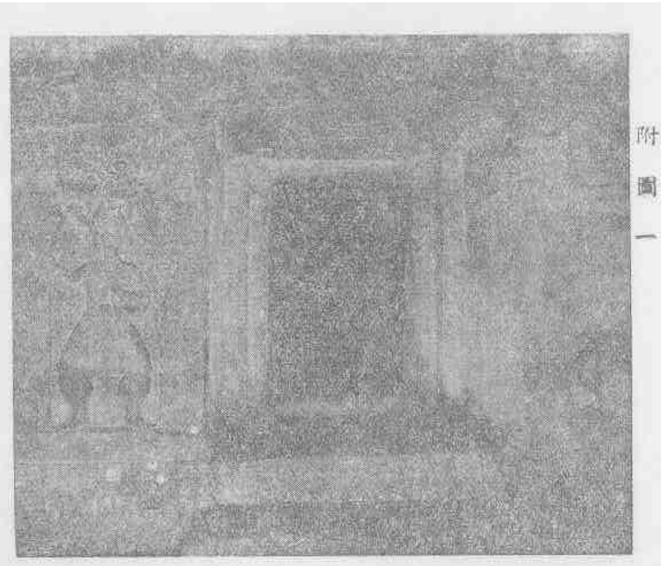
象一人手執便面，騎在馬上。馬則頂有飾，尾有駘，正作疾馳之狀。

隸續卷五有金蔡閥畫象。一人手執便面在馬上，左向，和此很相似。洪氏說：『一人執扇乘馬。』是宋人早已知道這是便面。石索加以駁辨，以爲是執符。反誤。

第六十二圖

第六三圖　亭父象

拓片高九七公分，寬四七公分。原刻在柿子灣一亭堂內羨道口的左側，其部位如附圖一。（在羨道口的兩側刻兩個人，這是柿子灣一帶所最多見的。尺寸和細部雖則小有出入，而大體相同。這裏拓片的原刻因地點關係，無法攝影，所以現在拿另一對相似的來代替。好在在了解部位上的功用是一樣的。）



附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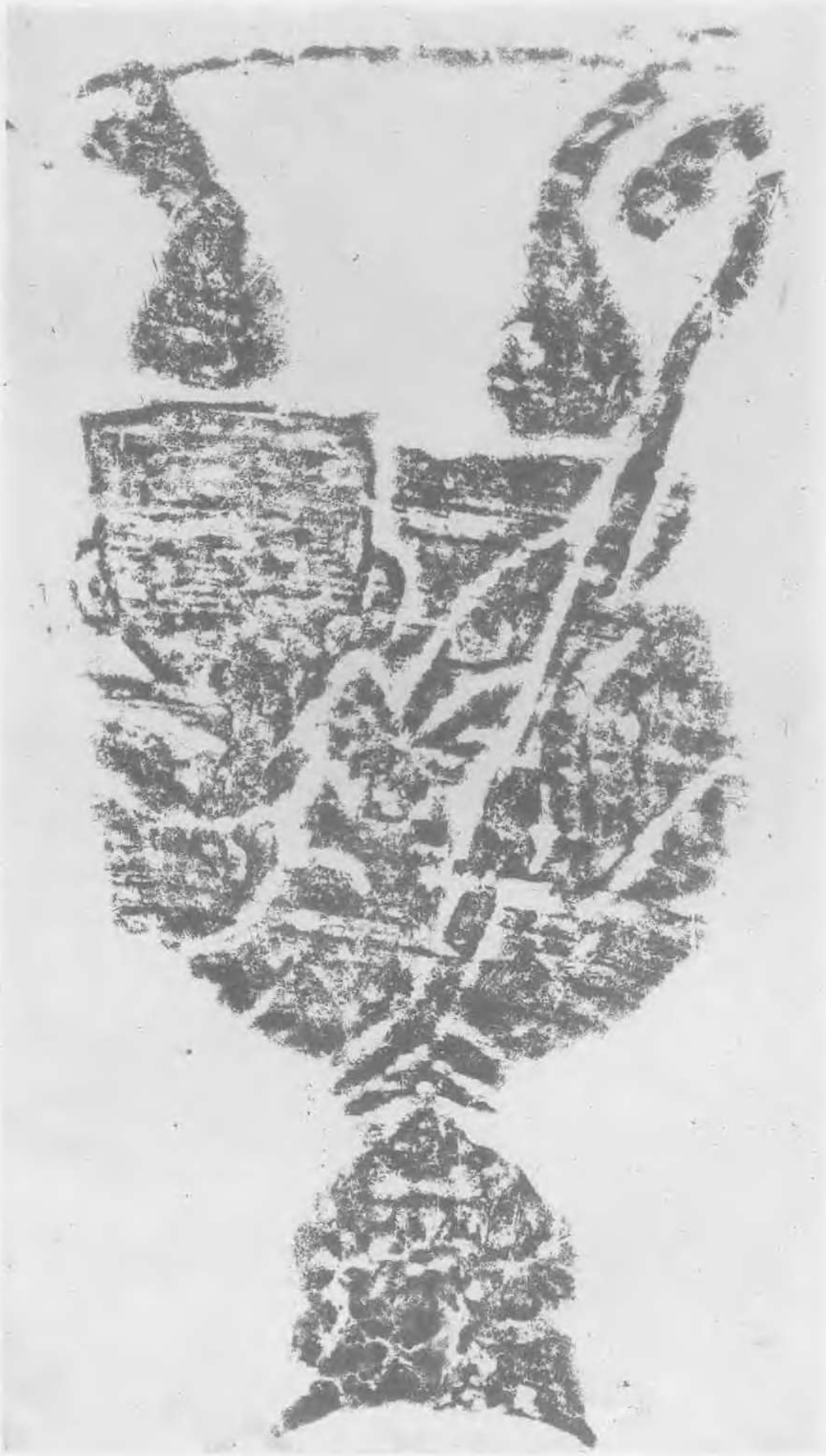
象一個人左手執箕，右手執鋤（也有人以爲仍是帚），這說明了他的職守是掃除。原刻是較高的浮雕，同時頭部已略有缺損；所以椎拓的結果，竟作兩歧之形。原來的頭飾並不如此。

新津一帶崖墓裏所出的漢代陶俑，也有手執箕鋤，和此圖完全相同的。同時其他地區所出的陶俑，例如羅振玉古明器圖錄，濱田耕作支那古明器泥象圖說等所收，還未見有類是的形式。所以附印兩例（附圖二），以供參考。

至於此圖何以名爲亭父，則請看下圖的說明。

附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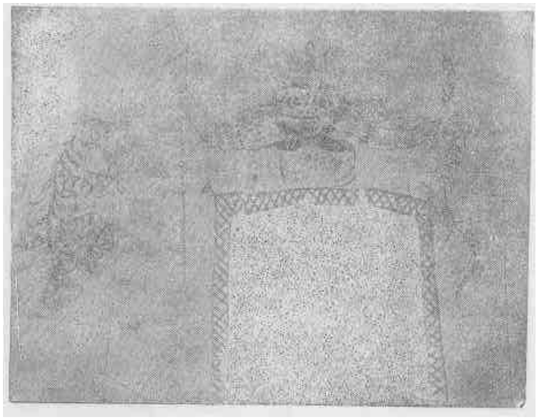
第六十三圖



第六四圖　求盜象

拓片高九九公分，寬四九公分，原刻在羨道口的右側，和上圖爲一對。其部位可參看上圖的附圖一。

這一個人和左側的一個不很相同。第一，原來的裝飾比較奇特，額上似乎有二個角，和上六十一圖的面具相似。耳上也有圓形的飾物。第二，兩手所執物也不如上一圖的明確。第三，在陶俑中還沒有發現相同的事例。因是種種，解釋至難。作者再三推究。最初見營城子主室南外壁壁畫有如下一圖：



兩者間頗有相似的地方。因此假定他左手所執的也是蛇，而右手所執的也是麻。然而營城子所畫的，形貌醜怪，在人獸之間，這裏顯然是人。同時手執蛇麻的意義在文獻中也找不到線索。水野清一曾引了山海經『雨師妾在其北，兩手各執一蛇』的話，而自以爲不易比定。由作者看來，這是全不相干的。（駒井和愛玄武圖紋私考以爲這裏的蛇似即代表玄武，也不確。）其次，作者又想到神荼和鬱壘。論衡亂龍篇說：『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縛以虞索，執以食虎。』山海經風俗通義等所述略同。這裏左右恰好是二人，左手所執的可能正是縛鬼的虞索。（營城子的蛇大約也是虞索之訛，因爲其旁正有一虎。）然而左側一個顯然是祠墓的執事，和這個傳說不符。所以這一假定也有困難。最後，作者以爲比較可能的應該是亭卒。漢書注說：『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上一圖手執箕鋤，正和開閉掃除的工作相合，所以應該是亭父，而這一圖是求盜，所以左手所執的應該是繩索而不是蛇，右手所執的也應該是斧鉞而不是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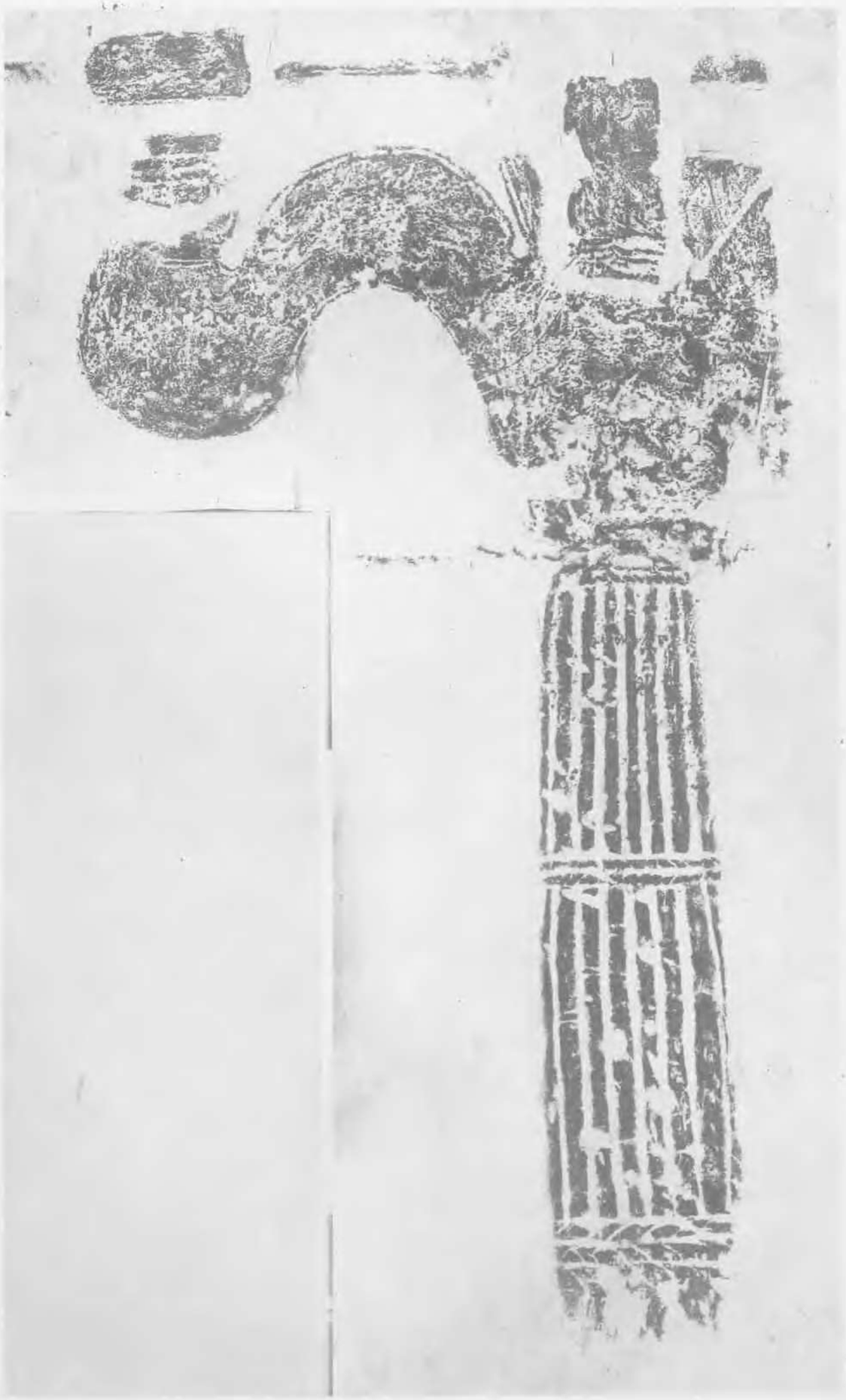
也許有人懷疑，這裏是羨道而不是亭舍，何以要圖繪亭卒？這是容易解釋的。在羨道口畫亭卒，正和在羨門上畫亭長一樣，都表示着守護墳墓的意思。

第六十四圖

第六五圖　斗栱象

拓片高一五七公分，寬八五·五公分。原刻在柿子灣一個享堂之奧。現在只拓了左半，右半未拓。

關於斗栱的形式和功用，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四年第七期羅哲文先生的論文有詳細的描寫，可以參看。相似的雕刻見於各個享堂內的很多。（也有下作分叉狀的）這一個有橫直條紋，比較美觀，保存的情況也比較良好。



第 六 十 五 圖

第六六圖　鯉魚象

拓片高一一三公分，寬四一公分。原刻在栖子灣一亭壁內柱頭紋之旁。

所象爲一鯉魚，學名應爲 *Carassius auratus*。

第 六 十 六 圖

第六七圖　鼠嚙瓜象

拓片高一五公分，寬四九公分，原刻也在柿子灣一享堂內柱頭紋之旁。

所象爲鼠嚙南瓜，因爲雕刻較高，所以拓出後的瓜形較原刻略小。

第六十七圖

第六八圖　猿戲象

拓片高五三公分，寬二六四公分。原刻在柿子灣一個洞口的橫樑上。

中間爲一個面具，左右側有兩猿騰躍作戲，其旁又各有一狗，正對猿作注視狀。

第六十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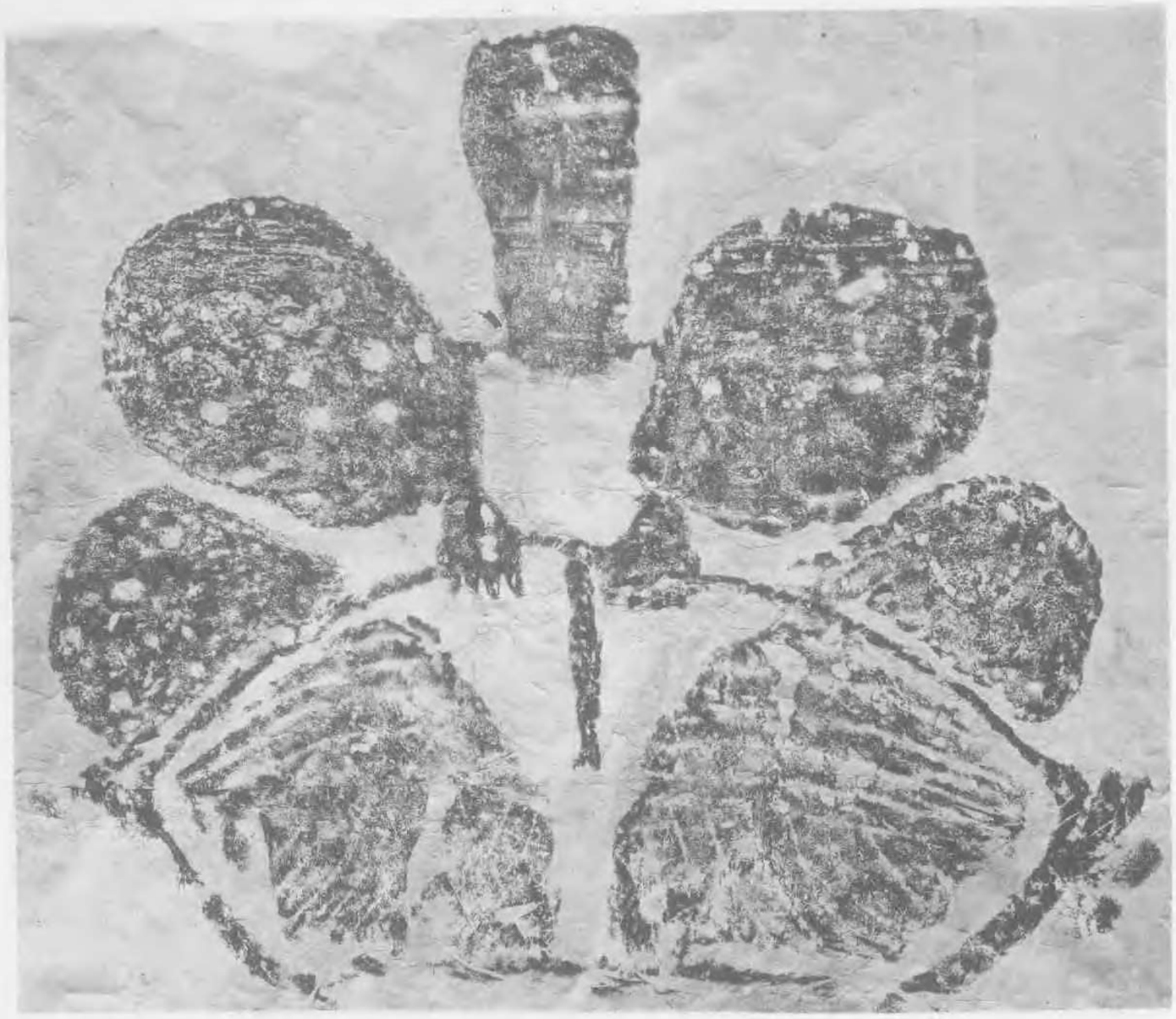
第六九圖　蹶張象

拓片高一二〇公分，寬一三七公分。原刻在柿子灣一大洞口，其部位如附圖一。這個拓本是一九四七年所製。下一年便有人在面部加刻兩眼，破壞了原刻的素樸美，眞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原刻較突，最高處約有八公分餘，椎拓不易逼眞，所以另附一細部的照片，如附圖二。

所刻爲一材官坐地蹶張之狀。兩足抵弩隱，兩手引弩弦。手足都很肥，大約是表徵着用力的光景。相同的題材也見于武宅山前石室第六石。有二人席地而坐，以足抵隱。（原石右上角已殘泐，上半身已缺失。馮雲鵬雲鵷中溶都有補繪，雖未必正確，然而下半身抵隱的形狀很明。）巍中溶在他的武梁祠堂畫象考裏誤認爲桎梏。劉承幹引漢書申屠嘉傳注：『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踏者曰蹶張，』而以爲是象蹶張。劉說當然是對的。巍氏所以致誤，大約是爲了第六石畫的是側面，手足都作垂直之狀，看不出其用力之所在。現在此圖畫的是正面，手引足踏，精力飽滿，則蹶張之狀很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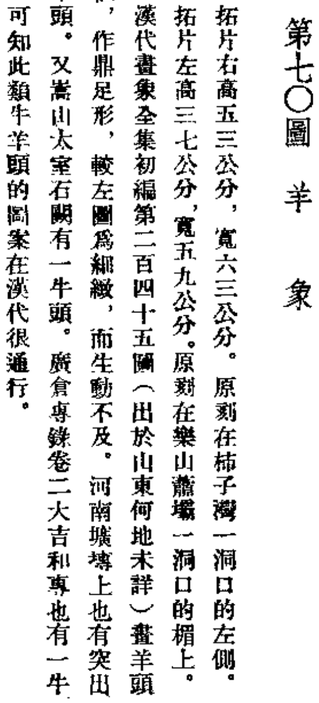
相似而小異的題材又見於河南出土的壙塼。漢代壙塼集錄第三十圖和中國古墓甎圖考第一百十九圖都畫一人直立蹶張，姿勢似不如此圖的生動。史記蘇秦傳：『趙足而射』。正義說：『趙足，齊足也。夫欲放弩者皆坐，舉足踏弩材，手引檠機，然始發之。』可見放弩確是以坐爲方便。

（上）附圖一
（下）附圖二



第六十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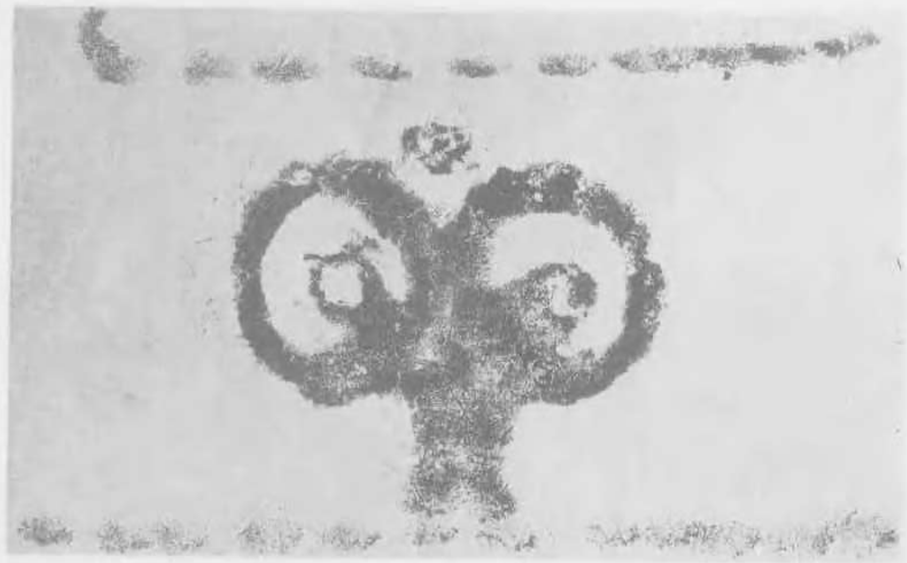
第七〇圖　羊　象



拓片右高五三公分，寬六三公分。原刻在柿子灣一洞口的左側。

拓片左高三七公分，寬五九公分。原刻在樂山蘇壩一洞口的楣上。

漢代畫象全集初編第二百四十五圖（出於山東何地未詳）畫羊頭三個，作鼎足形，較左圖爲細緻，而生動不及。河南壙塼上也有突出的羊頭。又嵩山太室石闕有一牛頭。廣倉專錄卷二大吉和專也有一牛頭。可知此類牛羊頭的圖案在漢代很通行。



（左）

（右）

第　七　十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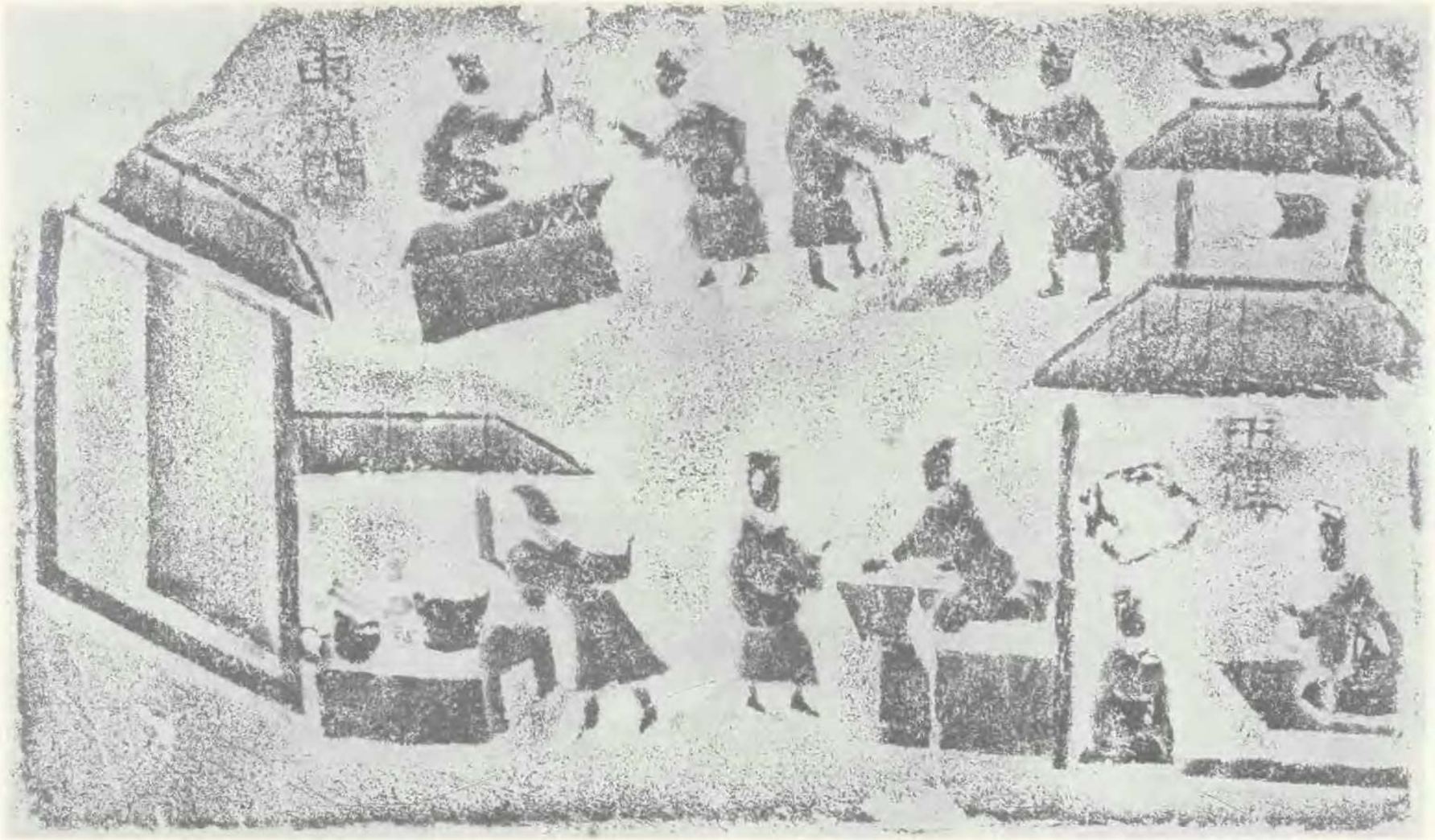
第七一圖　東市門象

拓片高二八公分，寬四八公分。原塼出廣漢周村。

右側爲一廣市樓。下層二人對坐，作商談狀。上層中懸一鼓，頂飾朱鳥，這正是後來所謂譙樓。中間爲市場，有三組正在進行貿易。可惜其物品不清楚。左下角近門處爲一竈，上有釜甑。竈和甑的形式和射陽石門陰刻第三層上的相似。左側爲東門市。

此塼有兩個特點：第一，有銘文兩處。一爲『東市門』三字，一爲『市樓』二字。（市樓左旁有一圈，似係塼面相裂的結果。未見原物，不能確定。）四川漢塼上有文字的，只有此塼。第二，漢畫中描寫燕享、百戲、故事、傳說的很多，而以小市場的貿易情況爲題材的絕無僅有。所以此塼特別可貴。

還有一點可以附述的，便是波斯頓美術博物館所藏的漢代石刻，上面刻着『咸谷關東門』榜書的，（德國東亞期刊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新第九年第六份有此圖，可以參看。），其形式下爲城門，門上有獸首銜環。上爲三層的譙樓，樓頂也飾朱鳥；大體上和此相近。不過一爲城樓，一爲市樓，所以規模的大小不同。兩者是很好的比較資料。



第七十一圖

第七二圖　弋射象　收穫象

拓片高四二公分，寬四六公分。原墓出於成都西門外墳墓中。

全部共分上下兩層。上層爲弋射之象。右側是一個池塘。池中蓮花垂放，羣鴨浮泳。在田田蓮葉之中，又有大魚三條。空中則鴻雁羣飛，情景逼眞。岸旁有二人張弩而射，左側一個精力尤爲飽滿。射者的身旁各有一物，這便是古書中所說的磻。說文：『磻，以石箸繳繫也。』玉篇：『磻，以石繫繳也。』西京賦薛綜注：『沙石膠絲爲磻。』這裏所畫的正是『以石繫繳』或『沙石膠絲』的情形。戰國策說：『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磻（卽磻）盧，治其增繳。』又說：『被礛磻，引微繳。』繒繳的形式在古象形文字和銅器圖繪中還可以清楚地看出。（參看徐中舒先生『弋射與弩之溯原及關於此類名物之考釋』，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四分。）磻的形式則只有得此圖而後明白它的梗概。

下層爲收穫之象。右側兩人正在以鐮刀割稻。鐮的形式和古代俄羅斯所用的相同。（參看蘇聯考古學材料與研究第二十六卷柯爾岑 Б. А. Колчин，古代羅斯的黑色冶金業和金屬加工 Черная Металлургия и Металлообработка в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第三篇第八章）這種遺物現在尙有留存，在成都博物館裏可以看到。左側的三個也正在工作。最左的一個則作饑罷而去的光景。在古文獻裏雖則有像豳風十月這一類有歷史價值的好詩，然而在古圖畫裏，描寫生產情況是沒有比這一幅更眞切的。

第七十二圖

第七三圖　煑鹽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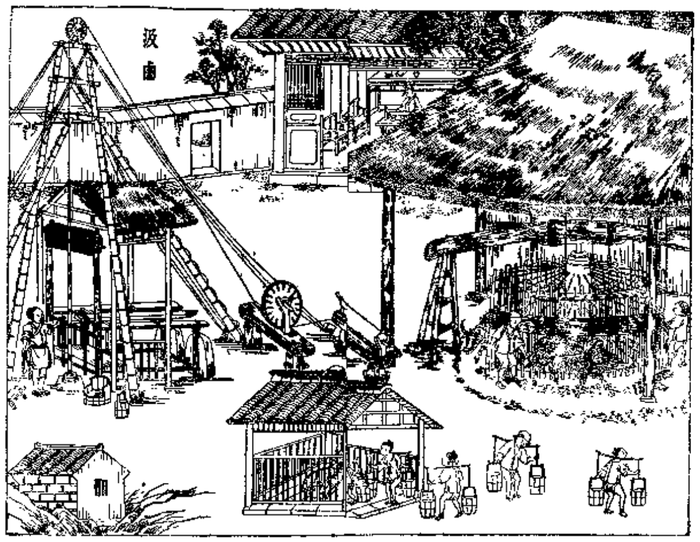
拓片高三四·五公分，寬四五公分。原墓出邛崍花牌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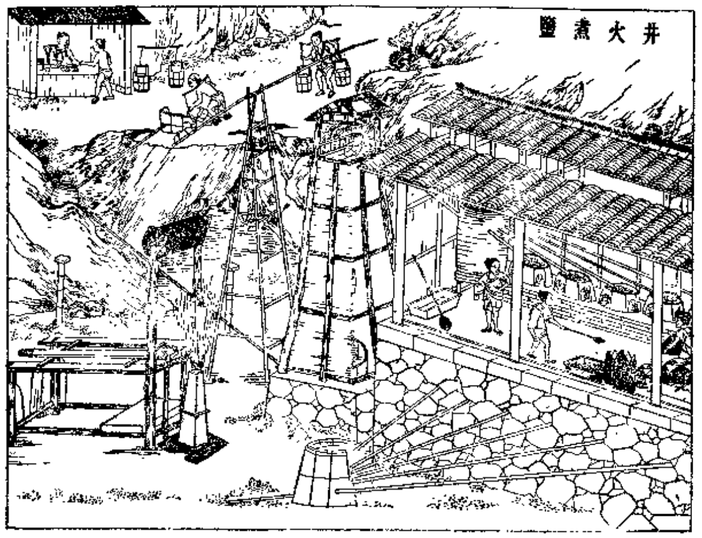
左側是一個鹽井，上面有起重的器具和高架。架上有四個人正在以轆轤汲鹵。架的第二層的右側有一個盤形的器具，下面有二個支拄的脚，這大約是爲儲藏鹵水用的。井中的鹵，先注在這個器具裏，然後用管子引導到竈上。右下角便是一個長形的竈，上面有鍋，可惜已有殘缺。竈的後方有一個人正在照料，另一個人坐在竈前撥火。其左尙有二人，似乎正在照料這個引鹵的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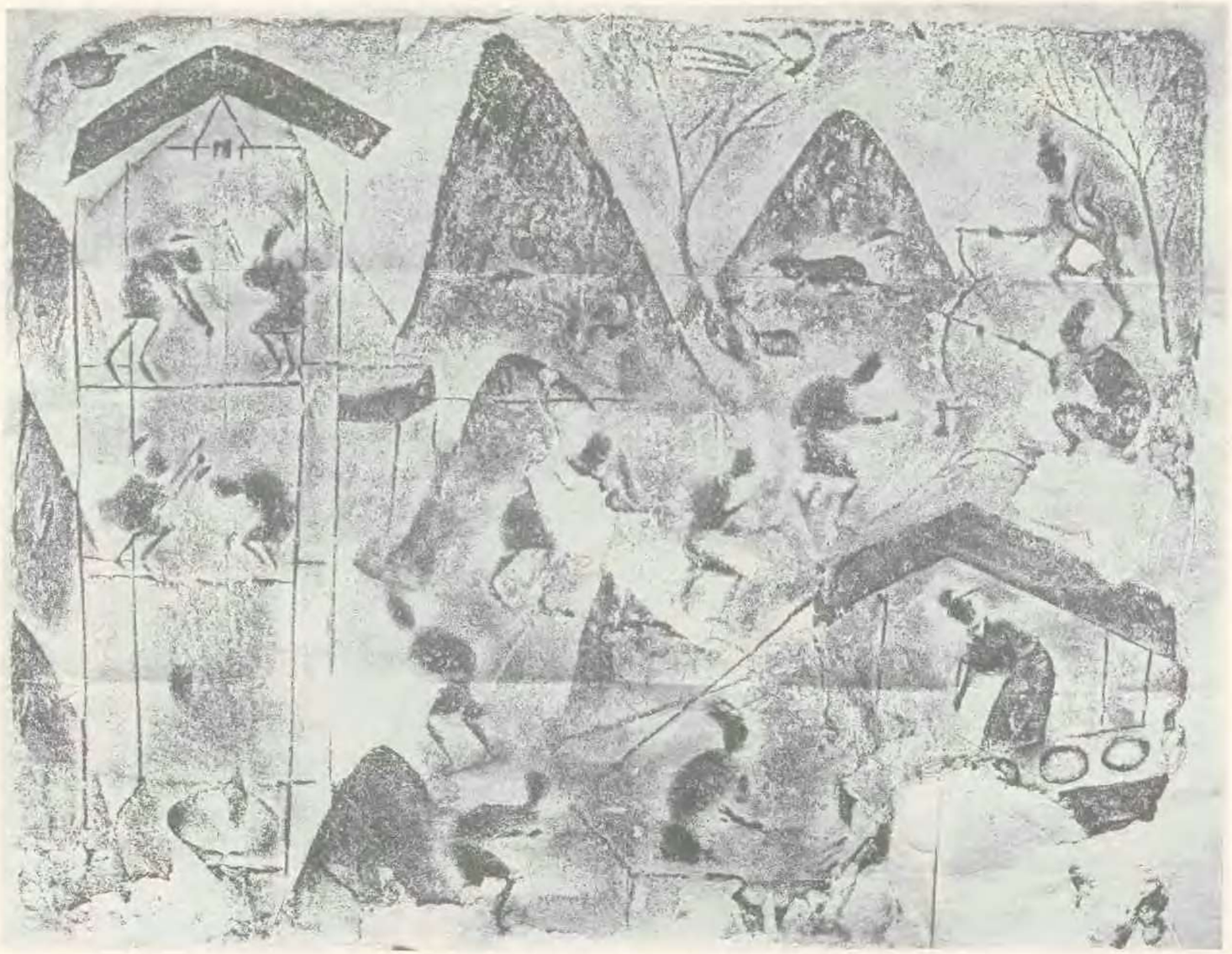
上角爲狩獵之景。右側兩人都正發弩射獸，獸正在奔竄中。中爲三小邱，邱旁有右向的三人，前後相望，正循路面行。最前的一個也執着兵器，大約是嚮導而兼衛護的。後面二人不甚清楚。由下一圖推測，可能也是運輸鹽包的。

漢代邛崍一帶鹽業生產的情況，在古書裏是有紀載的。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說：『時（孝宣帝）又穿臨邛、蒲江鹽井二十所，增置鹽鐵官。』又同卷臨邛縣條說：『有火井，夜時光映上昭。民欲其火，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火，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也。井有二水。取井火煑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煑之，得無幾也。』又後漢書郡國志臨邛條注引博物記：『有火井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中，火卽滅絕不復然。』其他如蜀都賦注等大體相同。總之這類紀載雖則都很確實，究不如此圖的具體而明瞭。

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裏也有汲鹵和井火煑鹽兩圖。圖中的規模顯然較此幅爲大，這正說明了明代生產技術的發展和生產量的增加。然而它們的方法和此圖所畫還沒有基本上的變更。爲了參考的方便，我們把這兩圖也附印在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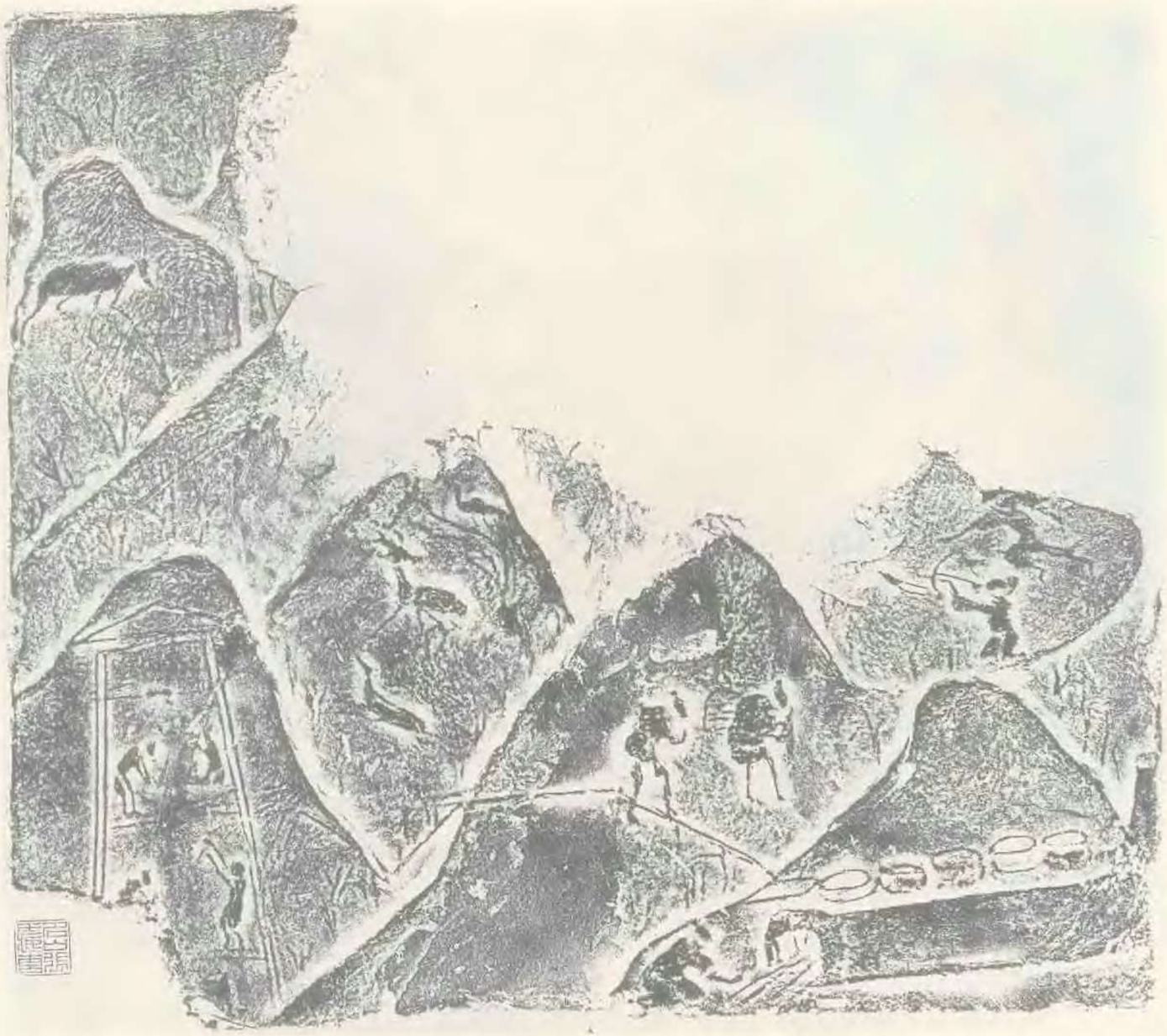
第七十三圖

第七四圖　煑鹽象

拓片高四二公分，寬四七公分。原塼出成都西門外，右上角已殘闕。

此塼畫法大體上和上一圖相同，而各有其優點。關於左側汲鹵工具的部分，不如上一圖的完備；而右側煑鹽的竈，則較上一圖爲明晰。竈上排列着五個鍋。火門口排列着四個管，乃是利用地下的天然煤氣的。兩者都歷歷如見。拿來和宋應星的圖比較，疑如出於同一底本。山麓有兩個人背荷鹽包而行，也較上一圖爲清楚。

上半也畫射獵之象，大體和上一圖同。山巒重疊起伏，宛然是後來山水畫的前驅，也是上一圖所不及。羅縣陳氏舊藏的南陽漢畫象塼（見神州國光集第七集），其下半也畫山巒和樹枝之形。兩者相較，其工拙相去甚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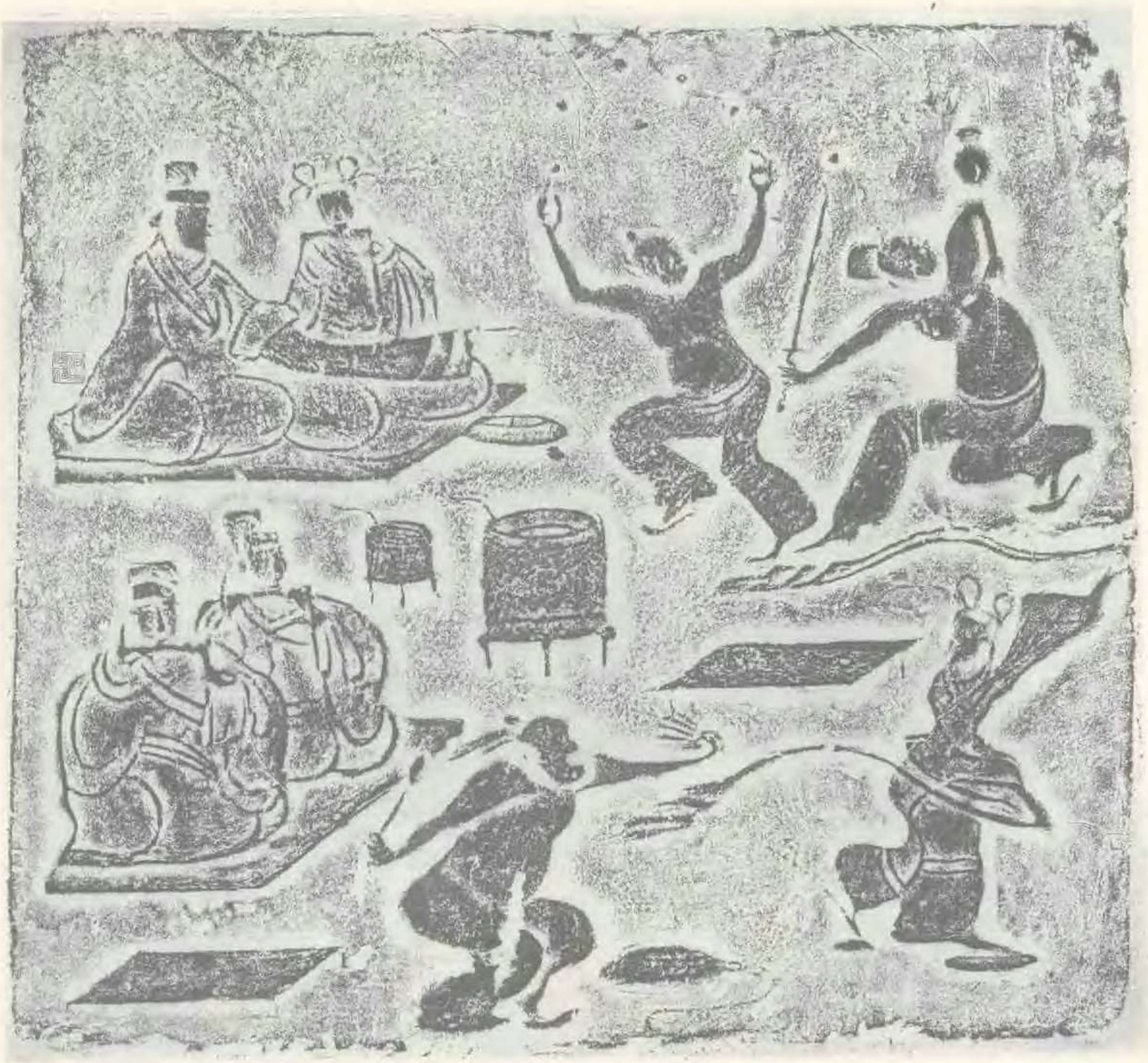
第七十四圖

第七五圖　跳丸、跳瓶、鞠舞象

拓片高四二公分，寬四六公分。原墳也出成都西門外。

右上角一人跳丸。一人跳瓶舞劍。古書中關於跳丸的史料很多，漢代石刻裏也常見此畫。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趙邦彥先生漢畫所見游戲考中已有較詳的徵引，這裏不必多述。跳瓶的遊戲未見於漢代的典籍。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九所舉左右軍百戲中有『踢瓶』一項，可能便是此類遊戲的演變。然而相距過遠，不足爲證。下角一女子起舞，長袖飄擺，狀很生動。兩脚各踏一物。同樣的畫法也見於武氏祠前石室第七石和其他山東河南畫象。山左金石志以爲是礎石，石索以爲是革囊，說皆未確。近來趙邦彥在上述文中仍以爲鼓，滕固在『南陽漢畫象石刻之歷史的及風格的考察』文中則以爲鞠，這兩說似乎也都未爲定論。趙氏引了周禮注的踢鼓和文選注中鼓舞並舉的例子。滕氏逕稱此類畫面爲踢鞠，沒有加以說明。趙氏的例子似乎並沒有能證明所踢的確是鼓。就畫象所見來說，有的誠然象鼓，例如下第七十六、七十七兩圖。有的便不很像，例如此圖所見。滕氏的說法也有困難。古書中多說『鬥鷄踢鞠』，『六博蹴鞠』，可見這些都不是個人單獨的遊戲。藝文類聚引漢李尤鞠城銘：『二六相當，建長立平。』趙氏據此，主張踢鞠應似今日的球戲，大體上是對的。現在畫中所見，只是一種踢毬的舞，顯然與之不合。比較相合的只有段安節樂府雜錄中所說的骨鹿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球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球子上。』不過這是西域傳入的東西，在漢代的文獻裏還沒有類似的紀錄。我們現在稱它爲鞠舞，只是暫時的假定。

和舞者相對的是樂正。一手搖鼗，一手伸張，正作導舞之狀。其上爲兩奩。奩中都有勺，可知所盛也是食物。日本人寫周漢遺寶說明的，以爲奩是閨房脂澤的容器。不確。左上角坐而觀者爲一男一女。男子左手所執形似衣袖的，大約是巾幗之類。下角坐的兩個都是男子，正執篪而吹。爾雅郭注：『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這裏吹的大約正是翹之所在。



第七十五圖

第七六圖　樂舞象

拓片高四二公分，寬四六公分。原塼也出成都西門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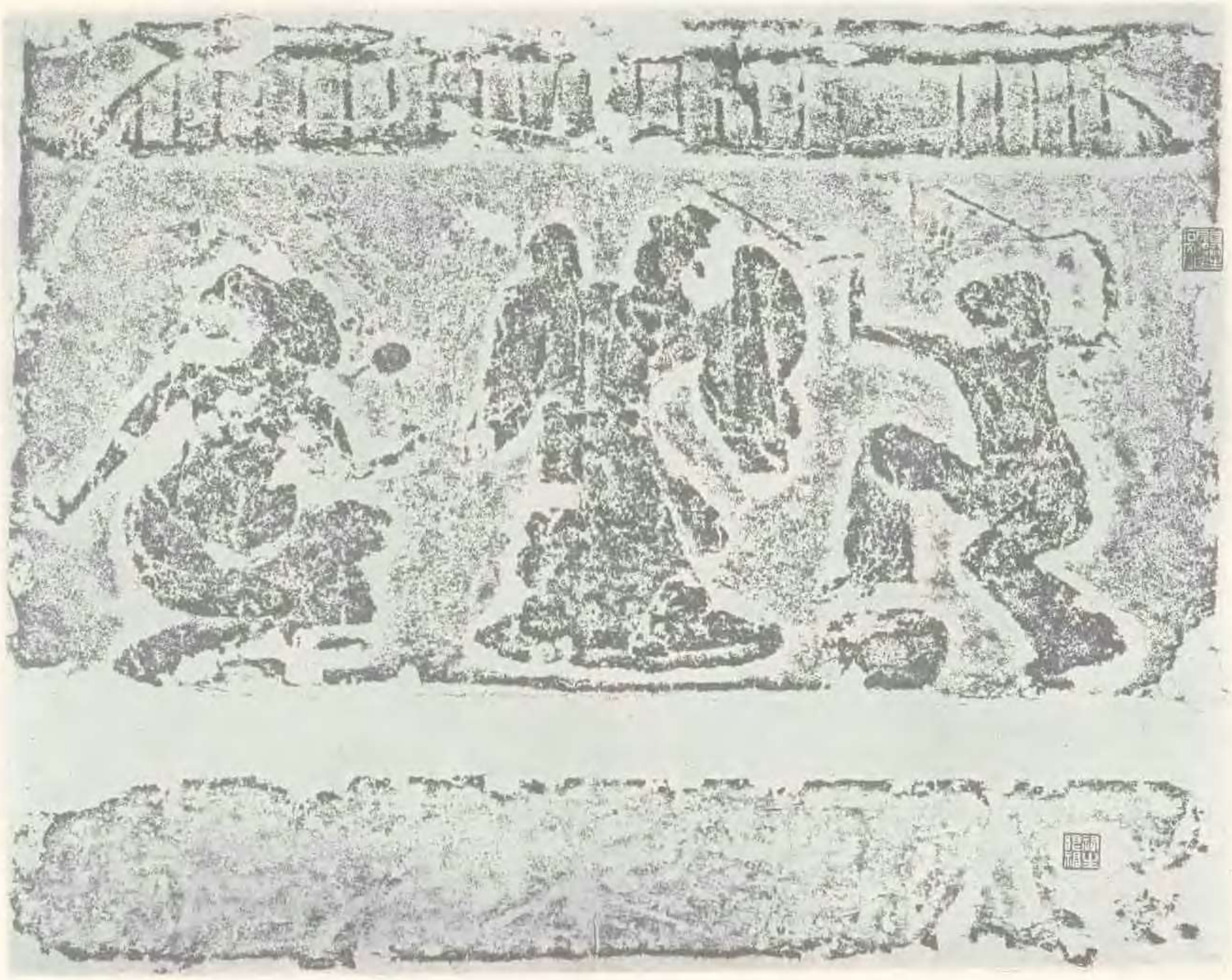
此圖和七十五圖相近而小異。上方共四人。在右者爲一男一女，在左者爲兩男子。其一正鼓瑟。餘三人似都作靜聽狀。下方二人。在右者婆娑而舞。在左者以手作勢，也是樂正之類。中間有兩几、一奩、一盂，奩、盂都有勻。奩下有一物，形頗似鼓，大約也是舞者所用。

第七十六圖

第七七圖　舞者象

拓片高二五公分，寬四五公分。原壙出彭縣九尺鋪。

畫三個人在屋宇之下，中間一個側身而舞。在左的搖鼗，在右的蹋毬舞劍。這些都是和舞相應的。



第七十七圖

第七八圖　吹竽（？）象

拓片高二五公分，寬三〇·五公分。原塼出成都北門外，左側已殘缺。

也象三個人在屋宇之下，和七十七圖相似。左側一人已殘缺，僅見其袖。右側一人正吹樂。從形製看來，大約是竽篪之類。不過簧管較少，幹又垂直，不很相像。聞崇義三禮圖說梁正疑古之竽篪，與今世竽篪不同。這一個可能正是漢代的形式。中間一個作側耳靜聽狀。

此塼旁有『延光二年八』五字，橫行，隸書。因爲是後人僞刻，所以不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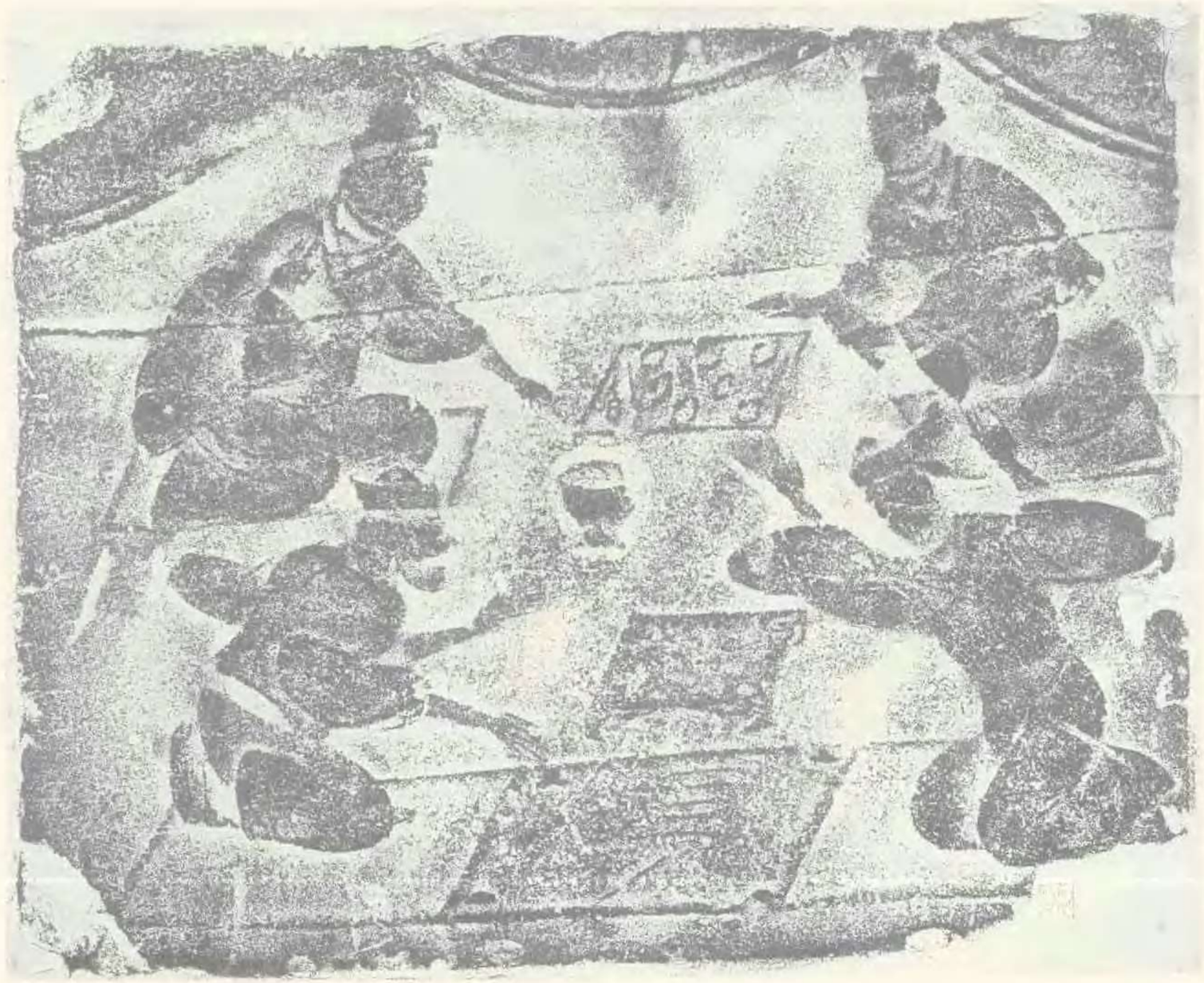
第七十八圖

第七九圖　六博象

拓片高三七公分，寬四六・五公分。原壻出新津寶子山。

這和第二十六圖的左半及第三十五圖相似而又不同。(1)前兩圖僅二人，所畫都是有翼的女仙，這裏則是衣冠整飭的男子。(2)前兩圖僅二人相對六博。這裏則除下面六博的兩人這裏是四人。(3)前兩圖僅二人相對坐。中設一案，上列耳杯，正象對飲的光景。而外，上面還有兩人對坐。中設一案，上列耳杯，正象對飲的光景。

中間有几、有盂，上有帷幔。下右的一人舉手作驚奇狀，也和第三十五圖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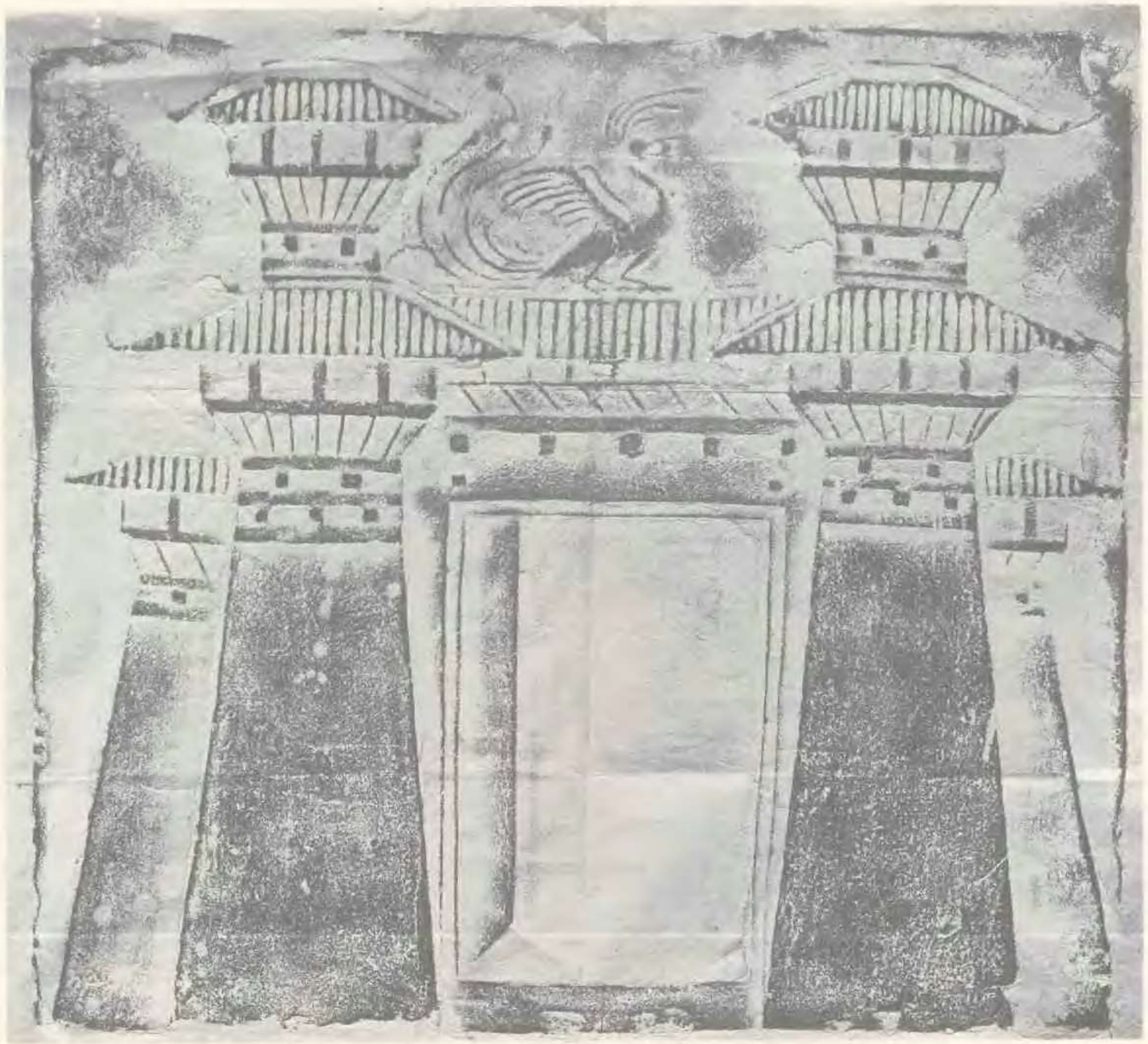


第七十九圖

第八〇圖　鳳闕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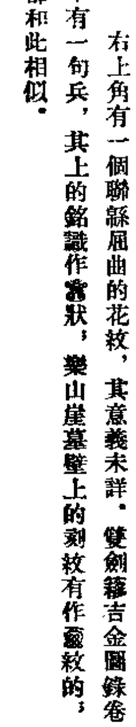
拓片高四一公分，寬四六公分。原塼出成都附郭。

所畫爲雙闕，兩旁也都有子闕。中棲一鳳，極美觀。關中記說：『建章宮圓闕臨北道，鳳在上，故號曰鳳闕。』此圖髣髴似之。



第　八　十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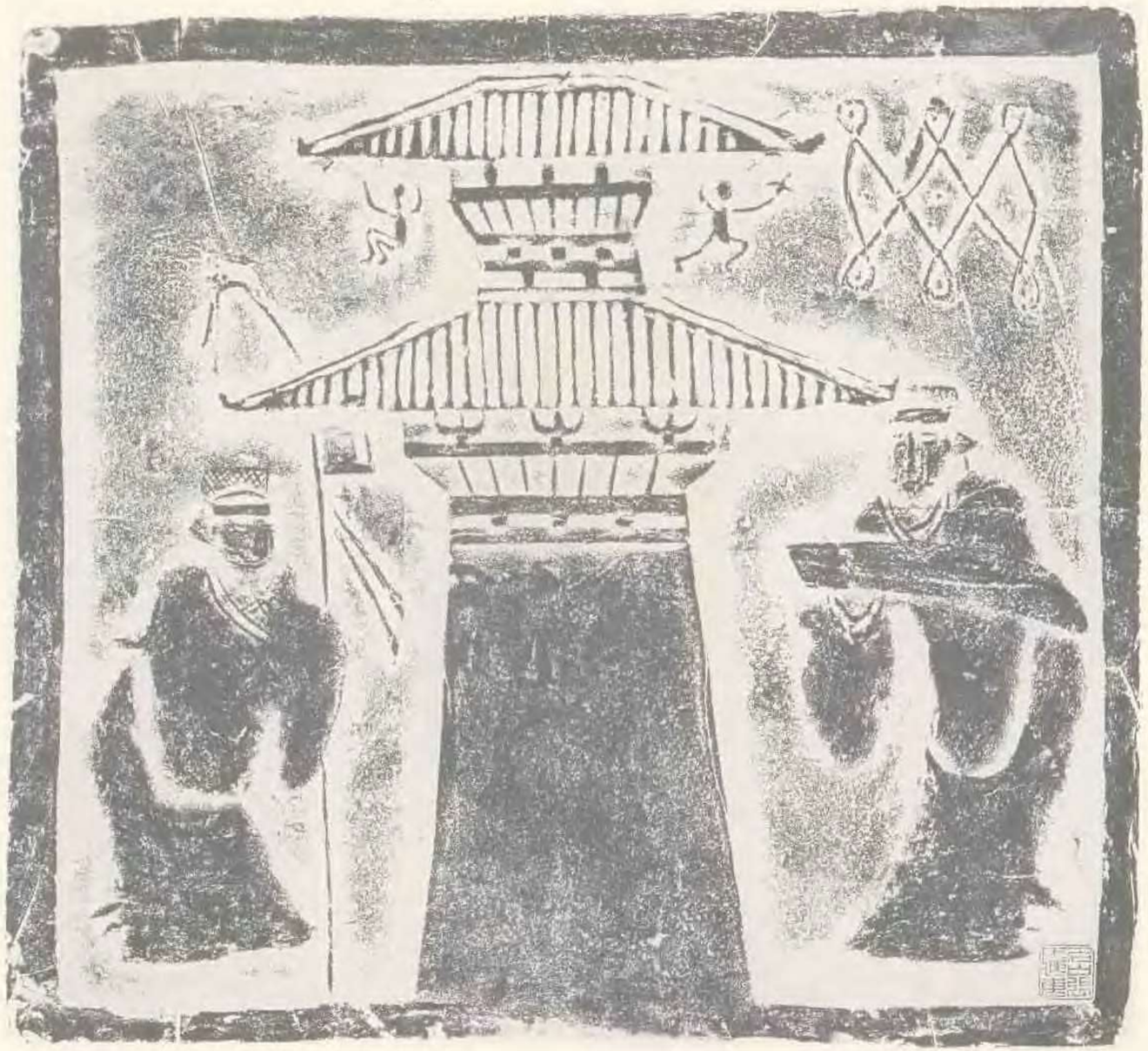
第八一圖　單闕



拓片高四二·五公分，寬四六公分。原墎也出成都西門外。

所畫爲單闕，第一層簷下的兩個小人是飾物。錄簿所繪王稚子左右闕，斗上也各有一小人，名耐童兒（此名意義未詳）。這裏所畫的雖則舉手騰踊，和王稚子闕上直立的不同，大約也是耐童兒之類。第二層簷下有斗栱三個（參看第八十三圖說明中附圖）。兩個各有亭長一人。一捧盾，一執戟，正竚立作候迎狀。

右上角有一個聯緜屈曲的花紋，其意義未詳。雙劍誃吉金圖錄卷下有一句兵，其上的銘識作㬎狀，樂山崖墓壁上的刻紋有作㬎紋的，都和此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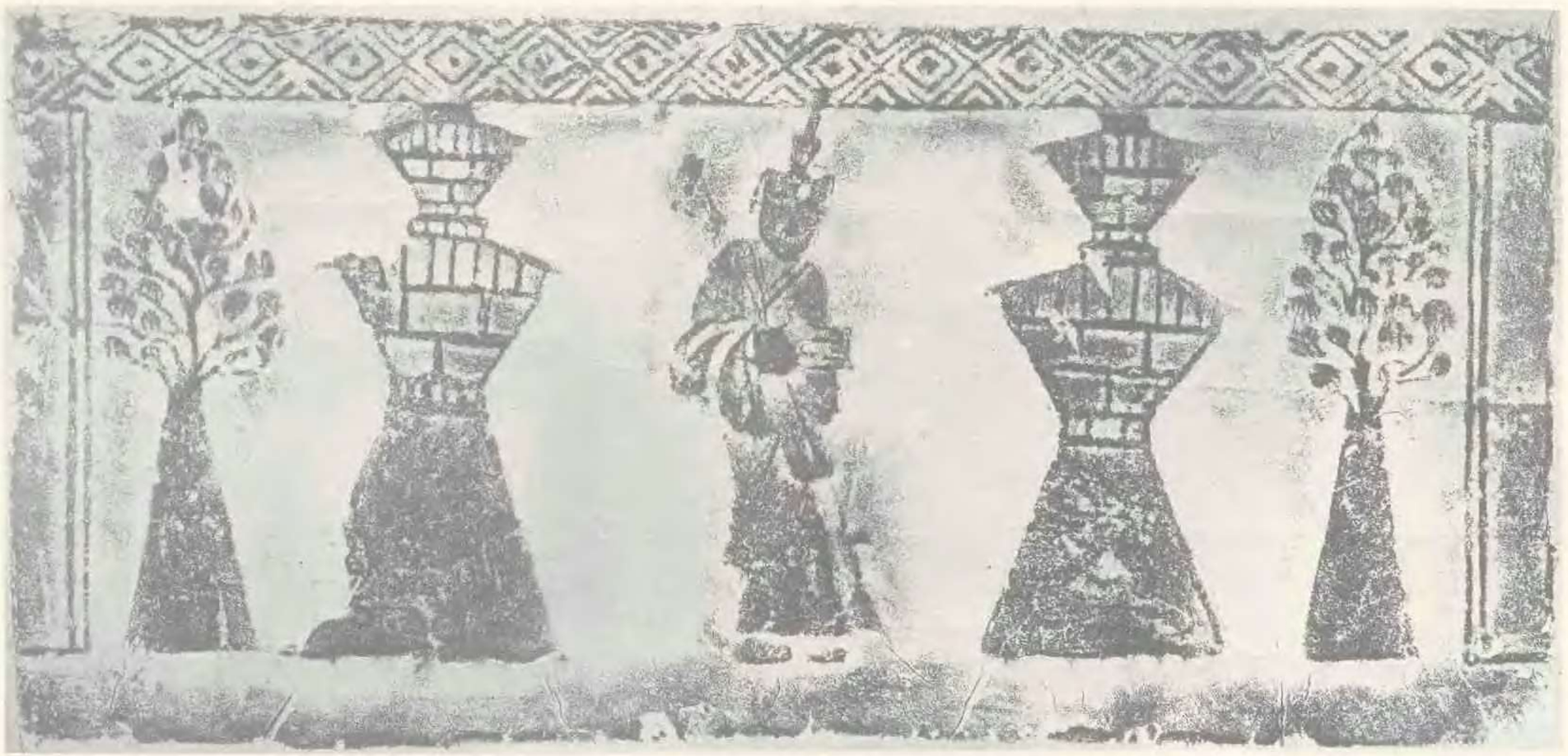


第八十一圖

第八二圖　雙闕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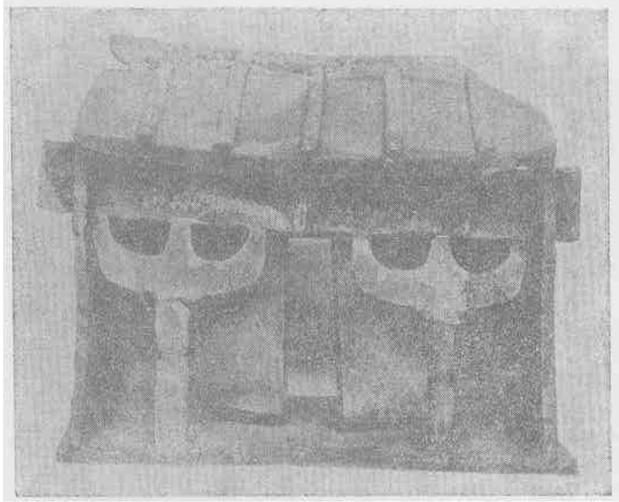
拓片高一九·五公分，寬四一公分。原塡出慶符水流溪。

這雙闕的形式和前幾個都不同，兩旁又各有一株樹。中間蚧坐的一個應該也是亭長。但冠式像營城子第二號墓主室奧壁壁畫中帶劍者所戴，和一般的亭長不同。同時斜執其戟，意態也不像上一圖的恭謹。



第八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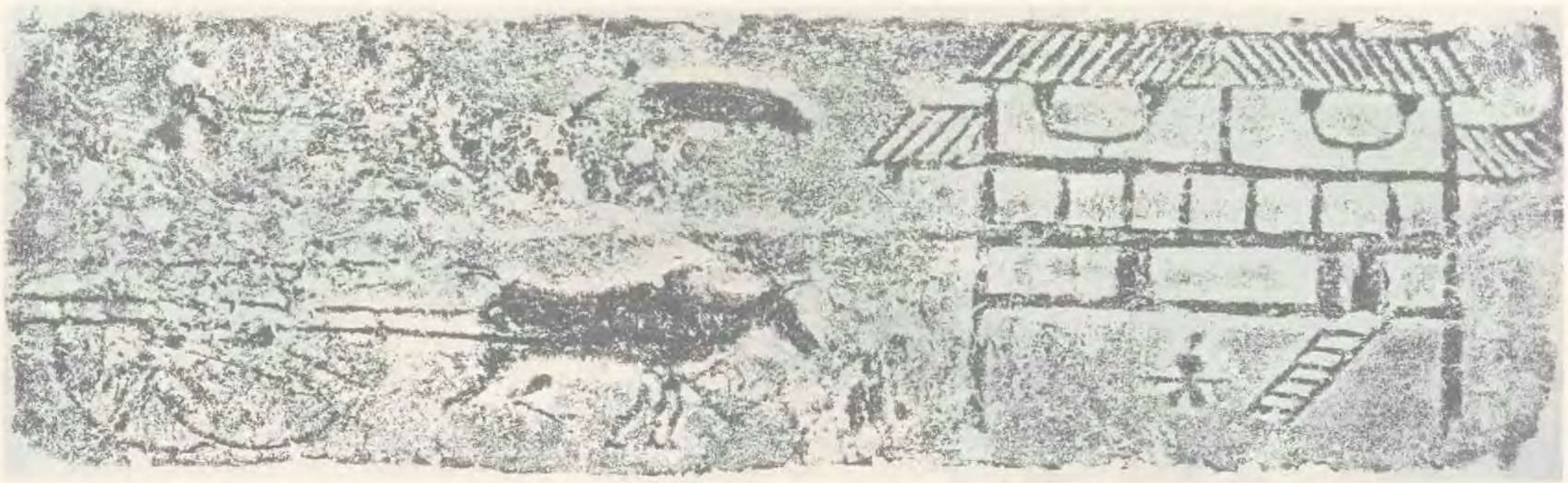
第八三圖　柵居象



拓片高一五公分，寬五〇·五公分。原墺據說出於川南，詳細地點不明。

左側爲一牛車。車前有一人，已漫漶。車的上面有一人似乎正在射獵，也不甚清楚。右側爲一屋，屋簷底下有兩個U形的斗栱，相似的形式，也見於新津一帶出土的明器（參照附圖）。下層是空的。右方有一梯，爲登降之用。這是西南、中南一帶兄弟民族間盛行的柵居，在僚語裏稱爲『干欄』。舊唐書南平僚傳說：『土氣多瘴癘，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並樓居。登梯而上，號爲干欄』。我們過去只在銅鼓圖案中得見有干欄的面影（參照中山大學戴裔煊先生著『干蘭』一書和作者所編的古銅鼓圖錄第三十五、三十七、五十七、五十八等圖）。同時又只知道有關的紀載最早見於魏書和北史等書。想不到在漢季薤象裏得此典型的表現，在時間上既遠早於魏書北史，在形式上也更比銅鼓圖案爲逼眞，眞是民族史上的珍貴材料。（最近廣州市東郊龍生崗出土的漢木足帶釉陶倉，也完全是干欄的形式。圖見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四年第八期。）

清代張慶長的黎岐紀聞說到黎族的房屋分高欄和低欄兩種，以離地的遠近爲別。現在就梯旁的人看來，可知此屋離地甚遠，也正是後來所謂高欄。



第八十三圖

第八四圖　西王母象

拓片高三八公分，寬四八公分。原壙出成都西門外，右下角已殘缺。

中間爲西王母。蓬髮戴勝，身有兩翼，坐於龍虎寶座之上。虎的上端有一獸，雖已模糊，但從它的長尾看來，一定是九尾狐。龍的上端有一三足烏。史記正義引輿地圖說：『有三足神烏爲王母取食，』卽此。但同時似仍爲日的象徵。王母座下有手執樹枝作人立的爲一蟾蜍。其旁有一人坐地作叩物狀的卽象搗藥。這兩者作爲月的象徵。左下角有兩人端坐於雲氣之上的，大約爲侍從之屬。比較最難解釋的，便是王母左右兩人手中所執形似樹枝之物。山東嘉祥畫象內所畫也是西王母。其左右兩側也都有人手執一物，形似五瑞圖中的嘉禾，又似孝堂山第七石中有人跪而吹奏的樂器。這裏樹枝形的物應該與之同源。

還有一點可以附述的，便是西王母的圖畫也屢見於山東石刻。但只作端坐狀而沒有龍虎寶座。畫龍虎寶座的，除了四川的石刻（渠縣石闕上也有西王母象，但沒有拓片流傳。圖見色伽蘭書中。）和磚畫而外，同時也見於樂浪所出的銅盤。狀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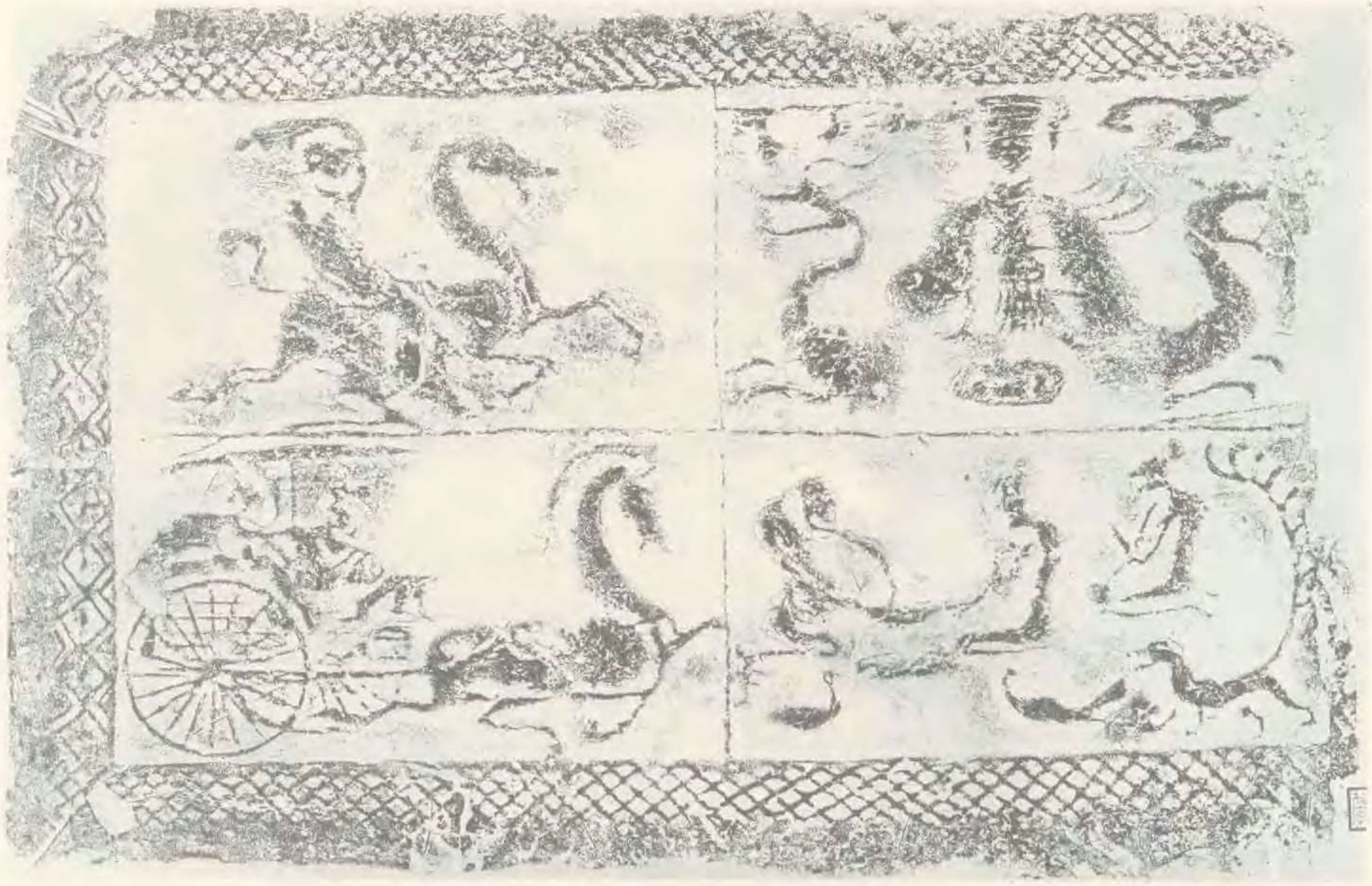
這顯然是出於同一底本。樂浪王旰墓所出的漆盤，外底有『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盧氏作』字樣，可知東漢末年四川的產品確曾傳播到朝鮮。所以這個花紋的相同決不是偶然的事。至於這個四川畫法和山東畫法的出入，究竟是地域的不同，或者兼有時間的早晚，則尙有待於續考。

第八十四圖

第八五圖　西王母象　車騎象

拓片高二八公分，寬四四．五公分。原墳以一九四三年出於彭山。全面共分四格。右邊兩格爲一組，左邊兩格又爲一組，兩組並不相連屬。右上格爲西王母坐於龍虎寶座之上，和上一圖大體相同。右下格右側爲九尾狐。中間三個坐而作人形的，大約也是搗藥之類。其下有爲王母取食的兩鳥。這些題材常見於西王母的左右，所以知其和上格相連屬。

左下格爲一車。左上格的騎者是車的前導，所以兩格也相連屬。西王母和車騎兩種本都是漢畫中常見的題材。不過用分格的方法來表現，則是極少見的。山東嘉祥洪家廟畫象（漢代畫象全集初編第一九五圖）上層是孔子見老子。下層是一稅駕的車。兩者也應該相屬，而分爲兩層；和此墳分格的方法正相一致。



第八十五圖

第八六圖　羽人象

拓片高三八・五公分，寬三〇公分。原塼出於邛崍花牌坊。

所畫爲一人首鳥身之象。腹部有一圓輪，中有一烏，顯然是日的象徵。用圓輪來配置日月，本是漢代畫象中所常見。然而異形甚多。分析起來，可以分爲四小類：第一類，圓輪之外配以若干星辰雲彩或其他簡單圖案的，例如孝堂山第八石，（此石金石索未摹錄　可看漢代畫象全集初編第二十三、二十四兩圖。）嵩山開母闕，朝鮮樂浪漆盤，龍岡郡雙楹冢壁畫等。女史箴圖所畫，附以雲彩，作飛動之狀，也可以入此類。第二類，圓輪在中，其左右圍以人物動作，例如南陽漢畫象彙存第一三四、一三五等圖。第三類，圓輪托於手中，例如上二十八、四十四等圖。第四類最奇特，即此圖和下一圖。相似的還有一塼，腹部也有一個圓輪，但其中所象不明，即下第八十八圖。除此三塼以外，作者還未見有相同的他例。

以圓輪中的烏形論，也有二式。第一式作平視的鳥形。例如上述孝堂山第八石，朝鮮大同郡貞栢里出土的漢鏡等。此塼所畫也屬於此式。第二式作側視的雞形，即所謂三足烏。例如上述雙楹冢壁畫，以及東北輯安縣通溝角抵冢的壁畫。隸續所載雙排六玉碑，其上有『烏三足，狐九尾。』這個三足烏作側視形，也屬於此式。就年代言　大約第二式較晚於第一式。（太平御覽引東觀漢記說：『章帝元和三年代郡高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這個傳說最足以說明第二式畫法的來源。）

至於頭上所戴的冠，在陶俑中也有相同的形式。項際飄動之物，即漢舊儀所謂『飛羽之纓。』就全部姿態言，似乎正表現一種舞蹈。外圍綴以七星，或連或斷。相似的畫法也見於南陽石刻。

第八十六圖

第八七圖　羽人象

拓片高三八・五公分，寬三〇公分，原塼也出於邛崍花牌坊。

所畫也是一人首鳥身之象。腹部也有一圓輪，中有蟾蜍和桂樹。顯然是月的象徵，和上一圖爲一對。上一圖左向，此圖右向，兩者也完全相應。外圍僅有六星，另一星可能本在右下角，現已缺損。

巖窟藏鏡第二集中卷有一鏡，其上也有一人首鳥身之形。因爲其旁有兔搗藥，所以梁氏認爲嫦娥。此嫦娥雖則腹無圓輪，同時垂髮無冠，和此不同，然而畫法大體相似，也可以供參考。

第八十七圖

第八八圖　羽人象

拓片高四〇·五公分，寬三一公分。原塼出成都西門外。

所畫也是人首鳥身的羽人。不過圓輪中並沒有烏或蟾蜍的象。兩翼和尾部也和前兩圖不完全一致。頭上戴的近似建華冠。

以此圖和前兩圖相較，可以看出同一題材在不同地區間的小區別。

第八十八圖

第八九圖　車騎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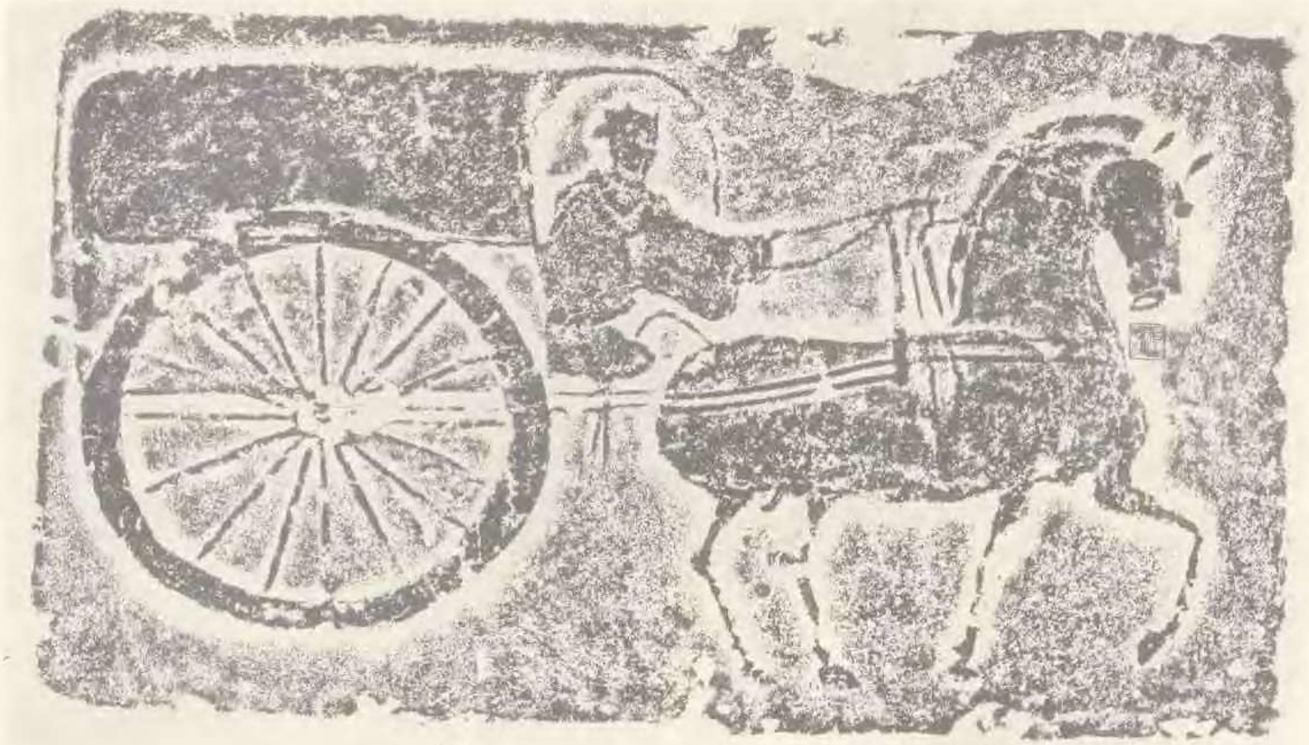
拓片高四一公分，寬四六公分。原壙出成都西門外。前面爲一有蓋的車，其後一騎相隨。上爲蟠螭紋。

第八十九圖

第九〇圖　處士車象

拓片高二五·五公分，寬四公分。原墳出彭縣九尺鋪。

此車上有席蓬，直轅，亦所謂處士車之類，不過仍用馬不用牛而已。武梁祠第一石下層和前石室第十石第二層、第三層各有一車。有蓬，以馬駕之，和此圖極相似。不過轅還略曲，不像此圖的挺直。這一點大約正說明了此墳的年代晚於武氏石室。



第　九　十　圖

第九一圖　雙騎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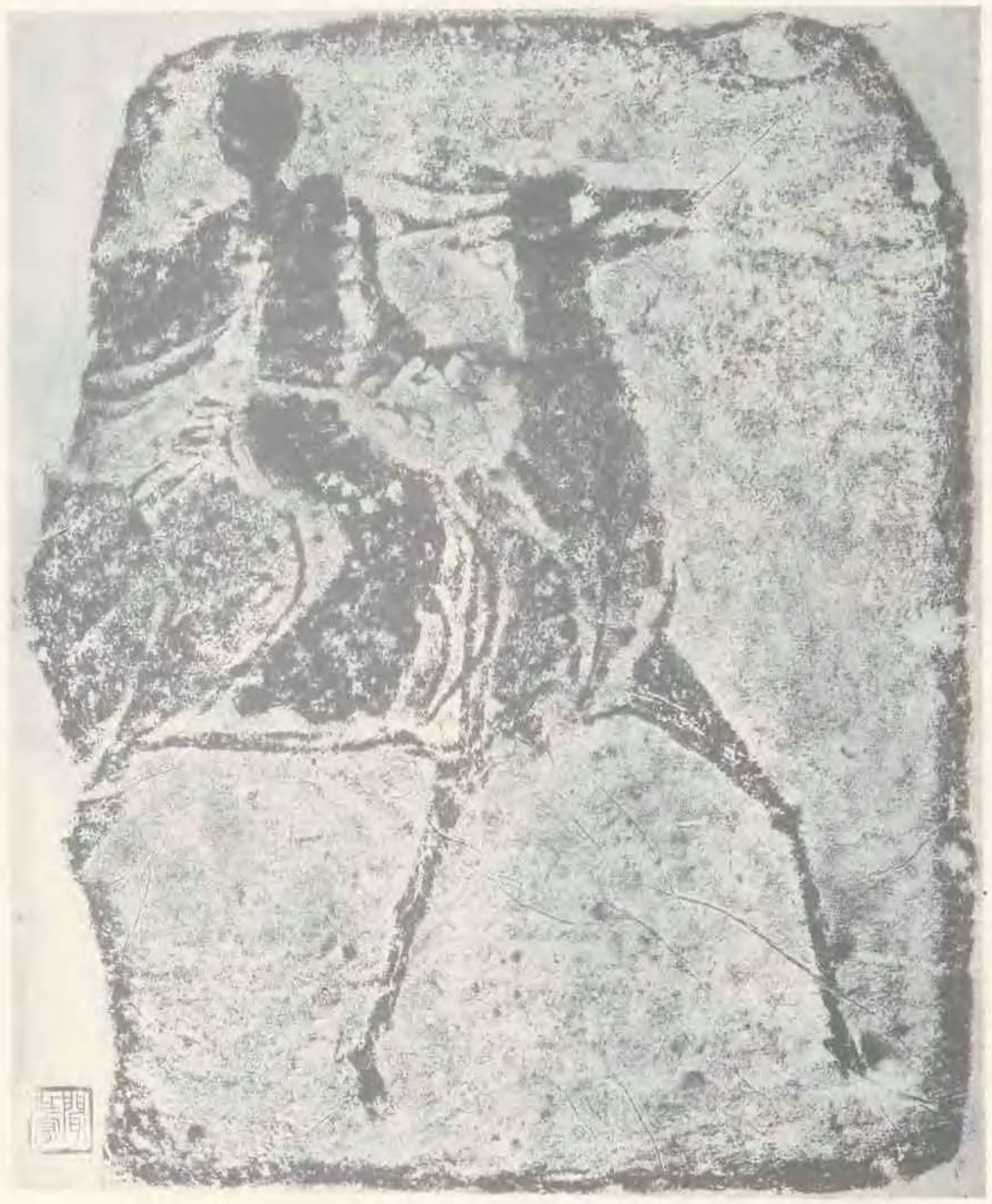
拓片高二五公分，寬四二公分。原塼出廣漢周村。

所畫爲兩騎，騎者都是射獵人。腰間右有矢服，左有長弓。兩馬都斷鬣系駒，狀極雄駿。

第九十一圖

第九二圖　騎鹿象

拓片高二五公分，寬二〇公分。原壙出成都附郭，左半已缺損。所畫爲一人乘鹿。就衣飾看來，乘者應是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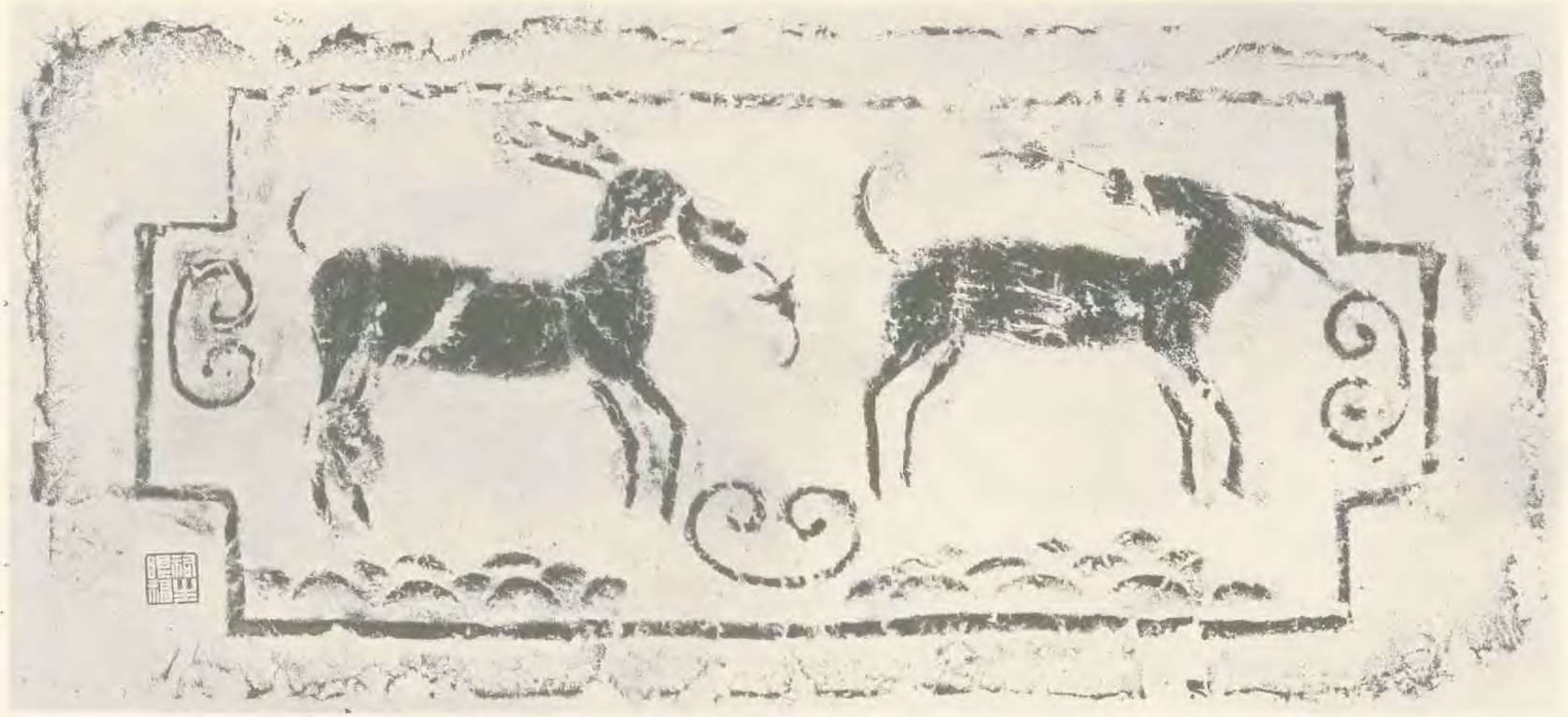


第九十二圖

第九三圖　雙鹿象

拓片高一八公分，寬四〇公分。原壙出川南。

四邊作亞形。內畫雙鹿，一前行，一迴顧，口中都含綬。左右及下各有一雲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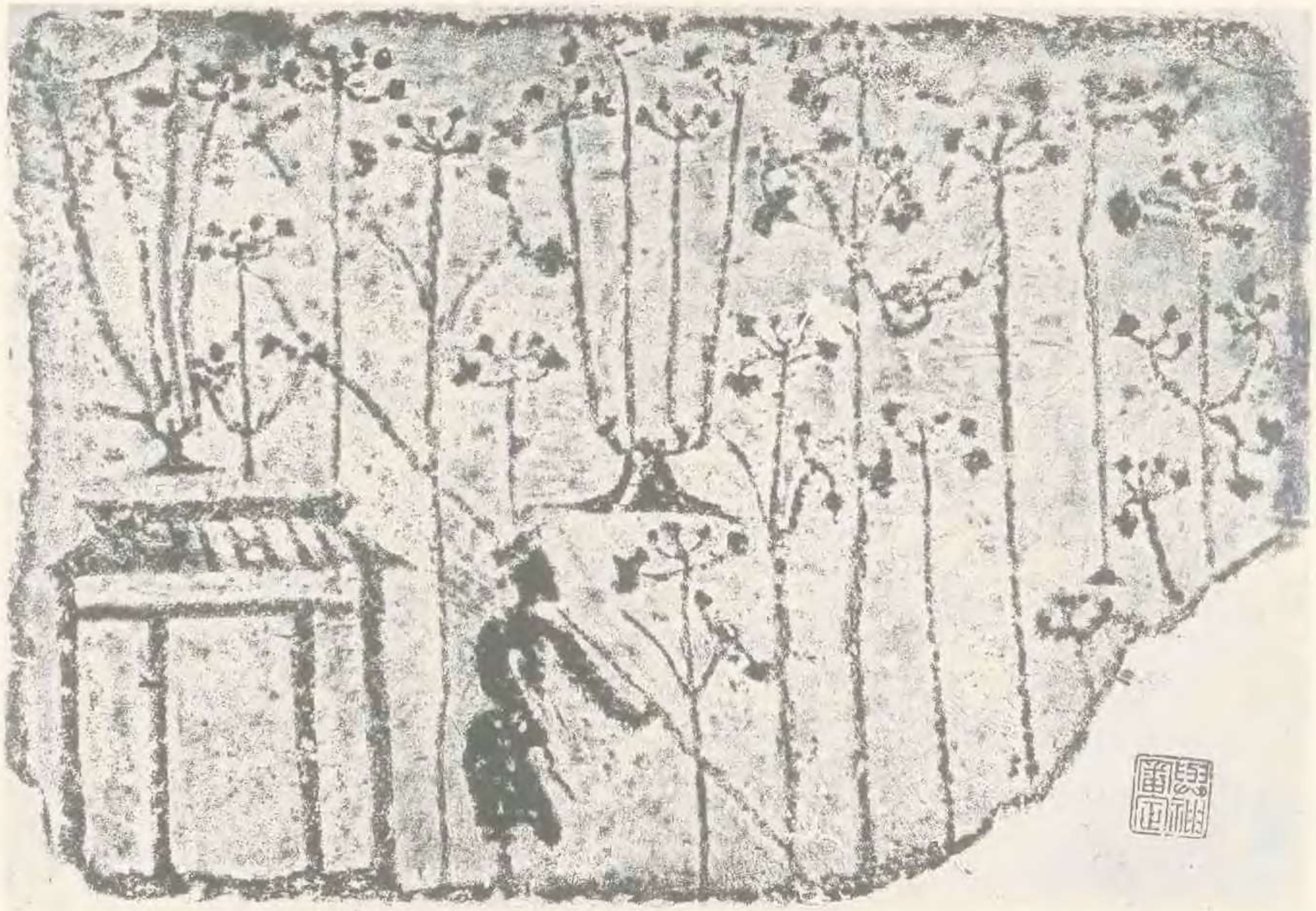


第九十三圖

第九四圖　桐樹象

拓片高二四公分，寬三六公分。原墓出成都附郭。

左側爲一屋門，門外有許多形似梧桐的樹。門前立一人，左手執長竿，似爲打桐子之用。有人以爲此圖象宿瘤女采桑故事，完全不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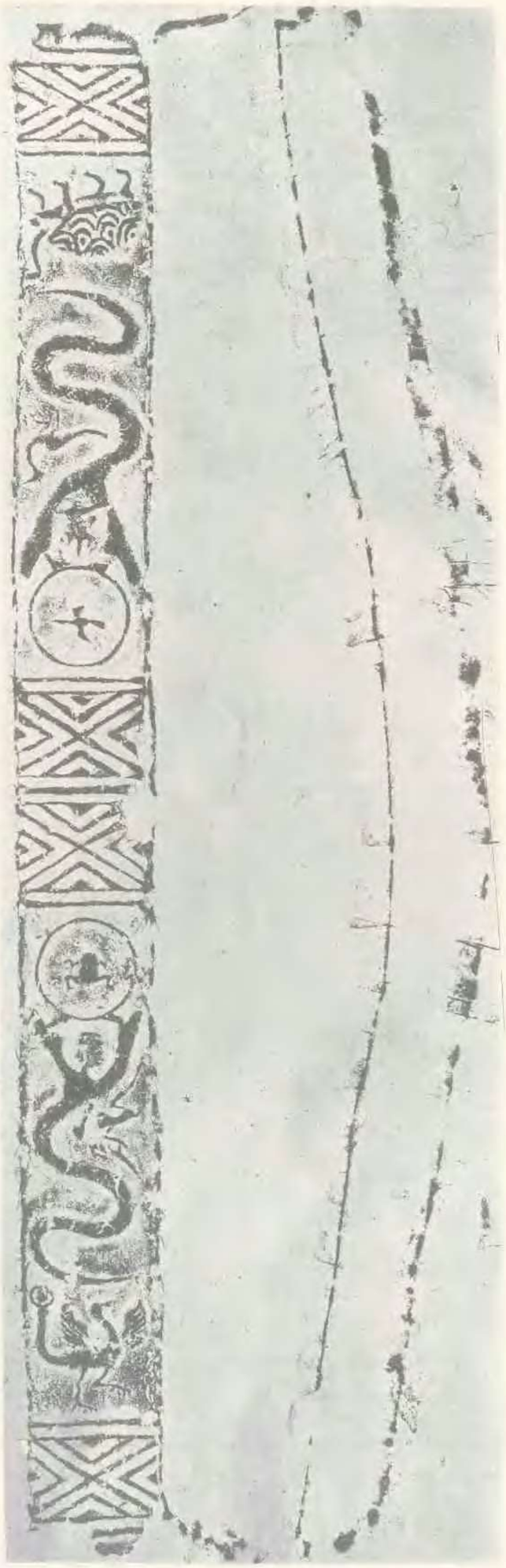
第九十四圖

第九五圖　伏羲女媧象

拓片高八六公分，寬七·五公分。原壙出廣漢城外。因爲中部微突，狀如拓片的右側，所以俗名稱爲橋梁壙。

所畫爲兩人首蛇身，雙手舉一圓者爲蟠蛉。這顯然是伏羲女媧象的演輪。輪中的物在上者爲烏，在下的畫法也見於山東兩城山畫象（漢代畫象全集二編第二四圖）和曹王墓畫象（同上第五八、五九兩圖）。伏羲之下爲玄武，女媧之下爲朱雀，示南北兩方位。比較地不容易解釋的便是兩人腰部附近各有一動物。一似鳥，一不甚清楚。

全壙分爲兩段，每段兩端各有花紋爲起訖。這也是第二十八、第四十四等圖所無。



第九十五圖

第九六圖　宴飲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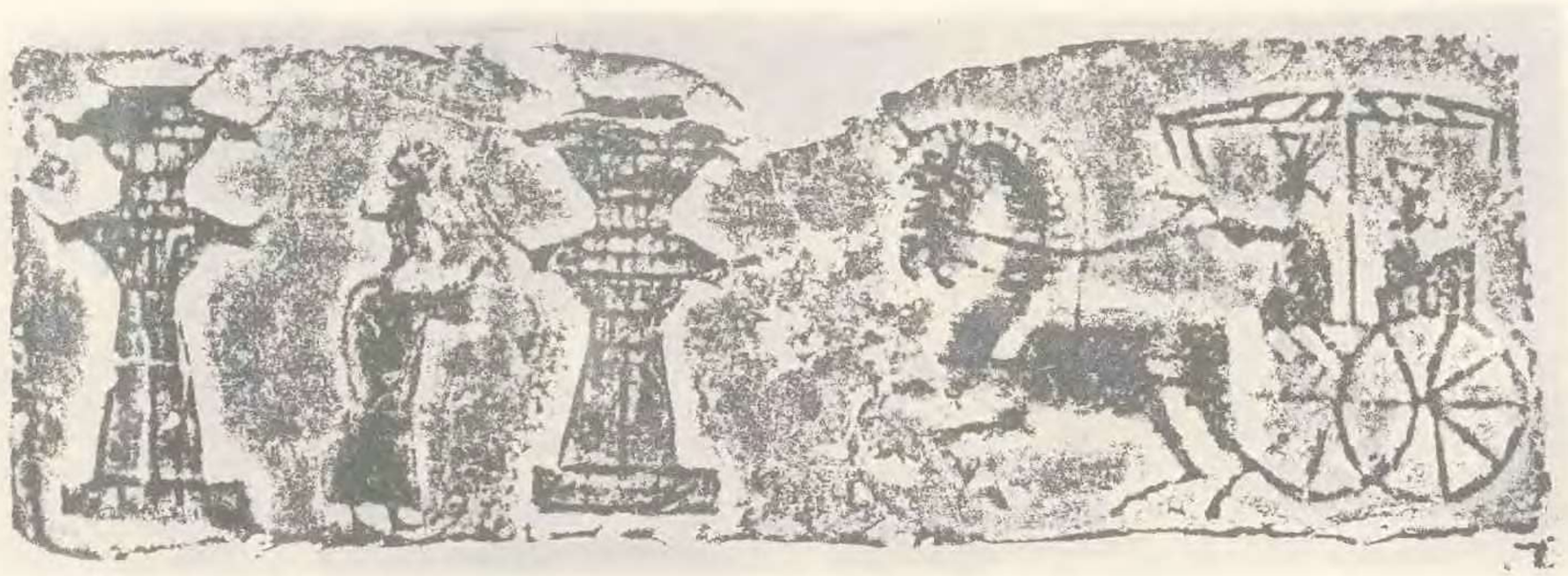
拓片高七公分，寬二一公分。原壙以一九三五年出於廣漢搖金橋，兩端已殘缺。

所畫爲宴飲之狀。兩個有翼的人對坐。其後又各有一人。中有案，又有奩。奩下有座承之。

第九十六圖

第九七圖　雙闕象

拓片高八公分，寬二五公分。原塼出昭化城外。
左側爲雙闕，其中有一候迎的亭長。右側爲一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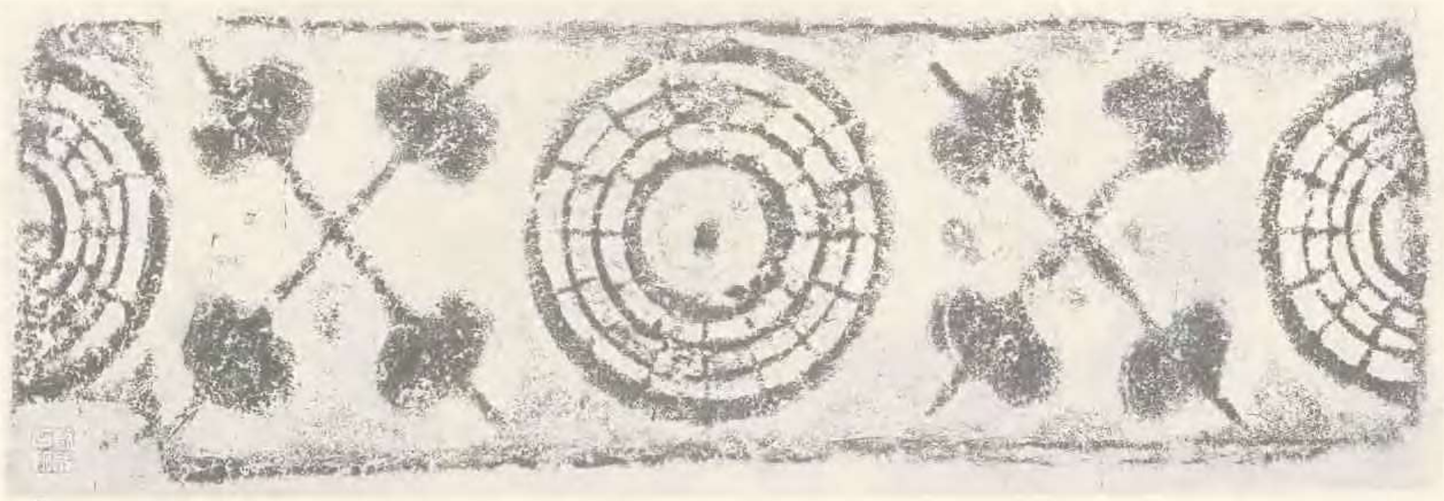
第九十七圖

第九八圖　馳馬象

拓片高八・五公分，寬二五・五公分。原塼出成都附郭。

象一人控騎而馳，極飛揚騰踔之致。有一鳥前導，也振翼作疾馳狀。其下爲錢文。

下爲塼的另一端，除三重圓圍紋外，尙有鏡紋二。此卽日本人所謂四葉紋的小變。這個花紋在漢代遺物中極多見，（樂浪王盱墓所出漆鏡奩，濊縣所出石棺，其蓋上皆作此紋。鏡鼻的四圍也往往有此紋。）其詳當另考。



第九十八圖

第九九圖　西王母象

上、拓片高七公分，寬三三公分，原墳出新津。

中爲西王母戴勝坐於龍虎寶座之上。右爲玉兔搗藥。左爲九尾狐和獻嘉禾（？）的使者。資揚 Laurence Binyon 所編的『大英博物館所藏亞洲藝術品圖錄』*Asiatic Art in the British Museum, Sculpture and Painting* 第七圖版有和此相同的一墳。雖則沒有註明來歷，但顯然是陶然士在四川所盜竊。陶在他的所謂『四川的喪葬習俗』一文中也引到此墳，而他的解釋則以中坐者爲東王公。其淺陋眞不值一笑。

下、拓片高七公分，寬四〇公分，原墳亦出新津。

所畫大體相同，不過多一三足烏，同時左右的配置上有變更而已。

第九十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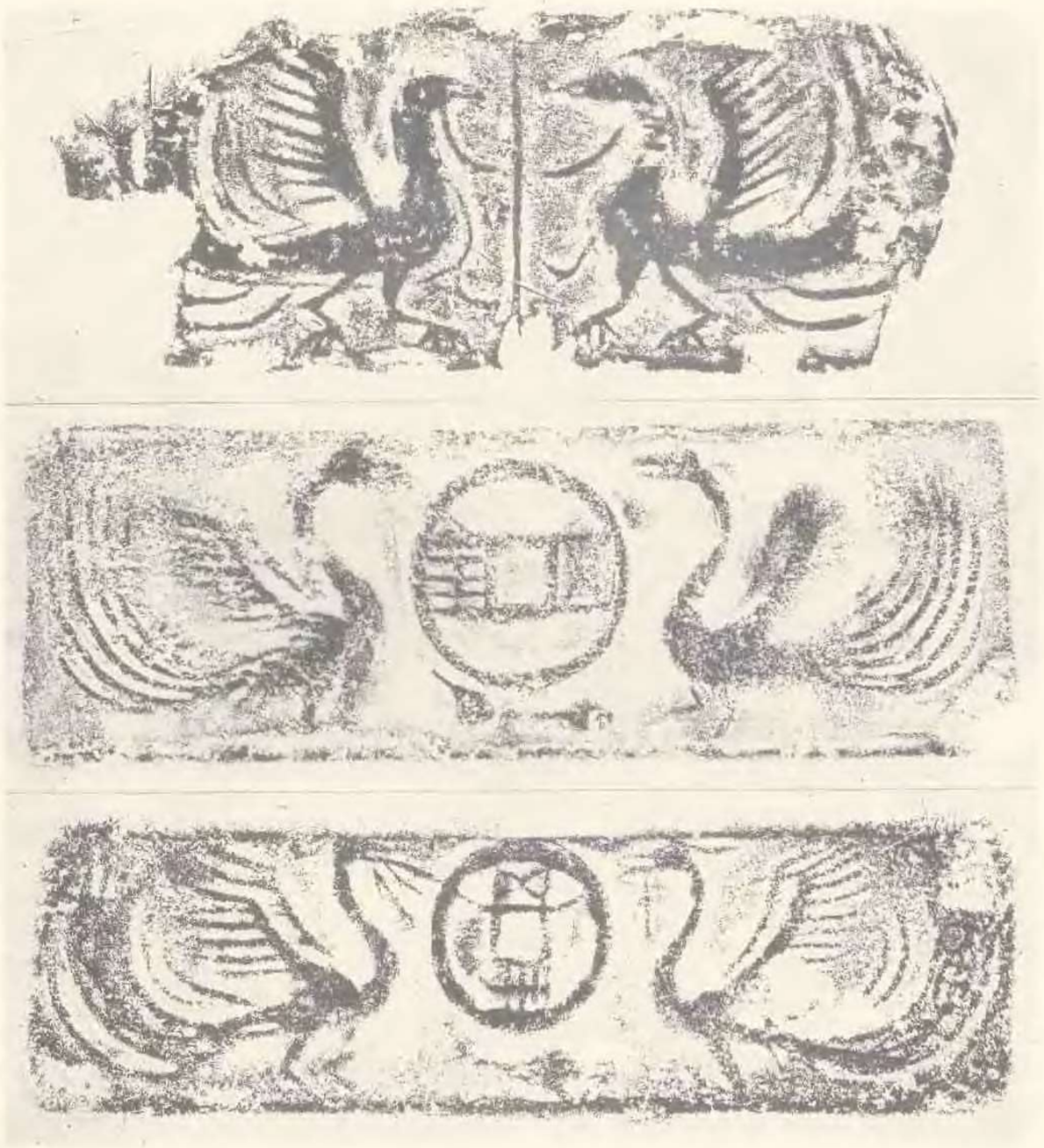
第一百圖　雙鳳象

上、拓片高九公分，寬二三公分。原塼出成都北門外。

中、拓片高八·五公分，寬二五公分。原塼出土地同。

下、拓片高七公分，寬二五公分。原塼出土地同。

三圖都是雙鳳相對。不過上圖中間有一直線，中下兩圖則作錢紋，穿旁各有『五年』二字。同時鳳的味部和尾部也各有不同之點。



第一百圖